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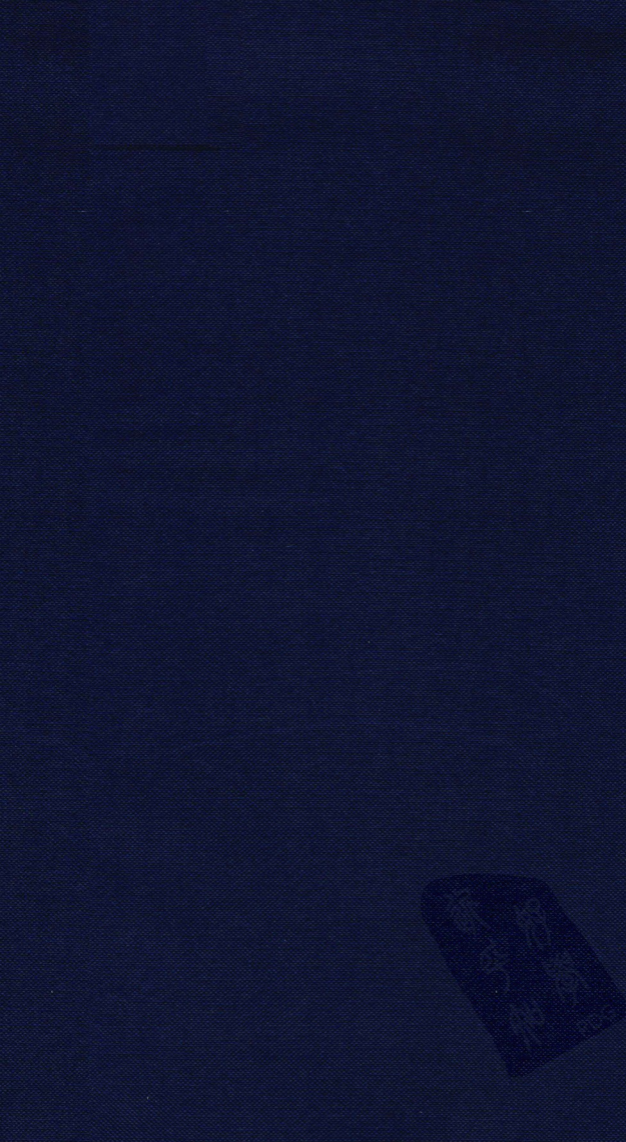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禁書

季羨林題

第九七卷

清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学术顾问 季羨林

◎ 主编 李肇翔

中国历代禁书

第九七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禁書（第九七卷）

金石錄

◎清 靜恬主人 著

目次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一五二一一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一五二一九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一五二二六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	一五二三三
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	一五二四〇
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	一五二四七
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	一五二五五
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	一五二六二
第九回	去沉疴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	一五二六九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	一五二七六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	一五二八三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	一五二九一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	一五二九九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	一五三〇六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谋粮宪漕户遭殃…………… 一五三一三

第十六回 贿上官京师遭骗 拿下吏万姓群欢…………… 一五三二〇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快民心姑媳遭殃…………… 一五三二七

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扳亲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 一五三三四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讯知情…………… 一五三四二

第二十回 正纲常法斩淫邪 存厚道强言恩义…………… 一五三五〇

第二十一回 报深恩破庙重兴 逢故旧穷途得志…………… 一五三五八

第二十二回 宫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两忠遇难…………… 一五三六六

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 一五三七四

第二十四回 小结局淫邪现世 大团圆富贵登仙…………… 一五三八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诗曰：

莫怨天公赋界偏，穷通才拙似浮烟；

空思他日开屯运，难定今朝缔好缘。

有聚终须风雨散，无情何必梦魂牵；

庄周似蝶还非蝶，总与乾坤握化权。

这两首诗是说人婚姻富贵、贫穷落难都由天定，非人力可为。无奈世人终不安分明理。见人一时落难，即要退婚绝交，使从前一团和好两相弃绝。谁想他厄运一去，忽然富贵，自己反要去靠着他，所以古人说得好：

『十年富贵轮流转。』以见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景而不计其日后也。至于妇人，惟重贤德贞静，不在容貌美丑。如容颜俊美，不能守节，非惟落于泥涂，甚至为娼为妓，遗臭万年；若容貌丑陋，而能坚贞守困，岂特名标青史，且至大富大贵，享用不尽。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与众位听者。

话说江苏州府，有个少年解元，姓金名桂，号彦庵。父亲官为参政。因朝中权奸当道，正直难容，早早致仕在家。母亲白氏，自生子彦庵，即染上弱症，不复生产。彦庵因是独子，十六岁就做了亲，娶妻黄氏，才貌双全，夫妻十分恩爱，十七岁就生一子，生得骨秀神清、皎然如玉。夫妻爱如珍宝，取名金玉，字云程。金玉赋性聪明，一览百悟，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

且说彦庵，十八岁上入学，二十岁乡试就中了解元。三报联捷，好不兴头，其妻黄氏，又产下一女，就取名元姑。

到冬底，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至二月初十身亡。彦庵在家守制，将近服满。那知参政因夫人死了，哀痛惨伤，也染成一病。病了两拜，也就相继去世。彦庵夫妇，迭遭凶变，痛慕日深，居丧尽礼，至念六岁方才服阙。算来会场，尚有一年，就在家读书训子，以待来年会试。

且说苏州阊门外，有一土富，姓林名旺，字攀贵，人都唤他林员外。院君张氏，为人最是势利。只生两女，长女取名爱珠，年方十岁，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琴棋书画，件件皆精，歌赋诗词，般般都晓。只是赋性轻浮，慕繁花而厌澹泊，居心乖戾，多残刻而鲜仁慈。父母因她才貌，爱如珍宝，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才貌俱备的，方才许亲。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结交宦宦，意欲于宦宦人家，选一十全的女婿。怎奈他是个臭财主，哪个大宦宦来结交他？所结交的，无非衙官学师、举人、贡生、生监等。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就好为大女儿结亲。其次女名唤素珠，相貌生得中中。小素珠四岁，教她念书识字，她便道：『女儿家，要识字何用？将来学些针指，或纺棉织麻，便是我们本等。』父亲因她才貌平常，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故全不放在心上。

一日，偶然在外闲走，访得苏州府学学师今日上任，系徽州府人，两榜出身。急急到家换了衣服，出城迎接。明日学师，免不得来看他。原来那学师姓金名素绶，号诚斋，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因同姓，又系同房，榜

下就结为兄弟。彼便连捷，殿在三甲，就了教，今选苏州府学教授。一到先看彦庵，然后来看林旺，林旺有心要结交他，正值园中牡丹盛开，随即发帖请学师赏花，因想彦庵是他同年兄弟，且是少年解元，将来发达的乡宦，正要结交他，便也发帖请来陪学师。那一日，学师与彦庵，都到林家园内。吃了半日酒，彦庵回家发帖，于十五日请学师。随也发一帖，请林旺相陪，还了他礼。至期二人俱到。茶罢，学师道：『闻年侄甚是长成，今年几岁了？』彦庵道：『十岁了。』学师道：『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如今自然一发好了，何不请出来一会。』彦庵道：『理应叫他出来拜见，只是小子无知，惟恐失礼，获罪尊长。』学师道：『说哪里话，自家兄弟，何见外至此。』彦庵便命小厮，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然后叫他拜见林员外。林员外一见云程，生得眉清秀，美如冠玉，先已十分爱慕，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见了客人彬彬有礼，见礼毕，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他便立起身来，对答如流，至坐席吃酒，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临坐，又向各位作揖靠坐。彦庵送色盆行令，学师有意要试云程，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喜得学师大赞道：『奇才奇才，将来功名，必在吾辈之上，神童之名，信不虚也。』林旺见他举动言语，应对如流，先已称奇，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方知实是才貌双全的了，且他父亲是个解元，将来必中进士，他的文才既好，科甲定然可望，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许嫁与他，岂不是个快婿！只是当面不好说得，席散到家，便在张氏面前极口称赞：『金解元之子才貌十全，将来功名必然远大。年纪与大女儿同庚，若与结亲，真一快婿！须极早央人说合，不可错过。』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必须求他去说方妥。』张氏道：『我女儿这般才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员

外何須性急，我聞得金家，虽是乡宦，却家中甚穷。解元中后，父亲相继去世，不能连科及第，看来命也平常。儿子就好，年纪尚小，知道大来如何？休得一时错许，后悔无及！依我主见，待他中了进士，再议未迟。』林旺道：『院君差矣。他若中了进士，又有这样好儿子，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还肯来要我女儿么？』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便道：『员外既看中意了，就听凭你去许他罢。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倘若没出息，我女儿是不嫁他的。』林旺道：『但请放心，这样女婿，若不做官，也没有做官的了。』于是次日就到学中拜见学师，求他到金解元家与大女儿为媒。学师口虽应允，心上便想道：『我那侄儿如此才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方好配得他来。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须要细细一访，方好为媒。』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谁知林爱珠，才女之名，久已合县皆知。只因林旺是个臭财主，乡宦人家不肯与他结亲，平等人家又不肯许亲。所以，尚待字闺中。学师访知，便往金家竭力说合，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果然甚美，随即满口应允。学师面复了林家，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金家也不占卜，择了十月初四黄道吉日，将将就就备了一副礼，替儿子纳了聘。林家回盒，倒十分齐整。定亲之后，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日上京会试。林家知道，又备礼送行不表。

且说彦庵到京，候至场期，文章得意，放榜高中了第二名会魁。殿试本拟作状元，只因策内犯了时忌，殿在三甲榜下，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到家上任，拜望亲戚朋友，上坟祭祖，又到林亲翁家辞行。林员外先备礼奉贺，又请酒饯行。借此光耀门楣，骄傲乡里。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我的眼力何如？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的一个公子了。』张氏与爱珠闻之，也觉欢喜。不数日，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一个

老家入俞德，一同上任不题。

且说爱珠小姐，才貌虽好，怎奈她器量最小，每每自恃才貌，看人不在眼中，连自己妹子，也常笑她生得粗俗。说她这样一个蠢东西，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不比我才貌双全，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终身受用不了。后见父亲将她许与金家，公公是个解元，丈夫是个神童，已十分矜狂，欣喜见于颜面。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选了知县，更加荣耀。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是稳稳可望的了。便任情骄纵，待下人丫鬟，动不动矜张打骂，父母也不敢拗他。

一日，忽对母亲说：『家中这些丫头，个个都是粗蠢的，不是一双大脚，就是一头黄发。只好随着妹子，纺棉织麻还好。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却没有一个中用的。』张氏道：『这有何难！对爹爹说，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张氏随即与员外说知，员外就叫家人去唤了一个媒婆来，说道：『我家大小姐房中，要讨一个细用丫头，脚要小些，相貌也要看得过，又要焚香煮茗，件件在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你晓得我家大小姐，是个才女，又许在金老爷家，将来少不得随嫁的。倘若不好，乡宦人家去不得。我价钱倒也不论，妈妈须拣上好的，领来便了。』媒婆连连答应，随即别了员外，出去四下寻访不题。

却说苏州胥门外，有一个不行时的名医，姓石名道全，医道样样俱全。怎奈时运不济，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富贵的也不来请他，就是请去，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好的也叫不好，焉能见效？所以虽是名医，家中穷苦不堪。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贫穷的不请便去，不但不索谢，有时反倒贴他药资。富贵人家，也不去钻刺，

有人请他，总是步行，并不乘轿。家中又无药料，到人家开了方子，听他自去买药。谢仪有得送他，也不辞；没得送他，也不要。父亲久已去世，并无兄弟伯叔，祖上原是旧家，妻子周氏，也是旧家之女，只生一子一女。女儿年已十二岁，名唤无瑕，有七八分姿色，包得一双小脚，也识得几个字，走到人前，居然大家女子，待父母极孝，父母也甚爱她。儿子年方八岁，小名丑儿，表字有光，生得肥头大耳，有一身膂力。每顿要吃一升米饭，专喜持枪弄棍，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下水捉鱼虾。路见不平，就帮人厮打，大人也打他不过。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所以人都叫他好。

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看见七八岁小厮，拿得起大刀，颇以为奇，就唤来问道：『你今年几岁了？怎拿得动大刀？可会骑马么？』丑儿道：『八岁，马从未骑过，想来也没有甚难。只人小马高，上去难些。』守备道：『我着人扶你上去，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丑儿道：『只要骑得上去，一些不怕，也不愁跌下的。』守备就命营兵扶他上马。他拿了缰绳，不慌不忙，满教场一转，仍走到原处，营兵扶他下来，竟像骑过的一般。守备更加称奇，说：『你小小年纪，有这般本事，姓甚名谁？住居何处？』丑儿道：『姓石，名有光，乳名丑儿。家住胥门外。』守备道：『你父亲作何生理？』丑儿道：『行医。』守备道：『行医也是斯文一脉，你有这般膂力，我三六九下操日期，你可到来学习骑射，我再教你些武艺，大来也好图个出身。』丑儿连忙磕头道：『多谢老爷。』于是每逢下操，丑儿必到。那守备果然教他，丑儿一教就会，不数年，十八般武艺精通，连武弁也多不如他，此是后话。

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忽有一个过往官员，姓利名图，号怀宝。捐纳出身，做过几任州县，奇贪极酷，趁来银钱，交结上台，今升杭州府同知，带了家眷上任。夫人常氏，破血不生。娶妾刁氏，利图十分宠爱，生子年已十二，取名爱郎，生得清秀轻佻，利图、刁氏最所宠爱，一同上任。

船到胥门，夫人忽然抱病，利图吩咐立刻住船，去请医生。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请了道全下船，诊了夫人的脉，说道：『夫人此病，是气恼上起的，没甚大病，只须两服药就好的。』写下方子，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一面开船，一面就着丫鬟煎药与夫人吃。原来夫人的病，都因刁氏恃宠而骄，看夫人不在眼里，日常间骂狗呼鸡，屡行触犯。夫人是个好静的人，每事忍耐，故郁抑成病。刁氏正喜中怀，今见医生说她就好，心上好生不快。忽起歹心，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有巴豆余存，现带在此，私自放在药里与她吃了，虽不死，泻也泻倒她。于是将数粒研碎，和人药中，夫人哪里知道？吃下去一个时辰，巴豆发作，霎时泻个不住，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病虚的人，那里当得起泻，泻到天明，忽然晕去，吓得一家连连叫唤，刁氏也假意慌张，鹅声鸭气喊叫，捧住了夫人的头，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夫人开眼一张，顿时气绝。

那老爷溺爱不明，大哭一场，不去拷问家中人，反归怨到医生身上，道：『夫人虽有病，昨日还是好好的，吃了那医生的药，霎时泻死，明明是他药死的。』先叫住船，一面备办后面，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吩咐道：『赶回苏州，打到石道全家，打他一个罄空。再将我一个名帖做一状子，送到县中去，断要他偿命。』众家人闻命，个个摩拳擦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那石道全正是：

閉門家里坐，禍从天上來。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诗曰：

只缘运蹇触藩篱，世上难逢良有司；

负屈空思明镜照，申冤惟有孔方宜。

明知行贿能超雪，无力输官莫可医；

幸赖捐躯有弱质，孝心一点未为痴。

话说石道全看了利夫人的病，回去吃了饭，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至晚回家安睡。谁知一夜梦魂颠倒，天明起来，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满身肉跳心惊，便对周氏道：『我昨夜梦魂颠倒，怎么如今心惊肉跳，乌鸦又如此叫，不知有甚祸事来？』周氏道：『如今是春天，春梦作不得准。至于心惊肉跳，不过因做了噩梦，所以如此。若说乌鸦叫，它有了嘴，难道叫它不要叫？我家又不为非作歹，又不管人家闲事，有甚祸来？』说话间，适有人来请他看病，他便出去了一会。回来吃饭，见丑儿不在家，便问道：『丑儿哪里去了？』周氏道：『他先吃了饭出去的，想又玩到教场里去了。』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道全道：『乌鸦如此乱叫必有事故，想来没有别事，莫不丑儿到教场去，闯出祸来？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周氏道：『这也虑得不差。你吃完饭，去寻他回来便了。』道全果然放了饭碗，就到教场寻儿子去了。

谁知道全方出门，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汉来，口中大叫道：『石先生在家

么？」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便道：「不在家。」众人道：「不好了，想是知风脱逃了。」又一个道：「他或者知道了，躲在里边，也不可，我们打进去便了。」于是就一齐动手，打进内室。锅灶也打破了，床帐也打坏了，值得几个钱的家什，乘隙也被人抢去了，把家中打得雪片一般还不住手，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吓得周氏与无瑕，哭哭啼啼，也无从分辩，不知是何缘故。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十分凶狠，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又闻是人命重情，谁敢来管闲事。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方说道：「列位为甚事，也须好说，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我又不知甚事？无从辩得。」一个家人道：「放你娘的屁！你家药杀人郎中，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我家已告在本县，立刻要他去偿命，还说这样太平话，她丈夫既不在家，就将这妇人拿去，不怕她不招出丈夫来。」一个道：「且等差人来叫她，不怕她也逃了去。」周氏听了，吓得魂飞魄散，母女相抱大哭。未几差人已到，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不得就回。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要他出差，且先将石道全拿去，录了口供，送在监中，候县官到家，申详上去。

那衙官巴不得有事，又见说是人命，立刻出差。来到石家，闻说道全不在家，又无使用，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恰好道全到教场寻见了儿子，看见守备正教他射箭，只得看了一会，等完了，方同儿子回来。一进门，只见家中站了一屋人，打得一空如洗，不知是甚缘故。到里边，又见众人竟将周氏锁了要走，女儿扯住痛哭，丑儿竟要上前去打，倒是道全止住道：「不可乱动，且待我问一个明白再处。」正要上前去问，家人认得是道全，便道：「道全回来了。」就要上前去打。差人见说道全已

回，便将周氏放了，来锁道全。见众人要打他，便道：『列位大叔，且不要动手，有事在官，且到官去，不怕他死。』家人听说，便也放手，促拥而去。丑儿初见众人要打他父亲，正要上前去打，后见差人说有事在官，又见众人也住手了，仍恐打出事来，反害父亲，且待问明了何事，再救父亲未迟。

且说石道全拿到县衙前，差人就禀了县丞。县丞见两边俱无礼送来，只得坐堂，将就一问。且待将来哪边礼厚，就好偏着哪边了。当时先叫原告知数一问，知数道：『家老爷升任杭州府同知，同夫人上任。昨日在此经过，夫人偶有小恙，请石道全去看，据他也说没有大病，两服药也就好的。不想昨晚吃了他药，霎时大泻起来，泻了一夜，早晨就死了。这明明是他药死的，求老爷问他就是。』县丞就叫石道全上来，先将气鼓一拍，道：『你这该死的奴才，怎么将利夫人活活的药死了？人命重情，非同小可，快快从直招来，免受刑法。』石道全道：『老爷是明见万里的，医生有割股之心，利夫人与小的又无宿冤，岂有药死之理？况医生不发药，不过开一方子，方子现在利老爷处，求老爷取来一验，若有一味泻药在内，小的就死也甘心。况利老爷既告人命，人命哪有不验尸之理？真正是极大冤枉，望老爷详察。』县丞道：『胡说！药与病相反，甘草也能杀人。利夫人昨日还好好的，吃了你药就死了，还说不是你药死的，你说方子现在，方子上即使没有药死人的药，焉知不与夫人的病相反？亦难免庸医杀人之罪。若说人命验尸，或是杀死、打死、毒药毒死的，便有伤可验，如今是你有意用错了药，药死的，有甚伤验？况她是个造命夫人，据说与你无仇，难道将假命来图诈你么？看来人命是真的，今日你造化，县太爷不在家，我老爷是最软心的，或者可以替你挽回从宽。要看你的造化，如今我也不打你，且寄监，

迟日再审。』那时将道全上了刑具，送进监中，又唤利家知数上来说：『你回去禀知你老爷，夫人虽服药身死，据医生说：他又不曾发药，方子现在你老爷处，夫人又不便验尸。人命关天，不可草草，你老爷若必要问他一个抵偿，也是易事，且候你老爷主意如何？我替他行便了。』

知数谢了一声，随即赶到杭州，回复家主。那利图一时气头上，便着家人去告石道全，过了几日，被刁氏百般引诱，万种调情，竟将夫人忘记了。今见家人回复，心下便想：县丞如此口气，明明要我去买嘱他，我想死者不可复生，医生又与我无仇，不过庸医杀人，看他方子，实无泻药在内，这是我夫人命当如此，丢开罢了。又兼刁氏是心虚的人，诚恐弄到实处，干涉到自己身上来，又与医生无仇，已经害了他，如何还好下毒手？所以乘家主不认真，便也从中劝阻。利图竟去上任，也不来禀究了。

怎奈县丞得了这桩事，以为生意上门，今见利家竟没有人来，只有打合石家出上钩，从轻发放便了。倘若倔强不来，我据状子上提他出来，以人命关天严刑夹打，不怕不来上钩。于是就叫差人进来吩咐道：『石郎中这桩人命事，要真也可以真得，要假也可以假得，全在我老爷作主。你去对他说，不要睡在鼓里，我若再审一堂，详到堂上，就不能挽回了。』差人领命，就到监中，将县丞的话细细对道全说了，叫他急急料理要紧，道全哭道：『大哥是晓得的，我家中本来就穷，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抢一空，饭也没得吃，哪有钱来料理！况官府面上要料理，至少也得十数金，杀我也只好看得，实出无奈。』差人道：『性命要紧，你也不要说煞了，家中有人来，你且与他商议，我明日来讨你回音，方去回复本官。』道全道：『多谢大哥，万分是假的，只有听天了。』

不说差人别了出去，且说丑儿那日，见差人捉了父亲去，便央几个邻舍，同到县衙前打听，方知是这桩事。看县丞口气，一句凶，一句淡。明明想要银钱，怎奈家中这般光景，哪来银钱？连进监差房使用都一无所有，免不得进监受些苦楚。后来牢头等晓得他穷，想难为他，也是枉然，倒有些怜惜。故丑儿来看父亲，竟不要他常例，一到就放他进去。今差人方去，丑儿适来。道全一见儿子，便大哭道：『我性命是必然难保的了，留你母子三人，如何过日？』丑儿道：『这事只要等县官回来，诉他一状，审一堂就完了，爹爹为何说起这样话来？』道全便将差人之言，说了一遍，说：『县丞见我无理他，必然夹打成招，硬详上去，等县官回来已迟了，况他们官官相护，知县官又是怎样的！』丑儿见说，也痛哭一场，说：『爹爹且宽心，孩儿出去与母亲商议，明日再来看你。』

丑儿别了父亲，回到家中，将父亲说话，一一对母亲说知。周氏便放声大哭道：『如此怎了！莫说十数金，就是一钱五分，也是难的。』无瑕也哭道：『如此说，难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周氏道：『你看家中一无所有，兄弟又年小，我与你又是女流，屋又是别人的，门房上下，又没有亲戚，朋友又没有好的。况人见我家如此光景，就有也不肯借我家，叫我如何救得？他倘果问实，惟有一死相随于地下矣！』无瑕道：『爹爹母亲，若果如此，孩儿何忍独生！』想一想要道：『罢！罢！罢！孩儿倒有一计在此，可以救得爹爹。』周氏忙问道：『儿有何计，快快说来。』无瑕道：『孩儿想来，并无别计，只有孩儿身子原是爹娘养的。不如急急将孩儿去卖了，便可救爹爹了。』周氏道：『我儿说哪里话来！我家虽然穷苦，祖上也是旧家，岂能将你卖到人家为奴为婢？成甚体面！这个断断使不得。』无瑕道：『母亲差矣！人生各有命运，孩儿若命好，爹爹也不犯这样事了。况且常言

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救得爹爹出来，倘有发达之日，赎了孩儿回来，原有好日也不可。若只贫穷，孩儿就终身为婢，也是孩儿的命了。母亲须极早算计，不可差了主意。」周氏道：「断断不可！虽救了你爹爹回来，何忍见你到人家去做使女？我常见人家使女，主母好的，一日服侍到晚，还可安息一夜。若遇着不好的，动不动打骂，凌辱不堪；还有主人不好的，暗地调情，不怕你不从。主母妒悍，百般敲打，不怕你不含忍。还要磕人的头，受人的气，我将你宝贝一般养大，岂忍使你如此！」无瑕道：「据母亲说，将孩儿宝贝一般养大，如今爹娘有难，不能相救，要养孩儿何用？至于怕受主人主母凌辱，孩儿自有主意，决不辱没爹娘，不见《双冠诰》上碧莲，受两重封诰，独不是丫鬟！」周氏道：「这不过是做戏，哪里真有此事，决然使不得。」无瑕道：「母亲决意不忍孩儿卖身，孩儿又何忍见爹爹受罪？不如寻个自尽罢！」说完就向墙上乱撞，吓得周氏与丑儿，一头扯住，一头哭。

正在难分难解之际，适值王媒婆在门前走过，听见里边哭声震天，向来原是认得的，就走进去瞧一瞧。只见无瑕要寻死，周氏、丑儿，乱哭乱扯，王婆道：「大姐，为何如此光景？」周氏抬头，见是王婆，便道：「妈妈来得正好，替我劝她一劝。」王婆就来扯住无瑕道：「大姐，小小年纪，为着何事，这般寻起短见来？」无瑕道：「妈妈，不要劝我，烦你劝我母亲依了我，我便不死了。」王婆道：「这也奇了！娘娘是最爱你的，有甚事不肯依你？」就转身对周氏道：「娘娘你家大姐要甚？你不肯依她，使她寻死觅活？」周氏道：「不要说起，说来连你也要伤心。我家官人，今日也医病，明日也医病，病便医好多少，不曾见他趁得银钱。只说做些好事济也，还望

有个好报。谁想前日，有个过路官员的夫人有病，请去看了，并无大病，开了一个方子，承他送了一钱二分银子，回来十分欢喜。不想那夜，夫人忽然大泻身死，那官员竟说是我官人药死的，告到县中，县官不在家，竟告在二衙，你想衙官岂肯空过的！不问是非曲直，叫差人来说：「有钱则生，无钱则死。」我家弄到这般光景，哪里有钱。不想我那痴女儿救父心急，定要卖身，我想家中虽穷，事情虽急，念祖上也是旧家，何忍将女儿卖到人家去？她见我不从，便说不忍见父亲受罪，定要寻死，你道伤心不伤心？」王婆听了，就将无瑕相了一相道：「如此说来，竟是个孝女子，难得！难得！不是我敢于劝娘娘说大官人性命要紧，难得大姐有如此孝心！虽说卖到人家下贱，我看见人家这些姐姐，好不快活哩。命好的，后来原做夫人、太太。况你家大姐如此孝心，皇天也决不负她，救出大官人来，她是行道的人，只要几个月好运，便好赎了大姐回来，许一个好人家，原是个大家了。」周氏道：「虽承妈妈如此说，卖了出去，要想赎也就难了。况且如今就要卖，急切哪得个好人家来买她。」王婆道：「只怕娘娘不肯卖，若果要卖，如今倒有一个绝好的人家在此。」周氏道：「是甚人家？」那王婆就说出那个人家来。正是：

无针不引线，引线巧成缘。

要知王婆所说谁家？卖得成卖不成？救得父救不得父？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词曰：

急雨狂风，顷刻化作晴空千里。才过眼，炎凉反复，谁为为此。人世大都多此态，天公作俑何妨尔。笑伊家，忽喜忽然悲，诚哉鄙。

鼓棹去，随波驶，又手立，看云起。任英雄狡狴，闻雷丧匕。放我逍遥春梦外，容君千百秋毫里。叹人间，逝者总如斯，徒然耳。

右调《满江红》

话说王婆见无瑕要卖身，说有个好人家，原来就是林员外家，说他家大小姐如何样好，许与金老爷家，金家又如何样好，周氏终究不忍。无瑕道：『莫说人家好，就是不好，只要救得爹爹，死也甘心。』王婆又再三相劝，周氏只得允从。王婆随即叫一乘小轿，将无瑕抬到林家，爱珠一看，甚是中意。员外就问：『要多少身价？』王婆道：『她原是好人家，因父亲冤狱在监，二衙要她家银子，许出脱她父，没奈何卖身救父的。要三十金。』员外道：『太多，只好二十金。』王婆两边说合，说到二十四金，方才立契。员外又道：『二衙与我最好，他要送银子与他，何不存在我处？我代去送，还可省些，且二衙不好违拗，包他即刻释放。』王婆与周氏说知，周氏也大喜，说定十八两，员外一力包妥当，只付出银六两。

且说员外扣了十八两，只封银四两，又随封八钱，也不通知书办，竟亲手送进二衙。那县丞初受了这张状

词，满望两边贿嘱，谁知利家一去不来，石家又穷，打合不上，心已冰冷。忽见林员外来说这事，竟送银四两八钱，喜出望外，满口应允，即刻释放。员外亦喜十三两二钱稳稳到手，随即别去县丞，就叫书办即刻查卷释放。

谁知那书办是王婆壁邻，王婆卖了无瑕，回家将无瑕卖身救父，员外扣银，代送二衙，一一对老公细讲，都被书办听见，满拟明日必来近他，也好趁一个大东道。谁知员外竟亲自与官说妥，竟不理他，趁官要查卷，便道：『林家来送老爷多少银子？』县丞道：『四两。』书办道：『好心狠。』县丞道：『怎么心狠？』书办道：『石家卖了女儿，扣十八两在林家送老爷，他只送四两，倒留了十三四两，岂不心狠！』县丞道：『何不早讲，今已应允，奈何？』书办道：『这何难，一面将银退回林家，一面上紧吊审，不怕这银子不一并送来。』县丞道：『妙！妙！妙！你真是我的招财神道了，就着你送还林家，即刻出票提审，倘果如数送来，将小礼一总与你便了。』书办道：『这个都在我，只老爷也拿定主意，不足此数，不要应允。』县丞道：『这个自然。』随将银付书办，立刻送到林家，说：『事情重大，恐利家还有说话，老爷担当不起。原礼璧还，多多致意。』说完去了。

员外听说，吓了一跳，想县丞不过请益之意，竟不留书办商议，随又添了几两，重复送进。县丞不允，必要十六金，随封在外。员外一想如数送他，自竟落空。即刻唤王婆来说：『二衙必要二十四金方妥，要将拿去的六两银退来方能妥当。』王婆辞出，到石家，行至半途，恰好遇见丑儿。原来周氏见丈夫不放，叫丑儿来问王婆。适王婆被林家唤去，门儿锁着。丑儿问她邻里，恰好问着了二衙书办，原认得的，便道：『你父亲事，怎不早早妥当了。县官将回，本官就要讯供详解了。』丑儿道：『我正为此来寻王妈妈。』书办道：『这事我也知道，只你

投差人了，闻得你扣十八两银子在林家送官，他只将四两送进，本官大怒，立刻璧还了。你若拿来自送，我包你今日就妥当，方才林家来唤王婆，想就为此，你候上去，总问她退银子就是了。」丑儿听说，果候到半路撞见王婆，便将书办之言一说，丑儿道：「既不妥，还我银子罢。」王婆道：「员外说：「银子十八两，已送进去了。」只要我去就妥当，哪里退得出？」丑儿就对面一啐道：「事又不妥，银又不退，终不然，白送你罢。」王婆道：「我是好意，替你说说，怎反伤触我？」」

两人相争起来，竟扭住厮打。适遇守备经过，齐齐叫喊，带到衙门，见是丑儿，便问道：「连次下操，久不见你，今日怎么与这老婆子厮打？」丑儿便将父亲冤狱，阿姊卖身，王婆作中，林家扣银送官，事情不妥又不退银，一一禀知。守备就叫王婆吩咐道：「石家为事在狱，他女儿卖身救父，也出于无奈的了，你怎么还串通林家扣他银子，又不替他妥当，反在街坊叫喊？本应责你一顿板子，可惜我是武职衙门，权且饶打，可即刻到林家照数要还石家银子，倘有毫厘短少，我移送四府，活活把你敲死，快些去罢！」吓得王婆急到林家说知，员外原知守备与四府知县都不敢违拗，只得忍着肉痛，照数付还不题。

且说守备发付王婆去后，就对丑儿道：「你父亲既有此事，如何不来与我商议？这二衙理他怎么？」他今日得了银子就放了。县官回来，利家再告，此事原不完。我想你父亲不过开一方子，又未发药，那夫人突然泻死，其中必有缘故，不是家人买药毛病，定待妾妒忌奸谋。你只要将这缘故做一辩状，县尊不在家，竟向四府投递。那四府是最有风骨不怕事的，又与我最好，我去会他，要他行一角文书，到杭州调家属对证，利家决然不

肯，反要从宽完结了，岂不做得干净么？」丑儿道：「多谢老爷妙算，只是小人向蒙老爷教习武艺，尚苦家贫无物孝敬，这事怎敢又来惊动老爷？」守备道：「你这话又差了。我们山东人，与人相与了，头颅也肯赠人！这样小事，难道我也与县丞一般，想你谢么？如今也不迟，你快快做辩状，到四府去投。我就去会他，要他即速行提便了。」丑儿大喜，将辩状向四府投递，守备果去说了，立刻批准行文，一面提讯，县丞哪里知道！书办打听林家银已付还，石家竟不来说，对官说知，立刻提出，正要用刑，四府恰已来提，只得交付去了。县丞气得要死，归怨书办将他到手银子退去，又叫他拿定主意，送到十二两不受，今弄得一场空，押着要他赔，书办又怨官不曾趁银子，互相怨恨不题。

且说刑厅文书到杭，果不出守备所料，家属没有付来一角回文，倒求四府从宽释放。刑厅也不深究，随将道全释放回家，周氏接着大喜，道全不见女儿，问起方知要救他卖身林宅，便大哭一场。又知全亏守备出力相救，急同儿子到守备衙门叩谢。过了两日，又到林家看看女儿，幸喜女儿在那，小姐甚是喜她，同伴亦甚相好，道全便也放心回家，身价尚存十八九两，置些粗用家什，用去三四金，尚存十五六两。买些杂货等物，门前卖，意欲积聚积聚，以为赎女之计，又立誓再不行医了。丑儿见事妥当，下操日仍到教场学武。

一日，适同父亲在店中，忽见一个相面先生，到店中买纸，将丑儿细细一看，便道：「好相！好相！」道全见他赞得奇异，便道：「先生你叫哪个好相？」那先生道：「小子李铁嘴，在江湖上谈相二十余年，富贵贫贱的相，相过了多少，从未看差一人，今见二位尊相都好，想是乔梓了。」道全道：「这个正是小儿，但先生说，从未相错

一人，今说愚父子都是好相，只怕就错了。』相士道：『岂有此理！尊相若不嫌繁，待小子细细一谈何如？』道全道：『极愿请教，只小弟贫穷，出不起相金，不敢劳动。』相士道：『说哪里话，小子不是利徒，不见招牌上有三不受么！目下贫贱，将来富贵的不受；目下富贵，将来贫贱的不受；目下贫贱，终于贫贱的不受。盖因贫贱的，送出也有限，要等他相准后，受他的厚谢；富贵的，无不喜奉承，说他将来贫贱，必然大怒，说我不准，还想他厚谢么？至于终身贫贱的，不如我多了，怎还要他相金？故言三不受。若贤乔梓，正小子将来厚望之人，岂敢要相金！』道全道：『据先生如此说，愚父子果有好日么？』相士道：『尊相休得看轻了，依小子看来，上年春季不利，该有飞灾横祸，幸有阴德纹化解，不至大害。今年尊庚几何？』道全道：『三十二岁。』相士道：『目下还只平平，一交四十岁，到鼻运就好了，足足有四十年好运。虽不能事君治民，那皇封诰命，却也不小，大约不出一二品之外。若论富贵显荣，还不止于此，只怕还有半子的大显荣哩！』道全道：『先生又来取笑了，小弟虽有一子一女，不瞒先生说，上年三月，果犯一桩飞灾横祸，几乎一命难保，亏得小女一点孝心，情愿卖身救我，我便救了出来。一个女儿，现在人家做丫鬟，何来半子之荣？就这小儿，年方八岁，一字不识，也无力送他读书，封诰从何而来？』相士道：『尊相差矣！我又不要你相钱，奉承你怎么？我也不晓得令爱卖不卖，只据尊相该有极贵的半子，至于封诰，一些不差。现在这位令郎，尊相甚合，将来必然大贵，依小子看，原用不着读书，眼上带杀，功名当在枪头上得来，一二品皇封，是拿得稳的。不消多年，十年后便见到，那时不要不认得小子便好。』道全道：『说哪里话，不要说这般富贵，倘得稍有际遇，定当相报。』相士说完要去，道全道：『多承先生美意，不要

相金，但讲了半日，小弟也不安，先生想还未用饭，若不嫌简慢，请些便饭如何？」相士道：「饭是早晨已用过了。即蒙盛情，不敢相却。」道全就叫丑儿看了店，自同到里边坐了。周氏拿出饭来，相士看见，就立起身来道：「老亲娘叨扰了。」周氏道：「好说，只是简慢，莫怪。」放下就进去了，相士又将周氏看了一眼，对着道全道：「我的谢仪，稳稳讨得成了。」道全道：「为何？」相士道：「适见尊嫂，却又是一位诰命夫人的相，一家的相相合，岂还有相错的理？」

未几饭罢，道全进去取茶。周氏道：「那先生夸嘴说从不相错，难道我家果有此造化么？」道全道：「只求有碗饭吃，赎了女儿回来，也就罢了。哪里指望这个田地。」周氏道：「我闻林员外最喜算命相面，何不荐他去一相，一则我家没有相钱，荐他去多得些相金也好；二则女儿在彼，趁便也好一相。」

道全甚称有理，便与相士说了，回到林家。员外闻知甚喜，就叫：「请进！」先自己与他一相，相士把员外上下一看，便道：「小子是最直的，员外莫怪。」员外道：「原要直说。」相士道：「看尊相腰身端厚，天仓隆起，一生财禄丰盈，可惜眉目不清，贵不敢许，头皮宽厚，面色红黄，寿遇古稀。再看，只身肥下削，诚恐子息艰难。幸喜右颧红光吐露，倒有半个贵子收成。」员外相完，就请他坐了，走进对院君道：「石道全荐一个相面的来，倒也有些准，说我财主有寿，只不能贵。儿子难招，只该有半个贵子收成。我想：年将半百，家中快活，原不想做官，儿子想来也难，半个贵子，大女儿的女婿，将来必然显达，至于二女儿生得粗俗，又不要好，料无贵婿要她，岂不句句都准。」院君道：「是石道全荐来的，我家事情，哪一件不知？必然先对他说明，哪有不准的理？若要

试了，只有将两个丫头与两个女儿，改换装扮了与他相，连石道全都瞒过，不要放他进来，准不准就试出来了。』员外道：『妙！妙！妙！妙！妙！你快去叫女儿丫头，改扮起来。我去同他进来相。』院君就到大女儿房中，说：『石道全荐个相士来，你爹爹说他相得准，恐道全先说知，叫你姊妹二人，与两个丫鬟，改扮了与他相，就好试他眼力。我想莫如叫无瑕扮了你，小桃扮了妹子，你二人扮了丫鬟，你道可好么？』爱珠道：『孩儿与无瑕改扮，倒无可，虽然贵贱各别，无瑕打扮起来，外貌还充得过大家女子，只孩儿改扮了丫头，恐天下没有这样好丫鬟！若庸俗相士，或者看不出。至于妹子与小桃，倒不必改扮，妹子本来粗蠢的，想来相也平常，相得不好，也难定他不准。至于小桃，走到面前，就是一个丫头，即使改扮，也不脱丫头的相。倒要被他指出破绽来，连孩儿与无瑕，也必然看破，反为不美。』院君道：『我儿言之有理，你快与无瑕改扮起来，我去叫妹子一同出去相便了。』院君出去了。

爱珠就将自己的花裙花袄，大红绣鞋，金珠首饰替无瑕打扮起来，居然是个大家小姐。爱珠也将无瑕的布衣布裙，通身换了，也像一个丫鬟，就叫妹子一同出去。正是：

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不知相士相得出，相不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

词曰：

莫道相无准，骨格生来定；婢妾岂长贫，胡为太认真。贵贱多更变，安分休留恋；试看绿林豪，尘器枉自劳。

右调《醉公子》

话说爱珠与无瑕打扮完了，就同妹子与众丫鬟等，一齐出去，在内堂等候。员外出去，就叫石道全厢房少坐，自己同了相士进来，先叫无瑕上前说道：『这是大小女，请先生一相。』相士细细将无瑕一相，心中想道：『亏此老，倒生得出这样一个好女儿。』便道：『请小姐咳嗽一声。』无瑕便轻轻咳嗽一声。相士便对着员外道：『恭喜员外，有这样一位好令爱，小子方才说员外有半个贵子，还不想有这般大贵的令爱。』员外听了，已不觉好笑道：『被我试出来了，且不说破，看他说如何好法。』相士道：『我看令爱尊相，肩抱日月，定作朝廷之贵；眉湾星宿，准为王者之妃。目如秋水，声似凤鸣，但嫌嘴脸少狭，山根略断，为此早年蹭蹬。不能母仪天下，然亦必为侯伯夫人，后来还有大贵儿孙，寿元八十八九，夫妻荣贵，子媳团圆。小子在江湖上二十余年，这样好女相，见得甚少。再请第二位来相。』员外就唤过素珠说：『这是二小女，请相。』相士又将素珠细细一相，也叫咳嗽一声。说：『二令爱尊相，虽大不如大令爱，然也是一位贵相。你看她五岳端厚，骨气磊落，神色温和，坐视不凡，面虽紫黑，而红光暗现，声虽高大，而响亮神清。一二品荣封可保，夫荣子贵无疑。小子前看员外，该有

半个贵子，该应在二令爱身上，适见大令爱如此大贵之相，员外就不该只有半子之荣了。难道小子先看错了不成？』员外道：『这且不要管他，我家这些丫头里边，可也有个好些的相么？你们一齐来同立了，也烦先生相一相。』

那时有六个丫头，一般打扮，爱珠亦杂在其中，先生两边细细一看，对着员外道：『六位尊婢，相总不相上下，一生衣禄无亏，后来也有些收成。要十分大出息的，却也没有。』员外见他相不出大小姐，便指着大小姐说道：『那五个丫头原是我家生的，只这一个，是我上年外边讨来服侍大小女的。前日有个相士，说她目下虽是丫鬟，将来倒有夫人之分，请先生再细细相她一相，果是如何？』相士又将爱珠一看，便道：『今日相多了，迟日再相罢。』员外道：『只这一个，何难一相？虽是丫鬟，相金自然照数奉送，必要请教的。』相士道：『小子哪论相金，只因这位尊婢，相貌可疑，说来诚恐员外见怪。』员外道：『想是她的相还好过小女么？说来恐小女们怪。这个不妨，丫头原有好相，只要据相直言便了。』相士道：『既如此，姐姐们请便，我与员外细谈便了，只不要怪。这位尊婢，若果相好，何妨直言？』方才员外说有个相士说他目下虽是丫头，将来倒有夫人之分，这话大相反了。目下丫鬟，倒还屈了她三分，若说将来，不但夫人无分，就要学这五位尊婢，只怕还赶她不上脚根哩！』员外道：『哪有此理。』相士道：『女人最忌有媚无威，举止定然轻狂，面薄唇饶，作事定然刻薄；颧高带杀，定主刑夫；山根细软，定难招子；腰如摆柳，贫贱无疑；两目似流星，臭声难免；气短色浮，难过三九。幸喜服侍大令爱，若能真心着意靠她宏福，或者还有小小收成；若一离心，不要怪小子说，不作青楼之女，定为乞丐之妻。』

死了，棺木还要别人捐助理！』言未毕，员外早已气得发昏，道：『放屁！放屁！眼睛也没有，还要出来相面。』里边院君也大喊道：『这样放屁！叫家人们挖去他的眼珠，拿粪来灌他。』石道全这老奴才，荐这样的人来相面，也与些他粪吃吃。』爱珠道：『总是无瑕这贱人，叫老子领这放屁的相士来骂我，我只打这贱人。』吓得相士连连赔罪道：『小子原说相多了，相得不准，员外何必着恼。』员外正要叫人来打他，因想前日在外闻得新按院，是江西人，久已在此私行，知道这相士是谁？不要打出事来，赶他去罢。

且说石道全在外，听见里边大闹，不知何故。只见相士急急地跑出来，正要问他，相士一把将他扯了就走。出了墙门，走到一个庙中，方才立定，相士便将进去先相小姐，后相丫鬟，如何好，如何歹，又另相上年新讨的丫鬟相甚坏，到不堪。因我直言，一家怒骂，并累老兄也挨骂，还要叫人打我二人，幸喜走得快，方免一顿打。

道全听说，大惊道：『不瞒先生说，上年新讨的就是小女。据先生说，是极坏的相了，先生还说我有半子显荣，却从何来？』相士一想道：『决然不是！若是令爱，不过是他家一个丫鬟，我就说她不好，她也未必这般恼怒，即使恼怒着我，决不为了你令爱，倒把你也骂，况还隐隐听得一个娇声，说：『都是无瑕这贱人，叫老子领来骂我的，我只打这贱人。』即此一言，可知不是令爱无疑。她说我相坏了她，要打令爱，其非丫头无疑。想来先相的大小姐，倒是令爱。另相的丫鬟，倒是大小姐，她们改扮了来试我的，若果如此，尊相一发准了，我相此老，决没有这样好女儿的，我说他半子之荣，当应在二小姐身上，哪里还有一个贵女？』道全道：『如此说，我女儿倒要吃打了。』相士道：『不消虑得。令爱如此好相，目下就吃些苦，不几年就看她不得了。小子且别，数年后，

等你女儿贵显，做封君，那时再来奉候罢。』说完分别而去。道全一路懊悔，来到家中，将前言一一对周氏说了，周氏便痛哭起女儿来。道全又怨说都是妻子叫荐去的，彼此怨悔不题。

且说爱珠，就将无瑕一把扯进房，叫她换去了裙袄、绣鞋，命她跪下，说：『贱人！好一个皇后夫人，你叫人来，说得你这般好，说得我这般贱，你且到粪缸里照一照嘴脸，看不信你是夫人皇后，我倒不如你？说我刻薄，又说你轻狂，你也到我家两年了，我刻薄了你甚来？如今总是叫我刻薄轻狂了，且先从你夫人皇后面上刻薄起来。』便拿起门闩，一连打了二三十。无瑕凭她打完，说：『这是小姐与我改扮了，那相士看不出，胡言乱语道的，与小婢无涉。』爱珠道：『还说与你无涉，是你老子领来，明明叫他骂我的。』又提起门闩，打了一二十，无瑕也不敢再辩，亏院君在外，听见打得多了，便走进把无瑕骂了一场，将爱珠劝了一会，方才住手。自后疑神疑鬼，见无瑕与同伴讲句话，就疑是笑她，便要打。偶与二小姐一处，便说你夫人对夫人，在那里说我，又要打。不但无瑕常常受打，连素珠也常常受阿姊的气不题。

且说金彦庵带了家眷，一同上任。一日，船到江心，只见一只小船，在他船边飞一般摇了过去，少停又飞一般摇了转来，如此者三四回。彦庵虽然惊奇，也不放在心上，晚间住了船，吃罢夜饭，公子见月色甚好，老家人俞德在梢上，他也到梢上看月。忽见几只小船，摇到船边，就有十数人各持刀斧，跳到船头上来，打入舱中，吓得老爷、夫人、元姑俱跌倒在船板上。众强盗就将什物抢掠一空，并将老爷、夫人、元姑俱活捉过船，飞也似摇去了。那梢工水手，见强盗上船，各抢一块板，跳入江中去了。俞德见船家水手，都跳下水，情知不好，也抢一

块大板，抱了公子一同也跳下江中，且按下再表。

先说众强盗掳去老爷等解到山上。原来此山唤大炉山，大王姓萧名化龙。自幼响马出身，后来招兵买马，渐渐想起大事业来。年纪四十，尚未有妻，于三年前，在江中劫得陝西安府铁知府一家，那时将知府抛在江中。夫人解氏十分美貌，一子年方六岁，夫人见丈夫抛在江中，也便望江中就跳，被大王一把抱住，知府在水中冒起说：『忍辱存孤要紧。』一句话沉了下去，夫人想：『我家世代单传，如今只有此一子，我若死节，此子必不能独存，岂不绝了铁家后嗣！杀夫之仇，谁人来报？所以相公叫我忍辱存孤，且待儿子长大，报得此仇，那时寻一自便了。』于是便勉强忍住，被强盗掳上山来，就要夫人成亲，夫人一想：『拼得忍辱从他，须要与他一个下马威，以保众人性命，以留报仇地步。』便道：『奴家是个诰命夫人，要杀就杀，休得妄生痴想！』大王再三哀求，夫人道：『若必要我相从，必须力行王道，指望有个收成结果，也不枉为失节之妇。若照目今所为，专以杀人掳掠为事，倘遇官兵到来，原不免于一死，徒然遗臭万年。莫若死于今日，还留得个完名全节，以见丈夫于地下。岂肯贪生怕死，苟延性命于一时么？』大王道：『夫人之言极是，只不知道如何行法？但求吩咐，决不有违。』夫人道：『若要我从，先须依我三件。』大王道：『夫人若肯顺从，莫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无有不依。』夫人道：『既要我从，凡一应妇人，不许再近一个；第二件，我的儿子，须要极力保护，抚养长大；第三件，自此以后，凡一应过往官员客商，不许轻杀一个。』大王道：『都依，都依。第一件，有了这样美貌夫人，还要别个妇人何用？第二个，我今年已四十，尚无子嗣，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一般，哪有不极力保护之理！第三件，我只要银钱，

原与人无仇，自后立誓，不伤一命，只将活的捉来听凭夫人发落何如？如今没得讲了，就请过来拜堂。」夫人无奈，只得含羞忍辱，随了大王，幸而大王事事遵夫人之命，果然半点不敢违拗。所以今日金彦庵夫妇，得免杀害。解上山来，大王就请夫人出来发落。夫人出来坐定，强盗就将三人解到案前，彦庵也不跪，夫人问道：「你二人可是夫妻？何等样人？」彦庵道：「我是两榜进士，今选陕西浦城县令，同夫人女儿上任，被你们劫了上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解氏听说，物伤其类，心中伤感道：「原来是位两榜，请坐了，有话商量。」回向大王道：「孩儿年已九岁，正要读书，恨无名师指教，难得今日进士公到来，意欲屈为西宾，训诲儿子。大王以为何如？」大王道：「夫人之言甚是。就叫收拾西厅，让他夫妇居住，择日开学便了。」彦庵道：「休得妄说。我是朝廷命官，岂作强盗先生么！」解氏道：「大人不必推却，且请西厅暂住，明日着小儿来相商便了。」彦庵也不答应，推到西厅，夫妻想起儿子与老家人，必然死于江中，痛哭一场，一夜何曾合眼。翌日早晨方起，只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走来作揖道：「先生拜揖。」彦庵一见，想来是强盗的儿子，也只得还了个半礼，道：「小官何来？」那孩子就将门关上，扯彦庵到一内间去，跪下痛哭，道：「学生姓铁，家住浙江，绍兴山阴县人，父亲名廷贵，也是两榜出身，前年升任陕西西安府知府，带了我母子到任，在此经过，也被这强盗劫了，将我父亲抛在江中，我母亲随欲投江自尽，被强盗扯住，可怜我父亲，在水中冒起，对着母亲说：「忍辱存孤要紧。」如此而死，母亲因我世代单传，母死子亡，必然绝嗣，又因父亲之言要留学生为报仇之地，随立三件，要强盗依允：一不许奸淫妇女；二要抚养孤儿；三不许杀害一人，捉来人口，俱要母亲发落。那强盗要母亲顺从，样样允从，只可怜我母

子忍辱事仇，今已三年，如坐针毡。今见先生，心中甚喜，欲屈先生暂时将就，训诲学生，一有机会，共报此仇。谅强徒决不敢来相犯。』彦庵道：『如此说来，你是我的世侄了。令祖与家父同年，尊翁曾做过敝府吴江县令，那年来看家父，我也会过，若果是真，我也只得权住，只恐令堂已顺强徒，果肯再报仇否？』孩子道：『先生说哪里话！家母虽则相从，日夜暗自啼哭，急思报仇，并无虚假。』彦庵随亦应允。那孩子报知母亲，各各欢喜。先将掳他物件一一送还，然后择日开学，送儿子拜见先生，彦庵就替他取名纯钢。拜见毕，大王备下筵宴两席，外边彦庵与大王对席，纯钢坐在旁边，内里夫人与解氏对坐，元姑坐在旁边。未几席散，各各安睡。

自后彦庵尽心教诲纯钢，幸喜纯钢甚是聪明，更兼苦读，彦庵每每冷眼看他，读书之时，常常暗泪，方信是真。读书之暇，又教他武经七书，并叫他学些武艺，以为报仇根本。正是：天下无难事，只怕用心人。不数年文武精通，师生母子，常想报仇。怎奈大王势焰日盛，急切难于下手。

不知此仇几时得报，金彦庵可有出头之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

诗曰：

忽尔遭奇祸，猿闻也惨然；

椿萱皆见背，贫病复相连。

弹铗归无路，招魂赋可怜；

藉非忠义仆，安望得生全。

话说彦庵夫妇留住在山，与纯钢母子日夜想杀贼报仇，难于下手。今且暂停不题。

且说老家人俞德，同公子跳下江中，幸喜俞德善于水性，将公子托在板上，在浪里乱颠，登时漂去数十里，漂到沙滩上方住。俞德幸而无恙，看公子时，像已死了，便号啕大哭，道：『老爷、夫人、小姑，想已死在强盗之手，我只望救得公子，还可延了金氏一脉，不想公子又死，眼见金氏无后了，我还要这性命何用！只是公子尸首，不要说棺木没有，就要领破席包一包，把块土埋一埋，也不能。这便怎么处？』一头哭，一头将公子身子一摸，见心口还热，喉间尚有微微一息，道：『谢天谢地，还有些气。只是如此荒凉所在，哪得火来一烘，热汤来一灌便好。』见天已微明，四下一望，见东角上一箭之地，有一间茅屋，且将公子背到那边再处。怎奈自己虽然无恙，在江中漂了一会，是虚弱的，如何背得动？只得一步一步，捱到茅屋边。

原来是一个茅庵，走进一看，并无锅灶，只见一个道者，打坐在内，便上前拜见。那道者道：『你是何人？』

如何将一个死孩子，背到我庵中来？」俞德道：「老汉是江南金老爷家人。我老爷新选了陕西浦城县尹，来此上任。不料江中遇盗，一家被害。老汉急急将公子相救，跳下江中，随浪漂到此地。不想这般光景，幸而还有一息之气，欲到宝庵，借些柴火一烘，弄些热汤一灌，倘得活转，也不枉救他一场。」道人道：「老人家来差了。贫道随地化缘，随处打坐，又无烟灶，何来柴火热汤？快快背到别处去罢。」俞德四下一看，见空空的一间草房，实无一些柴火，到外边一望，又绝无人烟，便大惊道：「罢！罢！罢！金氏当绝了。老爷、夫人、公子俱遭大难，我还依靠何人？不如也死了干净！」便一把捧住公子大哭，道：「老奴不能救你了，只有随你到阴司，服侍你罢。」说罢，便要撞死。道人急止住，道：「善哉！善哉！看你这般忠义，贫道岂忍坐视。我有小衣一件，你可将去替公子着在贴身，外边仍旧穿上湿衣；我还有丹药两粒，你可吃一粒，将一粒放在公子口中，自然就活。」俞德道：「多谢老师。」接来一看，是一件黄布单背心，中间有一朱砂大印，两粒丹药，只有芥菜籽大，想道：「这件单背心，有甚热气？若仍旧穿上湿衣，连这件少不得也湿了，至于丹药，芥菜籽一般，只好放在牙齿缝内，如何救得？」谁知俞德肚内思想，道人早已知道，说：「老人家，不要看差了，这两件东西：这件小衣，有万法教主玉印在上，受热的穿上，便冷；受寒的穿上，便热。这还不足为奇。倘遇急难时，穿在身上，刀箭不能伤，邪魅不敢犯，不但目下可以救得公子，将来正有用处，不要轻弃了。至于丹药虽小，一粒可使七日不饥，精神满足。快救公子，再迟一刻，就无救了。」

俞德听说，就先将一粒，放在自己口中，将那一粒，放入公子口内，便将公子湿衣脱去，穿上黄布背心，又将

湿衣仍旧穿好。不一盏茶时，公子口中吐出多少水来。未几，忽然气转，叫一声：『吓死我也！』俞德看见，大喜，捧住公子道：『老奴在此。』公子开眼一看，道：『你是俞德么？强盗哪里去了？老爷、夫人在哪里？』俞德道：『强盗去了，老爷、夫人在船上。我与公子跳下江中，漂流到此。蒙这位师父，丹药救你的。』公子道：『身上甚热，扶我起来。』俞德就将公子扶起，谁知身上暖烘烘的，湿衣都干了，好不奇怪！连连对着道者磕头，道：『小主蒙老师相救，无家可归，情愿相随老师出家。』道人道：『此时尚早，金家宗嗣无人，况有多少俗缘未了，岂是出家时候！』俞德道：『但不知公子将来前程若何？如今流落此地，盘费全无，眼见家乡难到，如何是好？』

道人道：『你们吃了丹药，此去七日，可以不饥，七日之后，一路富饶求吃回家。盘费何须虑得？』俞德道：『不知老师是何道号？将来何处再得拜见？』道人道：『我云游四海，并不知有号，若有相逢，十五年后，杭州天竺再得一会。我当着徒弟铁嘴道人，指引行藏便了。』

那时公子也起来了，见说道者救他的，便同了老家人，一齐拜谢。拜了几拜，抬起头来，道人忽然不见，连茅庵也没有了。二人俱在露天，深以为奇，喜得身子比前更加强健，方知那道者，是个神仙。俞德道：『我说这沙滩上，哪来这所茅庵？原来神仙变化在此救公子的，看来公子将来，必有好处。且依仙人吩咐，捱到前途再处。』于是走了六七日，公子忽然病倒，原来公子漂荡江心，寒湿入骨，亏穿了仙衣，吃了仙丹，捱过七日，方才发作。也是他命中还有数年厄运，婚姻上该有变更，遇了神仙，也不能挽回。那时俞德将他扶入一个破庙中，在神前拜板上睡下，意欲到里边，讨些热汤与公子吃。

谁知那庙中，有两个道士，老道唤做无虚，徒弟名唤拂尘，甚是穷苦。亏拂尘外边化缘养师，那日不在家，无虚做人是最刻薄的，见俞德要汤，不但没有，反走出一看道：「此是神圣殿上，怎么将个病人睡在此？快些扶了出去。」俞德再三哀求，无虚必要赶出，恰好拂尘化斋回来，看见问起知是落难的公子，便劝进师父，对俞德道：「既是一位公子，这破殿上风又大，有病之人，如何睡得？可扶到那里边厢房里睡，只是贫道穷苦，只好早晚烧些汤水，照看照看。饭却供你不起。」俞德道：「只求如此，已感谢不尽了。饭食我自去求讨来吃。」遂将公子，扶入厢房安睡。

拂尘又取些汤来与他吃了，又对俞德道：「我师父老年人，未免言三语四，要看我面上，不要理他。」俞德道：「这个我晓得。」俞德便出去，买了一方黄布，央道士写了情节，背在背上，各处求化。幸遇好善的多，讨来吃了，剩下就请医调治公子。怎奈公子厄运未脱，神仙尚不能救，况凡医岂能医治？在庙中足足病了三年，方得痊愈，饮食稍进，正想要行，忽然身上发一身疯癞，满头满脸皆生遍，公子哭对俞德道：「我命运如此颠倒！方得病愈，又癞到这般光景，莫说没有出头之日，就要见人，也无面目。倒不如死了，还得干净。三年受你与师父恩德，大约要来生补报了。」俞德道：「公子说哪里话！你在江中漂到沙滩的时节，稳稳必死，尚赖仙翁赐丹救活，到此庙中病倒，若非师父收留三年怎能得活？处处遇着救星，得以病痊。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至于身上疯癞，不过皮毛之病，不久自痊，请自放心。」拂尘也道：「公子正在青年，前程远大，疥癞之病，何必介意？倘有好日，小道将来全仗护法。」公子道：「在此带累师父，吵闹圣像，倘有好日，定当重兴庙宇，再塑金身。」

只怕不好，就要负你了。』无虚听说，便道：『这也不指望，只愿你远退他方，别处利市去罢。』拂尘急急住道：『师父说哪里话！读书人鱼龙变化，将来我们正要靠他，做大护法哩！』无虚道：『等他来护法，我们也死了百十年了。』俞德见他师徒争论，住了两日，就同公子拜辞起身，一路乞食回家。

走了两月，来到苏州。一想田产原无，房屋又上任时典与汪家，开了典当，家伙什物尽带上任，已无一所有，无家可归。欲再求乞，又都认得的，恐失公子体面，想来无处安身，只有金学师老爷，是老爷同年兄弟，最相契厚，公子的亲事，是他为媒，不知可还在此？且到学中一访再处。

于是同了公子来到学前一问，原来还在此作教，亏得新任理刑厅是他会试同年，彼此往来甚密，府尊相待也甚好。他又是个好静的人，所以就了教职，安分守己，绝不钻谋升转。到任五载有余，倒也颇颇过得，常常想起金彦庵，上任几及四年，怎么音信全无？想是他因家内无人，所以不通音信？然我与他这般相好，也该带一信来候候我。就是在任四载，也该升转了，心中甚是疑惑，又想到：『他儿子亲事，是我做媒，算起来，今年已十六岁了。做亲也在早晚，想为路远音信难通，将来自然打发儿子回来做亲。他的亲家林员外，也常常进来问信，要带一封字去候候他，外边访问，总不得个使人，难怪他没有信来。』正在想念，只见门斗来说：『陕西去的金老爷管家俞德，在外求见。』学师听说大喜，道：『我正在此想念，来得正好，快唤进来。』门斗出去唤了俞德进来，一见老爷就跪下去磕头，学师急急止住，道：『起来！起来！你老爷一家都好么？』俞德跪下大哭道：

『不要说起，说来甚是伤心！』学师大惊道：『却是为何？快快说与我知道。』俞德就从家中起身说起，并江中遇

盗，劫掳公子，江中逃命几死，遇仙人化茅庵，赐衣赐丹相救，又病在庙中三年，复生一身疯癫，求乞到家，今日方到，无家可归，特来叩见，一一说完。吓得学师大惊失色，道：『我道你老爷一去四载，如何音信全无？原来遭此大难！如今公子在哪里？』俞德道：『现在外边。』学师道：『快请进来。』俞德便去同了公子进来，学师将公子一看，只见满头满脸，皆癞得不堪，不但不像当年美貌，又不像个人形。又见身上衣衫褴褛，头上方巾无角，脚下鞋袜无根。走到面前，不要说丰韵全无，更有魍魉之状。公子走上前叫一声：『伯伯请上，待侄儿拜见。』

学师见此光景，甚觉伤心，便道：『贤侄少礼，不想你一家遭此大难，老夫闻之，好不伤感，幸而贤侄得了性命，回归故里，虽疥癞之疾未除，然吉人天相，不久自痊，我虽是个穷教官，与你父亲如同胞兄弟一般，决不使你失所。况你令岳家中颇好，又无儿子，闻得你妻子，是他最钟爱的。你且在此权住，我迟日替你说，招赘了去，便有照看了。』公子道：『承伯伯美情，使侄无家而有家，无父而有父了，但侄儿如此狼狽，人人见了远避，岳父母知道，岂肯将一个心爱的女儿，赘我到家么？即使岳父母肯了，我那妻子是个富室娇儿，如何肯从我这样癞子？必然讨她许多凌贱。况侄儿如此光景，好也甚难，只怕终于不久人世，何苦去害人家女儿这段婚姻？只怕也只好付之流水了。』学师道：『侄儿说哪里话来！自古一丝为定，千金不移，你岳丈虽是个土富，也在外边要结交人，又闻得妻子是才女，无书不读，难道不知女子守一而终的道理？岂有因你抱病，就不肯之理？况老夫在内为媒，又是他来强我撮合的，只怕要赖婚也不敢。倘若果有此事，我就同他到府尊刑厅处去讲，看他赖

得成，賴不成？」公子道：「蒙伯伯天高地厚之恩，替侄儿出力，諒岳父也不好賴，只侄儿病勢不痊，也不忍害他女儿。」学师道：「侄儿又差了。你若未经聘定的，如今有病后去要他女儿，这便是骗她害她了。莫说你不肯，就是我也不肯去说。至于林家亲事，是你家正兴头的时节，他来仰攀的。倘然你做了官，就使她做成夫人了。如今有病，怎么说害她？况且你如今年纪尚小，只要医好了癩，将来功名富贵，正未可量，他的女儿命好，焉知将来不愿做夫人？命若不好，就不嫁你也未必好，侄儿且安心保养，我请医生来替你医便了。」就叫小厮送金相公书房中住，便对奶奶说：「取一付被铺出来，再将我衣裳鞋袜，送一套与金相公换。」俞管家，就叫他在书房陪伴公子。』一面又着人去请医生，哪知医生初看定说一医就好，连病人吃药也高兴，到后来不见功效，渐渐的懒散，连医生也不来了，连请几个，总是一般。一则公子灾星未退；二则都是碌碌庸医。就说病患得深，实难医治，弄得学师也无可如何。

日复一日，不觉又捱过半年，学师一面再访名医调治，一面就去林员外家说招赘的话。原来公子一到家，员外就已经知道，彦庵遇盗，一门杀死，只留公子、俞德两人，一路讨饭到家，公子生得一身疯癩，十分狼狽，早已惊得半死，想害了女儿终身，妻子必然争闹，且瞒了再处。谁知一传两，两传三，早已吹入院君耳中，终日与丈夫吵闹，欲要赖婚，又怕媒人甚硬，员外正没奈何，走到外边散闷，忽报金学师来拜。正是：

欲躲雷霆，恰遇霹雳。

不知金学师来说入赘，员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

诗曰：

不是前生配，天公巧转移；

有缘成匹偶，无福强分离。

贤哲亨于困，凡庸乖是痴；

何如守贞洁，履险自如夷。

话说林员外，因妻子吵闹，思量走出来躲避。忽报学师来，情知就为金家亲事，这一惊也不小，不知出去如何说法，一时心上，就如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没了主意。然又不敢怠慢，只得出厅迎接，就吩咐家人看茶，急急迎进。

揖罢，分宾主坐定，说：『不知老师降临，有失远迎，多多有罪。』学师道：『好说，小弟无事，也不敢来惊动，只因令亲家金年兄，远任陕西，不想路途忽遭大难，老亲台想已知道。幸而令婿得免，今春回家，来到敝衙，当欲着他来拜见岳父母，因彼时受了些风湿，一病三年，后来病愈回家，身上生了几个疥癩。小弟意欲替他医好，然后来拜见，怎奈目下尚未痊愈，因他与令爱，年俱长成，正当婚嫁之时，且令婿无家可归，住在敝衙，亦非长策，意欲叫他招赘到府，亲翁未有令郎，半子即如親子。令婿既失椿萱，则岳父母就如父母，实为两便。不知尊意若何？』员外听了，一发没了主意，回答不出，停了一会，说道：『小女年纪尚幼，迟几年再商何如？』学师

道：『男女俱已二八，如何还说年幼？昔年令亲家，也是十六岁做亲，十七岁就生了令婿，今令婿又是单传，亦须早些做亲，生子为妙，何须推托？小弟暂且告别，待择日再来奉闻罢。』员外道：『请少坐奉茶，亲事且待商酌奉复，择日未迟。』

坐了一会，家人方在外边，拿进茶来吃了，别去。员外送出墙门，刚刚走进厅门，只见厅上已大哭大骂，闹得不好开交。原来员外叫看茶，家人不知就里，来到里边对院君说：『府学金老爷在外，员外吩咐要茶。』院君一闻学师来，晓得为金家亲事，便道：『是甚金老爷、银老爷，都是他做得好媒，害了我家大小姐，还有茶与他吃，尿也没得与他吃哩！』家人见院君如此说，只得到茶店子，买一壶茶来。院君茶便没有，却走到厅后，听学师说话。听见说要将癞子招赘到来，心中一发大怒，竟要发作，怎奈他是个官长，只得忍住。候他前脚出门，院君便到厅上，候丈夫进来，与他吵闹，一见员外走进，便赶上—把胡须扯住，骂道：『你这老王八！许得好女婿，我女儿又不丑臭，忙忙的十岁就要许人，我那时原说，金家虽做官，家中甚穷，儿子虽好，年纪尚小，知道大来如何？你那时曾说：「金家千好万好。」又说：「这样女婿不做官，也没有做官的了。」如今做甚官？做水判官、癞皮官、叫化官，索性那癞虾蟆，也死了，出脱了，我女儿也罢了，亏他还说要来招赘我家，怕少了一个小鬼，要他来镇风水么？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儿年纪渐渐大了，嫁又嫁不得，赖又赖不得。终不然，叫我那花枝一般的女儿，真个伴那活魍魉不成？老贼快快还我女儿一个了当来。』员外道：『院君不要如此，有话好好商量。』院君道：『有甚商量！我女儿是断不嫁他的。』员外道：『当初结亲时节，他家好不兴头，女婿真好才貌，哪里晓得

一坏至此！我如此也甚懊悔。女婿这般光景，就赖了他的，也不怕他去申冤理枉。怎奈金学师做了媒，此老是个性躁负气的人，倘若赖了，必然叫女婿告状，他做干证，府尊与他相好，刑厅是他同年，女儿必然断去，徒自出丑，千算万算，总无良法。我想那年相面的说，大女儿许多不好相，我还不信。如今看起来，只怕倒有些准。」张氏道：「放你的屁！这是那时改扮了，那瞎相士相不出，难道我女儿，果然去嫁那癞化子么？若说是准，那无瑕小妖精，真个做夫人皇后不成？」

原来爱珠见母亲到厅上去，她也到厅后细听。听见父亲说相面的准，便赶出厅来大闹道：「爹爹说相面的准，明明说女儿是贱相了，金家这癞化子，又不是女儿私自结认的，爹爹人也不识，将孩儿许与他。如今不替孩儿算一个长策，倒说孩儿的相不好，不是我做女儿的敢于违逆，你若要我嫁这化子，就千刀万剐也不去的！省得我这贱相的女儿辱没了你，不如寻个自尽，等你将无瑕这小贱人，认做女儿，将来做了夫人皇后，好封赠你做个皇亲国戚。」一头说，就往墙上乱撞。吓得院君急急扯住，道：「女儿休得如此！有我做娘的作主，不怕哪个来抢了你去，包管退却那化子，许一个大富大贵的丈夫，做了大大夫人，那时去寻见那相士，挖去他眼珠方罢。」爱珠见说方住。

员外仔细一想，道：「看女儿、院君这般光景，是决不肯嫁他的了。方才看金学师口气，又急于要做亲。叫我哪里另有一个女儿嫁他，一定要弄到成讼的地位。算来又敌他不过，倒不如我寻一自尽，听凭她们罢。」算计无策，走到书房，看了台子几转，忽叹一口气，道：「罢了！是前世冤仇了。」随将门闭上，取下一条丝绦，竟向梁

上縊死。幸亏一个小厮，送茶进来，见门闩上，便抬眼一张，吓得三魂失去，七魄全无，急急赶到里边喊叫道：『不好了！员外縊死了。』院君听得，犹如冷雨淋身，急跑到书房，幸喜有几个家人，听得小厮叫喊，先已跑到书房，将门打开，把员外放下，抱在身上，将膝盖紧紧的抵住粪门，缓缓的解开颈上死结，用手轻摩，一头叫唤。约莫半个时辰，渐渐魄返魂回，微微转气。院君急取热汤来灌下，方才苏醒。张氏此时已吓坏，想：『女儿原是丈夫亲生的，向来又最所钟爱，岂不要她好？一时许错，亦出无奈。我看女儿，还是假死，员外情急，倒是真死。倘果死了，叫我一发没有主了。』

自此以后，便不敢吵闹，只夫妻儿女三口，日夜算计退婚。怎奈怕学师，又不敢说退，院君忽想道：『除非寻一个女子，替代了女儿嫁去。他又不认得我女儿，岂不两全。』员外道：『此计虽好，只是这样穷癞子，女儿不肯嫁他，别人哪个肯来抵这死杠？就是一时替去了，见了他奇形怪状，身上又丑臭，家内又赤贫，不肯成亲。说明代替的，可不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张氏道：『外边寻来的，恐她不肯。不如把家中这些丫头，选一个去，吩咐了她，倘若说破，断要处死，若能安分成亲，我们便权认她做女儿，岂不抬贵了她！怕还不肯么？』员外道：『也不妥，大女儿才貌，合县闻名的，家中这些丫头，那个假得来。』爱珠听说丫头代替，十分欢喜，见父亲说她才貌无人能代，忽想：『无瑕相貌，也还好妆。扮起来也像个大家女子，只才学平常，也还识得几个字，想这穷癞鬼娶了这样一个妻子，也够了。难道怕他考文不成？况相面的说她大富大贵，如今将她嫁与癞化子，料想永无出息，富贵何来？岂不先灭了那相面人的嘴。』算计已定，便对父亲说知。员外道：『好便甚好！只是她是外边讨

来的，还有父母在彼，不比家生女，她也决不肯，就是肯了，她父母知道，必然先向那边说破，也是画虎不成，先类犬了。』张氏道：『你也不要这般说煞，且先叫无瑕来一问，拼得再与她些东西赠嫁，她自然肯了。至于她的父母，家中甚穷，许他事妥之后，再与他几两银子，他自然也乐意的。』员外道：『既如此，且先叫她出来问一问看。』

爱珠随即将无瑕唤出。院君道：『无瑕，我有一件事，要与你商议，你却不要违拗我，我定当十分照看你。』无瑕道：『院君说哪里话，无瑕既卖与院君家，此身就是院君的了，院君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除非无瑕做不来的，便不敢应允，若做得来的，岂敢违拗。』院君道：『疑难之事，我也不好强你，只为大小姐许与金老爷家是你知道的，不想老爷、夫人，遇盗身亡，公子一病三年，目下病好了，昨日学中金老爷来，说要招赘到来，我想招赘，是好回他的。他若要娶，却回他不得，闻得公子病虽好了，身上生了些疥癩，你晓得大小姐是最爱洁净的，生了一个水痘，也怕的，闻得公子生了疥癩，断不肯嫁他，我与员外商议，赖又赖不得，嫁又大小姐必不肯。只有寻一个人代替嫁去。他原不认得，定然和好，怎奈家中这些丫头，不是一双大脚，就是一头黄发，哪个假得来大小姐？算来只有你，原是旧家之女，妆扮起来，也充得过小姐。你若肯去，我就当你女儿一般看待，你意下何如？』无瑕道：『别事可以代得，这是小姐的婚姻，做奴婢的怎敢僭越？』院君道：『这是小姐不愿嫁他，要你代替，又不是你抢夺小姐的婚姻，何为僭越？想是你见金家贫穷，公子生了疥癩，也不愿嫁他么？』无瑕道：『院君说哪里话！他家虽穷，是

个乡宦人家。公子虽癩，也是两榜公子，我做丫鬟的，嫁了这样人也罢了，有甚不愿，只是那疥癩或有好的日子，读书人鱼龙变化，倘或一朝富贵，那时可不要说我夺小姐的姻缘，使我置身无地矣！」小姐道：「你如今若肯代我去，后日就中到状元，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就做到皇帝，也情愿让你做皇后娘娘，决无翻悔。只还有一说，我也要讲过了。倘你嫁去，见他穷到极处，癩到不堪，也不可翻悔，说破代替，又波累到我。」无瑕道：「小姐又虑了！我方才说，要我死，也情愿代死，难道贫穷疥癩，还胜于死么？」

院君道：「据你这样说来，竟是个义婢了，我就当你做女儿，定然照看你。只还有一说，你便肯了，不知你爹娘心上如何？」无瑕道：「爹娘已卖我在此，就是员外、院君的人了。他哪里还作得主？」院君道：「不是这样说，不是怕他不肯，只恐他心上不愿，到那边去破了网，就不妥了。」无瑕道：「既员外、院君不放心，就着人去唤我爹娘来，待我对他说便了。」院君道：「说得有理。」就着人到胥门，唤了道全。夫妇到来就问：「员外院君，呼唤愚夫妇来，有何吩咐？」员外道：「我的事，已与你女儿说了，你去问你女儿便知。」道全夫妇，果来问无瑕，无瑕就将金公子贫穷生癩，小姐不肯嫁他，员外、院君要我代替嫁去，一一对父母说了。

道全道：「这个如何使得？婚姻大事，名分所关，岂可代替？况我闻得金公子，一贫如洗，家都没有，还亏得学官收留在彼，倘然升任去，便无家可归，又闻得满身癩得难堪，连头面都没有空的。身上还有气息，甚是难当，断断使不得？」周氏听了，也道：「这却果然使不得。」无瑕道：「爹爹母亲差矣！孩儿既卖在此，此身就是他家的了，要孩儿生就生，死就死。况当了女儿出嫁，如何不从，至金家虽穷，也是个公子，癩虽臭恶，或者还有

好日，且爹爹外科甚精，只要竭力医治，安知不好？莫若如今做个好人，应承了他，看孩儿命运罢了。只方才我曾说过：将来倘有好日，却不要说我夺了小姐的姻缘便好。」周氏道：「这倒虑得不差，女儿既情愿，我们就去回复员外、院君，把女儿所料的话，也再说一明白便了。」随即来对员外、院君道：「员外、院君之命，小女不敢违拗，我夫妇亦无他说，就死也决不翻悔。只女儿说：这是小姐已成的婚姻，将来公子倘有好日，小姐却不要懊悔，说我女儿占了她丈夫，弄得我女儿不上不下。」员外道：「小姐方才已说过，他就中了状元，做了皇帝，也情愿让你女儿做夫人、皇后，决无他说，只你如今也断不可破网。」道全道：「这个自然。」那时员外一家欢喜，留道全夫妇吃了饭，打发去了。

员外就去回看学师，回说招赘，两下不便。若要嫁娶，听凭择日便了，学师道：「有甚不便。」员外道：「亲翁虽不在，彼系独子，岂有娶媳，不到家中拜祖，反使赘人他人之室？故仔细想来，断无人赘之理。况舍下尚有次女在家，早晚出入不便。且寒族舍侄辈，见弟无子，都虎视眈眈。若见女婿赘人，必多物议，因此不能从命。」学师见说，也难强他。

员外别去喻德再三算计，只有他家屋价尚亏数百余金，便与公子商议，到汪家去再三说找，起初不肯，还说许多可笑话。后闻学师作主，怕他与府厅相好，恐要成讼，勉强找出三百金，定要写了听赎不找。公子只得允从，将五十金典了一所小屋，又将二三十金，置了家伙什物，就择了十月初三吉日迎娶。员外又假意推托一会，说妆奁一些未备，借此就好草草打发无瑕代嫁过去。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緣定不成。

要知无瑕嫁到金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

词曰：

羨尔执妇道，惟愿永为好；既以我御穷，何愁鲜有终。堪笑淫奔女，私自将身许；但顾眼前花，谁知日后差。

右调《醉公子》

话说无瑕嫁到金家，拜堂送房已毕，私将公子偷眼一窥，见果然癞得难看，幸而心上原是晓得的，倒也不惊。倒是公子见岳父母肯将小姐嫁来，喜出望外，妆奁虽薄，也不在他心上。只愁小姐是个美貌才女，见了我这副鬼形，莫说做亲，惊也惊死了她。欲待吹灭灯烛使她不见，暗中摸索，成了亲再处，又想：『三朝少不得要看见，倘闹将起来，虽得片刻欢娱，反要受万千气恼，不如明公正气说过，虽不能使彼心悦诚服，亦省得阵后兴兵。』故此全然不避，欲使新人瞧见，作何动静。谁想鼓已三更，新人静坐不动，欲上前相近，又恐怕她性发；欲再不动，各各坐到天明，如何坐得过？只得走到新人身边，道：『娘子，卑人不幸，父母俱遭大难，自己一病几死。今虽病愈，生得一身疯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不敢妄想天鹅，蒙年伯念我父母单传，诚恐绝嗣，故敢到府相求。多蒙岳父母慨允，又蒙娘子不弃，惠然肯来，诚卑人万千之喜，但仔细思量，娘子系富室娇儿，千金贵体，卑人如此鬼魅，岂敢亲近，有污玉体。夜已三鼓，娘子且请安寝，卑人决不敢来相犯。』

无瑕见说，忙立起身来，道：『官人说哪里话来，妾身既许君家，就是君家的人了。君之不幸，即妾之不幸，

今既百輛迎歸，彼此便同一体，何云美丑君請放心靜養，妾當尽心服侍，延醫調治，天相吉人，不久自能愈好，即使終身如此，妾亦安心相守。夫婦間決无厭憎之理。』公子听说，反大驚道：『人心難測，真不可料。我料娘子，是个富室娇娥，嫁到寒家，必然不悅，况又遇此恶疾，不知怎样憎嫌厌恶，谁知娘子如此贤慧，使卑人更觉不安，今且各被而睡，倘皇天有眼，恶疾消痊，方可同衾共枕。』无瑕道：『官人恁般病体，血气必枯，因不可以女色相侵，但既为夫妇，同被何妨。』二人随各宽衣同睡。

未几三朝已过，满月又来，林家送盘送盒，亦假亲热。过了满月，无瑕就对公子道：『我有个乳娘，住在胥门，奶公名唤石道全，医道甚好，外科更精。只因昔年行医淘了气，所以立誓不医。莫若请他来看，或者医好，亦未可知。』公子道：『既有如此名医，又是娘子的奶公，自然尽心医的，何不请来一看？』就叫俞德到胥门请了石道全来。

俞德领命，来到胥门，访到石道全家，道全正在店中闲坐，俞德上前问道：『石道全先生，可就是尊驾么？』
 道全道：『在下正是，老翁有何见教？』俞德道：『老汉是府学前金家。因公子生了疥癩，林小姐说了，特来请先生去一看。』道全听说，知是女儿那里来的，正要看看女婿，会会女儿，随叫丑儿看了店，同了俞德就走，不半刻，来到金家。公子接进，俞德取茶来吃了，然后将公子满身一看，又诊了脉，道：『纯是一片风湿，更兼心上抑郁不舒，所以不能就好，医是好医的，只是日子久了，恐怕一时不得就效，必须一个人贴心服侍，早晚抚摩，衣被血腥，不时要煎洗。况且还当戒气恼，免愁烦，自然吃药便效。』公子道：『全仗先生用心医治，倘有好日，定当

图报。』道全道：『公子说哪里话！林小姐是我老妻乳大的，总与自己一般，岂敢不尽力？』随开了一个煎方，又开了几味洗的药，付与公子，叫快去买了来，自己便要进去看看小姐。公子就叫俞德去买药，自己正要同道全进去，只见俞德来说：『学中金老爷来看公子。』公子急急出去接见，就叫俞德送道全进去，道全一到里边，就对俞德道：『你快去买药，我在此等合了去。』俞德答应去了。

道全遣去了俞德，独自走进，无瑕一见父亲，独自一个进来，急急上前，叫道：『爹爹来了么？公子在哪里？』道全道：『方才我已看过，正要同我进来，适金学师来，出去接见了。』无瑕道：『原来如此！爹爹、母亲、兄弟，一向都好么？』道全道：『都好的，只是从你嫁来之后，我与你母亲，日夜挂念着你，不知在此可好？故方才一来请，急急就来的。』无瑕道：『爹爹与母亲说，不要挂念孩儿，孩儿在此甚好。公子虽穷，骨格不凡；身上虽懒，情义最重。依孩儿看来，将来必有好日，不知爹爹看他疥癩如何？』道全道：『只因受了风湿，心上不宽，所以生此，有何难医？只恐日子久了，不能就好，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保他痊愈。』无瑕道：『只要痊愈，一年半载，也不为久，望爹爹常来看看便好。』道全道：『我到此又不多路，何须说得？只有一件，公子只知我是你的奶公，在公子面前须要留心，不好叫我爹爹。』无瑕道：『这个我晓得，只称乳伯便了。』

言之未已，只见公子走进，无瑕道：『学师去了么？』公子道：『去了，先生在此，失陪有罪。』道全道：『公子说哪里话，总与自己家里一般，何用客套？』无瑕道：『方才我细问乳伯，说你的疮，医治保好的，只日子久了，不能速效，须得一年半载，方能痊愈，但要息心静养，不要心烦气恼便好。』公子道：『这倒容易，只方才先生

说，须得一个人贴心服侍，时时抚摩，衣裤被褥，须当洁净，一染浓血，便要煎洗，这个人倒甚难。』无瑕道：『这便过虑了，现有奴家在此，还要何人？』公子道：『娘子到我家来，不曾有半点好处与你，况你又是个富室之女，腌腌脏脏，齷齪齷齪，怎好累着娘子？』无瑕道：『一发讲差了，从来做妇人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何分贫富？何云带累？』公子听后大喜，连声称赞，道：『难得娘子如此贤德，不知可有好日图报万一否？』道全道：『公子不须忧虑，包在老汉身上，替你医好便了。』正说间，俞德药已买回，又买了些点心，请道全吃了，将药配准辞去。自后道全常来看，无瑕尽心服侍，幸而员外恐人疑心，也常来看看，或三钱五钱，不时送些买药之资。

谁知厄运未脱，刚刚医未两月，略有些好，忽报金学师丁忧，立刻起身回去，公子闻知大惊，急急赶到学中一看，见学师已将行李搬下船，一见公子，便大哭道：『我指望再与贤侄相与数年，看你病愈成名，我心始安，不料忽遭母丧，寸心已乱。正要请你一别，你岳父是个势利中人，幸你妻子贤慧，我心稍宽，奈我俸薄，不能厚赠，只有白银十两，你可收下，权为医药之费。倘得痊愈，务必苦志攻书，以图上进，莫负令先尊训子一片苦心。』公子哭拜在地，道：『蒙伯伯始终周旋，深恩难报。不料婆婆仙游，伯伯还乡，不知可还有相会之日？又承恩赐，何以克当？』学师道：『些需何足挂齿！至于相会日期，将来贤侄痊愈成名，仕途正可往来，亦不须介意。』公子见他行色匆匆，只得大哭拜别，学师下船回去不题。

且说公子别了学师回家，心中忧闷，癞疮刚有些好意，忽又重发出一身，更觉难看。员外闻知学师已去，公子癞疮更甚，不但绝不往来，还懊悔白送去一个无瑕，又倒贴了几两银子。若学师早去三个月，谅这癞子，做得

出甚事来？就倒立在我家门上，也不将无瑕嫁他。如今生米已煮成熟饭，也是癞子的造化、无瑕的晦气。

不说员外懊悔，且说爱珠小姐，自无瑕代嫁后，心中还虑那边看破，学师不能无说，终究怀着鬼胎，日日坐在绣房，不敢见人。今闻学师已去，心中大喜，道：『金学师已去，这癞化子就知道是假的，他得了无瑕这样妻子，已是天大的造化了，还敢来想天鹅肉么？只无瑕去了，许多不便，就是那癞化子，将一个无瑕，白白送与他，还把我的名头，都说嫁了癞化子，心上终不甘服，莫若与母亲商议，只说单接她回门，扣住了不容再去。他今无人相帮，怕他跳破了天么？』随即与张氏一说，张氏也没了主意，便与员外商量。员外道：『这个如何使得？无瑕已安心随他了，她父亲又日日替他医治，骗了回来，不容她去，知道他们心上如何？况学师虽去，闻得他起身时，府尊刑厅去送他，都谈了半日而别，焉知不将此癞化子托他么？不要弄出事来，假的赖不成，连真的还要断了去哩！』爱珠听说，此念方息，但自己便无顾忌，见园中百花开放，日日到园中玩耍。父母爱她，也不管她。

不觉春去夏来，爱珠因天气炎热，对父母说了，在园中荷池亭上，收拾一间书房，做了卧室，早晚在内焚香做诗，看书写字，总不到里边去。因家中这些大丫头，都是粗蠢的，不要她近身，只拣一个小丫头小燕，稍有姿色，在房服侍。员外、院君因小姐住在园中，便吩咐家人小厮，不许进园，就是丫头仆妇，知小姐不喜她，也吩咐除送供给之外，也不许擅入。就是员外夫妇，虽爱她，晓得她好静，也不大进去，爱珠在内，安闲快乐，做诗写字之外，将些淫词艳曲，私藏觑看。

一日，天气甚热，荷花开放，见荷池中一对鸳鸯戏水，看动了心，将一本《浓情快史》来看，不觉两朵桃花上

脸，满身欲火如焚，口中枯渴难当，想青果泡汤解渴。随将几个钱，叫小燕去买顶大的青果，立刻要泡汤吃，小燕应了一声，就开了园门出去，见没有青果，望前直走了去。走到半塘桥，只见河下一只大酒船内做戏，小燕一看，竟看痴了，爱珠等了一会，不见小燕来，就拿了快史一本，睡在床上看，看一回难过一会，不觉沉沉睡去。

且说六年前杭州府同知利图，到任一味贪赃，结交上司，遇着上司，又同病相怜，非但不坏他，反将他举了卓异。奉旨升了江南扬州府知府，满心欢喜。此时儿子已十七岁，刁氏公然做正夫人，带了一同上任。至苏州阊门住船，一来参见抚院，二来到布政司领凭。谁知尚未到，抚房司房晓得他是个贪官，都要想他，故意迟延，说尚要耽搁一月，利图无可奈何，明知房中要想他，只得设席在半塘桥。酒船上做戏，请抚院上房并司房，与他讲盘。一面就去拜苏州府县官，并有相与的乡绅，那些官府、乡绅，免不得来回拜，也有请酒的，十分热闹。惟有公子在船无事，在苏州四处游玩，怎奈他在杭州五六年，名山胜景，也不知看过多少，苏州虽有好处，怎及得杭州十分之一！游了三四日，不见有甚好，也不去游名山胜景了。只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厮，向僻静巷内闲闯，希图闯着私窠小娘家耍耍。

那日见父亲在半塘酒船上，做戏请人，他便带了小厮，上岸闲走。忽走到一座花园门首，见园门半开，走进一看，远远望见一池荷花，便叫小厮在外等候，自己独走进去。来到池边，看了一会荷花，正要走出，只见一座荷亭，甚是精致，走上一看，只见左边一间书房，图书满室，文琴高挂。台上一座金炉，香烟未断，心中一想，道：『必主人书室，无人在内，不便进去。』又一想，道：『书室如此精致，主人必是妙人，我就进去一看，何妨？』

即使主人撞见，见我如此打扮，再拼得与他说明履历，怕他还敢把我当贼么？』定了主意，又复转身走进，先四下一看，果然精致异常。见书案上几本《浓情快史》，想道：『主人看这样书，自然是个风流人了。』回头一看，见左边还有小小圈门两扇，莫非主人在内？索性进去一看，遇见主人也好。

你道此处在哪里，原来就是爱珠的卧室，门内就是床，小姐正睡着在床上。园门是小燕出去未关，小姐哪里知道？被利公子闯了进来，也是邪缘凑合。公子不知，跨进房门，见床上有人睡着，还道是主人，走到床前一看，见是个绝色女子，吓得往外就走，走到园门一想，道：『天下哪有这样绝色女子？我也算一个好色的都头！女人见过千千万万，美貌的也多，何曾见这般绝色！今日无意中撞见，莫非有缘？园内又不见有人，不可当面错过。想女子睡的所在，料无男人进来，即使叫喊起来，跑了出来就是。』随走出园门，叫小厮先下船：『我还要看看荷花下来。』那小厮正想要去看戏，听说一声飞跑去了。公子重进园中，把园门关上，来到荷亭，见一路门虽多，总不通外边的。又走到后边一看，只有一门通着内里，便也轻轻关上门了，想内外门断，人是不能进来的了。饶她叫喊，也无人听见，不怕她了。算计已定，一直竟进房中。正是：

白酒红人面，美色动人心。

不知公子进去，爱珠如何相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

词曰：

喜杀当初立志坚，一时悔却恶姻缘，而倔方得伴郎眠。此日兴随莲并长，他年人共月同圆，千金一刻莫迁延。

右调《浣溪沙》

话说利公子，将内外园门门断，四边门户看明，放心大胆，一直竟进卧房。走到床前一看，见小姐手托香腮，尚是沉沉熟睡，身上穿一领白纱衫，酥胸微露，下边鱼白纱裙，露出大红纱裤，娇艳非常。更有一双纤纤小脚，大红绣鞋，将手一跨，刚刚二寸有零，十分可爱。又见枕边一本快史，反折绣像在外，像上全是春宫。公子一想，道：『原来在此看这样书，定是看动了欲念，昏昏睡去，此女必是风流人流，不要怕她。』随将双手轻轻捧着小姐的脸，嘴对嘴一亲，只见小姐在睡梦中，反把手来一抱，口中叫道：『我的亲哥，爱煞我也。』开眼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小姐看书，动了兴，睡去就梦见一个人来扯着她云雨。公子亲她嘴时，正梦中高兴之时，故不觉双手一抱，口中叫起亲哥来，及至开眼一看，方知是梦。见果有一个美少年在身边，吓得缩手不迭，道：『你是什么人？如何直闯到内房，调戏良家闺女，还不快快出去，我若叫喊起来，叫你了不得。』公子见她梦中如此光景，今又不叫喊，更觉胆大，便道：『小生姓利，家父新升扬州知府，小生相随上任。偶而闲步到此，忽见小姐尊容，不

是嫦娥再世，定然仙子下凡。若竟弃之而去，天下哪有这般不懂情的蠢物。」小姐道：「你既是个黄堂公子，也该稍知礼法，我叫人来拿住，不怕不当贼论。」公子道：「小生得近小姐尊躯，即使立刻置之死地，亦所甘心。况以贼论何妨，也不过是个偷花贼罢了。」一面说，一面又要来抱，小姐道：「天下哪有这样歹人，青天白日，闯入内房行奸，应得何罪！」小燕快来！」公子道：「不瞞小姐说，尊婢并没有在此，内外园门，俱被我闭上了。这园中只有小生与小姐两个。倘蒙小姐怜念，得赐片刻之欢，小生决不有负，若必推阻，小生出去，少不得相思病，也要害死。不如死在小姐跟前，阴司去也好与你做对死夫妻哩！」小姐道：「厌物！说得这般容易！奴家千金之躯，岂肯失身于你，叫我将来如何为人？」公子道：「小生尚未有妻，倘蒙不弃，我即刻就对家父说了，遣媒说合，嫁了小生何如？」小姐道：「既如此，你快快去遣媒来说，奴家原未受聘，定然成就，那时明婚正娶，岂不两全！」公子道：「小生满身欲火如焚，岂能等得婚娶，望小姐可怜，稍效鱼水之欢，以救目前之急，断不敢有负。」小姐道：「这个断断使不得，今日草草苟合，必然难免白头之叹。」公子连忙跪下，道：「老天在上，我利探今蒙小姐先赐成婚，若不娶为妻室，死于刀剑之下。」小姐道：「快些起来，成甚模样。」公子道：「小生跪了下去爬不起，望小姐扶一扶。」小姐道：「我不会扶。」公子道：「我也不会起来。」小姐一笑，只得将纤纤玉手扶他，道：「厌物！还不起来，快快出去。」公子趁势一把抱住，道：「小姐，叫我出去，我如今倒要进去哩。」就将小姐抱到床上，解衣扯裤。

云雨已罢，各自穿衣，恩恩爱爱，依依不舍。小姐道：「奴家千金之躯，一旦失之君家，奴之身即君之身矣。」

可即央媒说合要紧。』公子道：『这个自然，但不知尊翁是何名号？』小姐道：『我父亲名唤林旺，字攀贵，奴家小字爱珠。』公子道：『这也奇！小姐名爱珠，小生乳名爱郎，足见取名之时，就该做你的郎君了。』小姐道：『恐丫头们来，快出去罢。』公子道：『后会无期，还求小姐再赐一乐。』小姐道：『你急急央媒说合，后会不远，何云无期？』公子道：『急急说合，也要十日半月耽搁，叫我如何撇得下。』小姐道：『你晚间可能出来么？』公子道：『我另是一船，只要小厮们睡熟，就好出来，不知小姐可有良法，再赐一会否？』小姐道：『奴家独住在此房中，只一小丫头，睡着人事不知的。在外还有两个大丫头来相伴我，她却住在那边房，只要等她来睡了，我便开门放你进来，五更出去。人不知，鬼不觉，可不好么？只是说亲要紧，我身已被你玷污，再不嫁别人的了。』公子道：『这个何消嘱咐。』两人随各穿好衣服，手拉手送至园门，相别而去。

是夜，小姐打发丫头们睡熟，独自一个到园门守候；公子到船，也急急吃了夜饭，直等船上人都睡静，方轻轻出来。幸有月色，不数步来到园门，见门闭着，又不好敲，只得轻轻咳嗽一声，小姐早已听见，知是情郎来了，便开门接进，仍复问好。公子便将小姐搂搂抱抱，同到房中，小姐已点起两枝红烛，如同白日，急急解带宽衣，直至天色微明方去。至晚又来，如此早去晚来，不觉已经十日。那十夜之中，千般做弄，万种恩情，只不见媒人来说，爱珠忽起疑心。

那夜公子进来，搂搂抱抱看着爱珠，却是怏怏不乐，眼中泪下，公子大惊道：『我与你如此欢娱，每常见你十分欢喜，今日为何忽然不快，请道其故。』爱珠道：『奴家一时错了主意，随顺了你，如今身已被污，悔之无及，

想来惟有一死。』公子一发大惊，道：『小姐，何出此言，小生与你正要做强长久夫妻，何得忽发此不利之语。』小姐道：『你不要再骗死了人，你是个贵介公子，自然想娶一个千金小姐，奴家丑陋村姑，怎做得你贵人的妻子？』公子道：『说哪里话！我与你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小姐何忽起疑？』小姐道：『你的盟誓，全是骗局。谁来信你！你又不是久居此地的，你父亲一领了凭，就要起身了。若果真心，今已十余日，还不见媒人来说，分明一时骗局，起身后便把奴撇在脑后了，还说甚长久夫妻，我仔细思想，只怕连公子都是假的，不知哪里来一个游方光棍，冒称公子，将奴奸骗上手，只图眼下欢娱，哪管他人死活。』公子道：『小姐多疑了，不是我不央媒来说，只因这几日，父亲有事，所以还未道及。』小姐道：『足见你的真心了！婚姻也是大事，怎么有事未曾道及？等你家事完，可不要起身去了。』公子道：『小姐说得不差，小生一心对着小姐，竟忽略忘怀了，明日包管就有人来说，断要娶了一同起身。』小姐道：『这便才是，只怕还是鬼话。』公子道：『小生若有半句虚言，欺了小姐，天诛地灭。』小姐道：『若果如此便罢，不然，我死也决不与你甘休的。』公子道：『小姐请放心，小生若要负心，决不肯立此恶誓的。今已夜深，请睡罢。』

你道因何久不遣媒来说，原来公子一会爱珠之后，回家就在父母面前再三说过。怎奈他父亲利图，是专在势利上做工夫的，见儿子说，便细细访问，知林员外是个臭财主，只有两个女儿，大女才貌双全，是他最所钟爱，已嫁与金家，闻说妆奁还一些没有，况次女貌甚平常，又非所爱，一无可取，所以丢开。

今日公子受了小姐许多言语，一到船上，睡了一睡，起来就到母亲处，又苦苦相求，断要央媒到林家说合，

趁便要娶了同去。刁氏是最爱公子的，即刻又对丈夫说知，利图道：『非是我央人去说，但闻林家虽则财主，是个臭吝不堪的，又是个白衣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好些，又嫁了；小的相貌又平常。我家堂堂知府，怕没有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来做媳妇？痴儿贪她哪一件？』刁氏道：『媳妇只要贤慧，哪在才貌，况儿子中意，我们何必拗他，至于白衣，他既财主，要做官何难？从来说会娶娶对头，不会娶娶门楼，还是央媒说合为是。利图道：『你唤爱郎来，我问他，贪她哪一件？莫要娶过门来，悔之无及。』刁氏果叫人请了公子来，利图道：『痴儿子，你苦苦要我央人到林家说亲，你究竟贪她哪一件？』公子道：『夫妇为人伦之首，要一生相处。娶得不好的，虽是千金小姐，必为终身之累，孩儿闻得林小姐才貌双全，德性又好。若一错过，哪里还有好过她的？』利图道：『你莫非听错了？我也闻得，他大女儿才貌果好，久已嫁与金家，他的二女儿，并无才貌，不要听了虚言，娶到家时，悔之晚矣，至说她德性好，你何从知道？』公子道：『孩儿也不晓得她大女儿、小女儿，只知她名唤爱珠，尚未受聘，才貌是孩儿亲眼见，并无差错。』利图道：『胡说！她是个深闺处子，何从见来？况在他府里边，一发无从看见，你莫非做梦么？』公子自知失言，只得设言强对，道：『孩儿前日偶然闲步，见林家园内荷花大开，进去一看，那荷池上面有书室一间，四壁贴满诗词，都是爱珠名字，台上图书满架，还有荷诗一首，墨迹未干。正在观玩，忽见里边有个绝色女子，同了一个丫鬟走进，见了孩儿，那女子便避了进去，那丫鬟就对着孩儿说：『这是我家爱珠小姐的书室，你是何人？』乱闯进来！』那时孩儿对说：『偶尔看荷，无心到此，不知你家小姐书室，但你家小姐，是个女人，难道晓得读书，要这书室么？』那丫头就说：『难道独有男子会看书？若说我家爱珠小』

姐的才，合郡驰名，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只怕苏州城内，没有这样才子，得配我家小姐哩！」孩儿又问：「难道这样才女，还没有许过人家么？」她说：「我家员外，慎于择婿。岂肯轻易许人？」因此孩儿说是亲眼见的，望爹爹央人去，只求爱珠小姐便了。」那利图终是个禽犊之爱，听了公子一片假话，信以为真，就叫一个门客冯成写一名帖，去拜林旺，求他爱珠小姐，与公子为室。

冯成领命，来到林家。家人接帖投进，员外不知何人，只得出厅接见，分宾主坐下。茶罢冯员外道：「不知尊客到来，有何赐教？」冯成道：「小子冯成，蒙扬州府知府利公收在门下效劳，无事也不敢惊动，只因利公单生一位公子，有才有貌，心上必要择一个才貌双全的小姐为配。怎奈总未有中意的，所以延迟至今，年已十七，尚未受室，目下利公到此领凭，闻得令爱爱珠小姐，才貌俱全，可称匹配，特命小子作伐奉求，不知尊意若何？」员外听说现任知府的公子求他女儿，好不喜欢，道：「利公目下来领凭，不知是何处升转的，公子可同在此？」冯成道：「是杭州府同知，新升的。」员外一想道：「莫不六年前在此请石道全医夫人病的么？」冯成道：「正是。」员外道：「如此说，公子没有尊堂了。」冯成道：「公子原是二夫人所生。如今二夫人已为正室，一家全是她作主哩！」员外闻知大喜，道：「冯兄请少坐，小弟进去与房下商酌奉复。」随即别了冯成，笑嘻嘻走到里边，将冯成来意，细细与院君一说。院君听说是现任知府的公子，求她女儿，更觉欢喜，还恐女儿心上不愿，又到园中私问女儿，哪知原是女儿勾引来的，有甚不从？员外随将个大红全帖，写了爱珠年庚，付冯成取去。利家也不占卜，单到课命处，选了一个毕姻吉日，只隔十日，便连夜买了绸缎花帛，换了金珠首饰，又封礼金百两，先命

冯成去说知，随即送去，又当下聘，又当通信。员外见日子甚近，幸喜妆奁久备，只衣裳还要添些，即刻叫了数十裁缝做起衣服，等花轿到门，就打发女儿上轿先于隔夜，将妆奁送下船去，利公、刁氏见妆奁十分整齐，先已欢喜，厚赏来人。次日，花灯鼓乐，执事旗伞，相迎下船，就在船中拜了天地父母，送入房舱，饮过合卺杯，丫鬟送出，闭上舱门。

要知两人成亲之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

诗曰：

人世穷通迭变更，霎时夺锦便成名；

果能勤举宁终困，只要坚心获大亨。

秋榜方开声誉遍，锦袍才着俗人惊；

试看季子多金日，父母争先遮道迎。

话说林爱珠小姐嫁了利公子，原是先奸后娶，夫妻恩爱是不待言。就是利图、刁氏见妆奁甚厚，媳妇美貌，也甚欢喜。不觉过了三朝，利图文凭已到，随即拜别亲家，开船起身到任不题。

且说金玉送学师后，心中忧闷，癞疮更坏，林家从此绝不往来。幸亏石道全早晚来看，尽心用药医治，又亏无瑕不辞劳苦，不怕肮脏，痛痒则代他抚摩，脓腥则时常煎洗。知他愁闷，百般宽解；见他要吃，极意调和。日无一刻之停，夜无半时着枕，稍有余闲，做些针指，换些柴米，以供食用。倒是公子见了心甚不安，道：「娘子，我身上这般光景，哪能得好？就好些，也料无出息，今朝就死也不足惜。你这娇怯身躯，岂堪受此脓腥血臭？早晚勤劳，倘然弄出病来，叫我如何安稳？」无瑕道：「官人不须多虑，从来做妇人的，随夫贵，随夫贱。你果身子不好，我亦何惜此身。」于是愈加殷勤服侍，绝无半点烦苦，还有时公子心上烦躁伤触了她，也只是含忍，反多方承顺。

不到一年，公子癩病疮渐渐平复，一年之后，满身疮痍尽脱，依旧头面光滑，肌细肤荣，仍然是一个美少年，分明脱皮换骨，再投个人身一般。无瑕喜欢不必说，就是俞德与石道全一家，好不欢喜。道全就买了几味鱼肉之类，沽了一大壶酒送来，与公子起病，公子道：『这也反事了，蒙他替我医好了，不要说没有谢他，连酒也没有请他吃杯，怎么反要他破费。』就与无瑕商议，叫俞德添了几味菜，请道全来致谢。大家欢喜，直吃到一鼓方散，公子也有些醉了，送了石道全起身，关上房门，就一手搭在无瑕肩上，道：『娘子，我这样十死一生的身子，奇形鬼怪的病状，人人见了畏避，若非娘子不怕肮脏，辛勤调理，哪能得有今日？虽蒙娘子不弃，成亲数月，略尽夫妇之情，然彼时龉龊病躯，终不敢恣意相近，今日须要极尽欢娱为妙。』无瑕就将公子手推去，道：『官人说哪里话！你疮虽痊愈，身子尚未强健，保养要紧。若女色相侵，旧病复发，就难好了。从今须要各被而睡，且过一年半载，再讲夫妇之情。』公子道：『娘子差了！我做亲时，这样身子，诚恐有污尊体，不敢相近，尚蒙娘子不弃，稍效鱼水之欢，同衾共枕。今日好了，反要各被而睡，岂不大奇？』无瑕道：『没甚奇处，官人是读书之人，难道不明这种道理？奴既嫁到你家，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须要替你算一个长久之策。公公婆婆只生你一个，彼时死多生少，金学师恐你绝嗣，所以急急要来娶我，我若嫌你肮脏，不与你近身，要娶我何用？故成婚相近，意欲替你度一种子，以延金氏一脉，并非他意。今幸身子已好，我二人年纪尚少，后日夫妻正长，如今极该保养强健，苦志攻书，以图上进，岂可孩子气，不惜身命么？』公子听说，哑口无言，只得听其各睡，又过数月十分强健。无瑕就劝他读书，自己做些针指相陪，有时直至三更方睡，公子每求欢合，无瑕只是不允，直至两次三番，不得

已略略见情而已。若再相强，便正言劝谏，道：『官人读书上进要紧，如何只想这事？你若要想此事快乐，只要功名成就，多娶几个美妾，凭你快活便了。奴家生性粗蠢，只好做你的中馈之妇，风流之事，莫要缠我。』公子道：『娘子何出此言？卑人岂是好色之徒！只因娘子恩深义重，情爱顿生，所以如此。若说富贵娶妾，莫说富贵难期，美色难得，即使贵比王侯，色如西子，卑人若一动情，有忘娘子恩义，真禽兽不如矣。』无瑕道：『倒不必如此，只要你努力功名，替祖父接续了书香一脉，奴家亦与有荣，至于娶妾，你见富贵的人，哪个不娶几个？难道都是忘恩负义么？』公子道：『娶妾休题，今蒙娘子吩咐，自后定当苦志攻书，必不敢再生邪念。直待请得夫人封诰，方报答娘子恩情。』无瑕道：『多谢官人，但愿如此才是。』

此后公子果然勤苦读书，他自幼本是神童，今又苦读，不上一年，学业更进。适遇文宗行文考试，公子报名在县，县取送府，府取送院，不两月，文宗发案，取入苏州府学第一名，作儒士科举，场期已近，要往江宁乡试。奈无盘费，夫妻正在苦难，林员外忽然来到。你道员外为何久不来往，今日忽来？原来向日因公子癞到不堪，只说不久必死，无瑕不过是个丫鬟，一时掩人耳目，权认作女儿代嫁。见学师去后，原就懊悔无瑕都白送去了，哪里还来管他，所以，不但不与往来，还恐这边缠扰。

今闻公子癞已痊愈，又新进了学，不觉大惊，道：『人不可以貌相，我只说这癞子是最无出息的了，不想好了又能进学。当初相面的相无瑕曾说：「她有夫人之分。」现如今做了秀才娘子，将来竟不可料了。幸喜我的女儿原嫁一个贵公子，目下还强似他，只是无瑕那边也不好断绝往来，倘日后他富贵，不怕不是我的女婿。』随

走进与院君说知，院君的势利心肠更不比员外差，一闻此言，即欲掇转面皮，去认女儿女婿。怎奈苏州人嘴口不好，见金公子癩病方痊，读书未久，必然文理欠通，又因文宗是他父亲的同年，都说他进学是情面上来的，要中举就不能够了。此风吹入院君耳内，信以为真，便道：『如此说，虽侥幸进学，来年换了文宗岁考，连秀才还恐难保，幸喜不曾去认他，休得引狗上门。』便拿定主意，原不与他往来，员外却知道他自幼就是神童，今日进学未必全是情面，须要结交在未遇之前，一误不可再误。随瞒了院君，袖了六两银子，来到金家，公子与无瑕相见。员外便满面笑容，道：『我儿贤婿，恭喜！我因家中有事，许久不曾来看你，昨闻你进学，就要到南京去乡试，特备赈仪六金，为贤婿一程之费，望即收纳。』公子道：『小婿病体初安，侥幸进学，尚未登堂拜见，反蒙岳父厚赐，何以克当？』无瑕道：『长者赐不敢辞，官人不须推却，父亲母亲处，自然要去拜见的。』员外因院君晓了讹言，诚恐去说甚，反为不美，便道：『贤婿行色匆匆，到舍不能久停，不如待乡试回来，同你一齐回门罢。』说完，随即别去。

公子见有盘费，就要带俞德往省中乡试，顾念无瑕独自一个在家，无人陪伴，如何是好？无瑕道：『这个不难，着人去接我乳娘到来，相伴同住便了。』公子甚称有理，立刻着俞德去接周氏。周氏正忆念女儿，见俞德来接，立刻叫了一乘小轿，别了丈夫，吩咐了儿子几句，上轿而去。不片刻到了金家，公子见接到了乳娘，放心起身而去。

在路四五日，方到南京，只见举子纷纷齐到，各各寻寓安歇。公子就寻在贡院对河桃叶渡口关帝庙中居

住，以候场期。未几三场已毕，自觉得意功名可望，便在寓中候榜。至九月初一日早晨，只听得和尚开门出去，未几笑欣欣走进，连声高叫道：『金相公，恭喜！恭喜！已经挂榜，相公中第一名解元，报录的即刻就到，快快打点赴鹿鸣宴去。』公子与俞德听了，皆大惊大喜，道：『果是真么？』和尚道：『是小僧特特去查看，第一行就是相公的大名，下注苏州学，附学生民籍，习诗经，一些不差。若看得不清，也不敢来妄报。』公子道：『既得侥幸，只是盘费已完，去吃鹿鸣宴，闻说要多少费用，报录的来，报钱还没有在此打发，这便怎么办？』和尚道：『相公不须过虑，既在小房作寓，就是本庙的施主，赏封报钱，还要见老师，会同年，许多费用，都在贫僧身上，替相公操办料理，待相公回府，带来付还就是。』公子道：『在此吵扰，已感谢不尽，怎还好劳重师父料理？又累师父应用，更觉不当，但一时实无处措办，只得遵命，奉借应用，到家定当即刻加利奉上。』和尚道：『好说！相公且早些请吃饭，报录的一来，就要吃鹿鸣宴去的。』

俞德随即取饭来，与公子吃完，报录的早已乱打进来，请解元老爷写赏单，要花红，立刻请去赴鹿鸣宴，吓得俞德与公子手忙脚乱。幸亏和尚是在行的，代为料理，先打发了报录的，去替他对了些赏封，又代他借了一套衣冠靴带，穿了方去赴鹿鸣宴，然后又参主考，拜房师，会同年，请酒足足忙了半个多月。送座师，房师，起了身，直至九月二十外，方才别了和尚，起身回家。

到得自家门首，只见门儿封锁，绝无一人，又吃了一惊，对俞德道：『怎么门儿锁在此，娘子哪里去了？』俞德道：『莫非林员外接回去了。』解元道：『你且去问一声邻舍看。』俞德果去问隔壁做豆腐的王公，王公一见俞

德，先叫道：『俞叔回来了，恭喜！你家相公又中了，父子解元，真是难得！』俞德道：『便是，请问老哥，我家大门为何锁了？可知我主母何往？』王公道：『俞叔，你难道还不知？前初二日，你家报录的报过之后，林员外一家到此，热闹了两天，第三日晚上，就同了你主母一齐搬到你家当初的大房子里去了。』俞德道：『此屋久已卖与汪朝奉家，开当在内，如何搬进去？』王公道：『这个我倒不知，你到那里，自然晓得。』俞德别了王公，将他所以说回覆解元，解元亦深为奇。

主仆二人随即急急到旧宅一看，忽见门首两枝旗杆，高接青云，红旗绣带，金字分明，走进墙门，见解元匾额，金光灿烂，大门阔阈，油漆如新，更见屏门上，报单贴满，墙壁上，黑白分清。二人心中更加骇异，你道甚缘故？原来林院君听了讹言，心上还道：『金玉虽侥幸进学，中固不能，还恐换了文宗，连秀才都不能保。』所以原不曾去理他，至九月初二，听得外边纷纷报录，她又无亲戚与考，也不在心上。忽见员外在外笑欣欣乱喊，进来道：『院君在哪里？女婿中解元了。』院君听说，只道利公子中了解元，心中大喜，直赶出来道：『哪个来说的，利家有人在外么？』员外道：『哪里是利家女婿，是金家女婿。』院君听了，吓了一跳，道：『这个癞子，前日入学，还说是情面来的，怎么竟会中起解元来？』员外道：『还要说他怎么，我当初原估他决好的，所以把大女儿强许与他。那知女儿命运不济，他家忽然遭这几年厄运，女儿不肯嫁他，倒作成了一个无瑕，如今是稳稳一个夫人了。』院君道：『前日进学时节，我原要去将她当做亲女一般，亲热起来，不怕他们不喜欢认我，谁知又被外边讹言中止，如今他是一个香喷喷的解元了，解元或者不知委曲，还肯相认。无瑕是晓得的，我一向冷淡了，她

未必肯认，奈何？」员外道：「还好，你前日不去理他，我却晓得自幼是神童，他的进学未必全是情面，故私自去送他六两贖仪。他当时就要来拜见我们，我恐你听了讹言，怠慢了他，回他多试后一同回门，有甚不认？」院君大喜，道：「这等还好，只你既知这个缘故，为何不对我说知？多送些与他便好，怎么只送六两，亏你拿得出手？既有这个机会，如今事不宜迟，他家甚穷，报录的报去，莫说报钱没有，就要吃也难，况既中了解元，自然要竖旗杆，钉牌匾，官府往来，这几间小屋也不成局。闻得他家大房子卖在汪家，我们又无儿子，这些家当，少不得是别人的，何不拿数百金，替他赎了屋，再替他竖两枝旗杆。我如今就带了些鱼肉柴米，先到他家将无瑕竟认了嫡嫡亲亲的女儿，女婿回来，怕他不欢喜。」员外道：「院君主意不差，我今就带了些银子到汪家去赎屋，你就叫轿子来快去，我停妥了屋也就来的。还有无瑕身上，衣服也没有，须带两套去换换便好。」院君道：「这个我晓得。你到汪家去了，就到那边，回头接我罢了。」员外取了数百金，着两个家人随了先去。院君也就收拾了一皮箱衣裳裙袄，金珠首饰，风鱼火肉，柴米银两，带了三四个丫鬟仆妇，上轿而去。正是：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

不知院君过去，见了无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

诗曰：

头插宫花接御筵，鳌头独占冠群仙；

幸邀圣眷声名重，能触权威意念坚。

鼎镬愿投难夺志，显荣甘让不垂涎；

他年试看冰山倒，始信清高胜附膻。

话说无瑕自丈夫去后，与母亲同住，做些针指度日。至九月初一晚，灯花连爆，初二早，喜鹊齐鸣。无瑕便对周氏道：『喜鹊连日在此叫，莫非官人中了，今日报来？』言犹未毕，只听得外边许多人进来，周氏急急赶出一问，见果是报录的，说报公子高中第一名解元，母女二人大喜，只苦家中一无所有，不知如何打发？报录的见此光景，心上已冷了一半，便道：『我们还要到别家去报，迟日再来领赏罢。』忙忙的贴上报单，飞也似去了。报录的才出门，只见几个丫鬟妇女，走进说：『小姐，恭喜！院君来了。』无瑕一看，认得都是林家的丫鬟仆妇，便道：『原来是婶婶姐姐们，院君在哪里？』一个仆妇道：『轿已到门进来了。』无瑕同母亲，急急接出。果见院君已进来，一见无瑕便笑嘻嘻的，道：『我儿恭喜，我一向要来看你，因家中有事，不曾来得，今早闻得你丈夫高中解元，特来道喜。』无瑕道：『多谢院君，不知院君到来，有失远接。』院君道：『我儿差了，我和你认过母女，何得不以母女相称，还叫起院君来。』无瑕道：『在官人面前，只得权称父母。今官人不在家，岂敢僭妄？』院君道：

『我的儿，你也太谦了。自后断不可如此。』无瑕道：『既蒙母亲抬举，请母亲上坐，待孩儿拜见。』院君道：『不消拜得，就是常礼罢。』无瑕早已把毡铺下，拜了四拜起来，周氏亦来拜谢，院君与她平见了礼，就要坐下，无瑕道：『母亲在上，无瑕不敢陪坐。』院君便扯着无瑕坐下，道：『又来过谦了，我和你母女之间，哪有不坐的理？』周氏便要烧茶，院君知道，止住道：『不烦费心，我各色带来的。』就叫仆妇丫鬟，把带来的柴米菜蔬拿去收拾，煮饭来吃，又对无瑕道：『我儿今是个解元夫人了，恐有人来看你，我带一皮箱衣裳首饰在此，你可只拣心爱的去穿戴起来。』无瑕道：『孩儿布裙荆钗惯了，诚恐穿了绸缎戴了珍珠，反觉不称。』院君道：『将来凤冠已到头上了，这几件粗衣首饰有甚不称？』就叫丫鬟快拿皮箱过来开了，与小姐更换。无瑕灭不得院君的情，只得拣几件素淡些的穿戴了。仆妇们便拿上饭来三人用过，只见员外兴匆匆也来了。无瑕急急接见，员外道：『我儿，恭喜！』院君就问：『屋停妥了么？』员外道：『停妥了。』又对着无瑕道：『我与你母亲商议，女婿中了，门前要竖旗杆，钉牌匾，官府往来，这边屋小不便，我方将七百金，到汪朝奉处，替你家赎了旧宅子。汪朝奉说你官人问他找价，他曾语言冒犯，今中了解元，正要设法请罪，见我说你家要赎房子，便欢天喜地收了银子，即刻将契付还，连银色戥头都不曾要补，还说定明日就搬出屋，我又到星士家，看了迁移吉日，他说后日戌时大吉，有天富天贵、玉堂金马许多吉星在闪，我待他搬去就要叫人去打扫收拾，旗杆木也买了，家伙床帐、什物，我家都有，这边东西且封锁在此，等解元回来再处。』又将屋契二纸，付与无瑕，道：『这是汪家赎回的屋契找契，你可收了。等官人回来付还。』无瑕道：『怎好要父亲、母亲破费这许多银子，又费心费力，叫孩儿怎生承受？』

院君道：『又来了，自家女儿怎说这样客气话？』又问员外道：『你可曾吃饭么？』员外道：『我方才在汪家扰了点心，又到木行里扰了饭了。我如今要去叫各匠，还要买些作料，今日不来了，你住在此，到后日送女儿进了宅回去罢。』说完去了。院君就叫人回去取了被铺来，住在金家两日，只听得女儿长女儿短，小姐前小姐后，叫得十分热闹，又十分亲热，弄得无瑕倒通身不安。

到后日晚上，员外备了三乘大轿，四乘小轿，与众人坐了，又备了灯笼、火把、火盆、安息香，候到戌时进宅。道全知道，也来送一路，高声火炮，十分热闹，来到大宅，抬进内厅出轿。无瑕看见房屋甚是高大，又收拾得十分洁净，台椅、屏风摆列厅上；未进房中，床帐被褥、橱箱器皿，件件完备，色色皆精，原来员外替大小姐做妆奁，连二小姐的也做停当的，今要奉承无瑕，便一并移来，摆设在内。酒饭亦唤厨子整备停当，员外与石道全外边一席，院君与周氏、无瑕内里一席，家人使女们俱各用过，那晚便一齐住在金家。

报录的闻知，冷心肠重新热起来，急急到新宅来，扯着员外要太爷写赏单。员外亦甚欢喜，连忙叫厨子备酒，戏子做戏，请报人。做了一本《满床笏》，又打发了数十两报钱，亲戚邻里，都来先贺太翁，员外一发快活，俱做戏请酒，足足也忙了半个月，至十八日方回家去。院君又与无瑕两个丫鬟服侍，一个名秋桂，一个名春杏，又赠她三百两碎银，三千大钱，五十担白米，无瑕再三谢，方才别去，到廿五日，正想丈夫该回来了，忽见俞德进来通报，知解元已回，俞德也不及细问缘故，无瑕也不及细说，急急的出厅接见，道：『官人，恭喜！容妾身拜贺。』解元道：『皆出娘子所赐，卑人正要拜谢。』丫鬟铺下红毡，两人对拜已毕，一同进内，见各处焕然一新，什物齐

备，而且十分华美，并有丫头两个相随，心中甚是奇异，因细问无瑕，无瑕便一一将林员外与院君代赎屋，代打发报钱、做戏请酒，并赠什物家伙，床帐、衣服、首饰、银米、酒席，直至十八日忙完方回家去的话说完，解元方知备细，感谢岳翁、岳母。

明日，就同无瑕一齐到林家拜谢。员外、院君接待，就如接现任上司一般。当日就叫厨子做戏相待，次日就同到林家房族亲戚处拜望，炫耀乡里，各家又请酒，员外又备酒，代解元还席，足足又热闹了一月有余。

解元缠扰得甚苦，思想：『在家终无安静，家中可无内顾之忧，出门可免穷途之苦。』随与无瑕商议，拜别亲朋，多带盘费，着俞德相随，早发进京静养，以候会场。择了十一月十六日起身，在路担担搁搁，直至十二月二十日方到京中。因爱清静，就在城外寻一寺院安寓。直到二月初旬，方迁到城中，另寻小寓。候至初八进场，初九早散，题目到手。原来七个题目都是做过的，便从从容容写完七真七草，方到起更时候，厅外边已有交卷的，开门放牌，金玉也交了卷子出场到寓，房主尚未睡，见金玉出场，便来称贺，道：『老爷，出场甚早，定然得意。』金玉道：『题目都是做过的，草草完场而已，有甚得意？』俞德就拿饭来吃了，又烧汤与解元洗了浴，服侍睡了。初十静养一日，十一日又进场，二场一发容易，十二日下午就出来了，十四日又进去，十五日晚上出场。房主已备酒相候，金玉见房主美情，又自觉三场得意，酒落快肠，不觉吃得沉沉大醉，睡了一夜。翌日，仍迁往城外寺中居住，四处游玩，将京师胜景览遍。倏忽过了半月，至三月初一日放榜，报人报到寓所，金玉高高中了第五名会魁。

此番不比乡场，身边盘费尽多，即刻赏了报人，就去赴琼林宴，见座师，拜房师，会同年，忙了半个多月，皇上选了三月十八日，登殿传胪。纷纷举子齐集午门，等候皇上坐朝。金玉同众随班朝见毕，皇上见四边盗贼蜂起，就出了《弭盗策》一道。众进士各各对就呈上，读卷官宣读，鸿胪寺唱名，点第一甲第一名，就是金玉名字。金玉应名上殿，皇上见状元少年美貌，龙颜大喜，赏赐官花、袍帽，御酒三杯，又赐满朝銮驾，游街三日，雁塔题名，红缨白马，同榜眼、探花，一路笙箫鼓乐，前呼后拥，好不兴头。正是：

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

未几状元游街已毕，就有多少长随长班、相随家人投靠，状元见京中有人，便着俞德到家迎接夫人，并请林员外夫妇、石道全一家，一同到京，同享荣华。俞德领命，当即起身回家不题。

且说状元打发俞德起身后，即着长班相随，会同戴榜眼、徐探花，谒见在京各大老，都见状元年少，人人称羨，不觉惊动了当朝阁老，卢丞相号启封，他拨弄朝纲，威权倾主，满朝文武，皆出其门。一见状元少年美貌，皇上宠隆，便留意着，他有一女儿未字，意欲招他为婿，见他履历上是已娶林氏，不觉意兴索然，思量招致他来拜在门下，将来也好做一个帮手。谁料金玉虽然年少，持己端严，方欲锄奸除佞，怎肯附势趋炎？久闻得卢丞相立朝不正，虽暂时显赫，譬若冰山当日，没奈何，只得也同众去参谒，不过虚应个故事。哪知卢相有心要他在门下，待得十分亲热，但见榜眼、探花，俱逢迎谄媚，还恐不当其意，而状元独默默无言，不去亲近他，有问不过唯唯而已。茶罢，即便起身辞出，丞相留他不住，只得留住榜眼、探花二人，待状元去后，便对他二人道：『我看殿

元年少才高，圣上宠眷，只是有些恃才狂妄，老夫身为宰相，掌握朝纲，百官迁降，尽吾作主，试看朝中显要，各省大臣，哪一个不出吾门下么？殿元我意欲帮助他，做一个将来宰辅，怎么今日见我这般冷淡？他道皇上宠任，就看老夫不在眼里，只怕皇上还要听着我的说话哩！」榜眼、探花连连打恭，道：「凉殿元怎敢冷淡太师？或者他年少不谙事，礼节未娴，初登相府之堂，未免惊迟畏避耳！待晚生辈去责备他，唤他来负荆请罪罢。」未几酒饭摆下，吃罢起身辞别，随即来到状元公馆中，状元急忙接进坐定，说道：「卢太师留住二位年兄，不知有何话说？」探花接口道：「太师着实属意年兄，我看年兄方才太觉倨傲，难怪太师不悦，据弟愚见，我辈新进，正要依仗着他，况他有心招致，还说要帮助年兄，做个将来宰辅。故此同戴年兄来约年兄，去负荆请罪，一同拜在他门下何如？」状元道：「年兄差矣！我辈既入仕途，当先自立品行重。岂有初得微名，便图保守富贵，复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昔王孙贾将，媚奥媚灶讽夫子，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弥子瑕把卫乡来歌动，子曰：「有命，进礼退义。」是夫子一生守经大节，我辈读孔圣之书，即当依着孔圣行事。年兄你道卢太师如此显赫，可作终身依靠么？窃恐冰山一倒，反被累及，那时悔之晚矣。」榜眼接口道：「年兄之论极是，弟辈岂不知道？但圣人守经，还须达权。如今威福全是卢太师主掌，倘拂了他意，奇祸立至，我辈望登金榜，不图富贵何为？年兄还是从权，莫要如此执板。」状元道：「富贵愿让年兄辈图去，小弟是拘执不通的，不敢从命。」二人见状元说不动，只得起身回归，到明早往卢相府中谢酒。太师一见，便问道：「二位曾会见金状元否？」二人道：「晚生辈别过太师，就到金状元处，道及太师许多美意，怎奈他执迷不悟，仍然倨傲太师，所言恃才狂妄，一些不

差。』卢相闻言，大怒道：『小畜生！我好意看照他，他反这等不中抬举，且看他保守得这状元否？』吓得二人连连打恭，道：『金玉之罪难逃，还望太师宽洪大度，饶恕了他，晚生辈代为荆请。』卢相道：『要我宽恕也不难，他若知悔，愿来拜在我门下，从前狂悖，我一总不究了，二位可再去开导他。』二人连忙打恭道：『是。』拜别相府，又到状元寓所，备述太师言语，道：『年兄到底还该去修好，莫要祸到临头，悔之无及。』状元闻言，大笑道：『二位年兄，你道小弟是个贪生怕死的么？小弟幼随双亲遇难，此身已置度外，后来又染奇疾，自料必无生理，今日死中得活，侥幸成名，实出望外。卢太师倘必欲置我于死地，譬如当日死于江中，亡于痼疾，还是泯没无闻的，所以小弟独不怕死，若要我去依附他，这个断断不敢奉命。』

二人见他说话斩绝，料难相强，只得辞别，再将状元之言去回复卢相。卢相闻言更怒，即欲算计害他，怎奈他是皇上新点的状元，未曾出仕，又无过犯，急切难于下手，便耐住性子，冷笑一声，道：『且看将来如何？二公请回，不必提起了。』二人拜辞而出，太师终是心中不快，必要设法处他。正是：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要知卢相如何设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

词曰：

草寇欲兴兵，妖道来相引。可惜西安锦绣城，蹂躏真堪悯。

邪术任胡行，守将皆遭殒。看你强横到几时，识者从旁哂。

右调《卜子算》

话说卢太师因状元不肯依附，心中大怒，要设法害他，且按下再表。

且说金彦庵夫妇，被强盗留住在山，训诲铁纯钢。五六年，纯钢已文武精通。师生、母子常常私自商议，报仇以图出头。不想他们厄运未脱，强盗恶贯未盈，不但兵多将广，难于下手。且生了恶念，天又忽然生出一个邪人来助他。

一日，大王与众谋士商议，道：『我如今兵精粮足，此山终非久居之地。我意欲起合山之兵，于就近州县，夺他一两座城池，进可有为，退可有守，渐渐就好共图大事，不知诸将士以为何如？』众将道：『以大王之威，众将之力，似亦可图。但陕西潼关交界之处，朝廷设立兵将把守，亦甚不少，且闻西安一府，良将百余员，战兵十数万，时常操习。我军虽众，尚未精练，还宜稍缓，再图机会为妙。』大王闻言，甚称有理，遂将起兵之念稍缓，不想正在迟疑间，忽见小喽罗来报：『山下有一道者，自称「铁罐仙师」，别号「风火道人」，说从终南山来，要求见大王，有大事相商，不知可容相见否？』大王道：『何来道者要』

见我？有何事相商？且着他进来，看是如何？」

喽罗领命下山，就同了一个道人进来。大王举眼一看，见他头绾双髻，身着衲衣，脚穿大红云履，背负两个葫芦，腰系青锋宝剑，两眼大似铜铃，相貌清奇古怪，飘然若有仙气。大王见了，知他必有来历的，便急急立起，迎下堂来，道：『老师何来？有何赐教？咱家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接，多多恕罪。』

道人道：『大王说哪里话！贫道是太乙真人位下第十代孙，铁罐道人是也。在终南山修道，已百余年，欲得真主辅助，未遇其人。近观星象，见帝星照于此地，一路望气寻来，始知大王乃将来之真主。时候已到，惟恐错过，急急赶来叩见，愿相辅助。』大王闻之惊喜，道：『咱家虽有此心，方才正与众谋士商议，欲暂取一二城池，安顿了兵马，再图大事。据众谋士说，西安有百员上将，十万雄兵时时操习，我兵恐难取胜，故而正在迟疑，忽蒙老师光降，何愁大事不成，但老师说帝星照临本山，只恐咱家未必有此大福。』

道人道：『大王休得自己看轻了。贫道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又善观气色，寻访真主数十余年，岂肯轻易许人？今见大王实是真命帝王，故肯出山辅佐，共成大事，大王何必多疑？明日黄道吉日，就可发兵，包管所向无敌。若云西安兵将，莫说上将百员，雄兵十万，即使千员上将，百万雄兵，只要贫道嘴一开，手一动，管叫都成齏粉。』

大王道：『不知老师有何妙法，可好请教，略道一二否？』

又据老师方才说，在终南山修道已百有余年，我看老师尊容只像二三十岁，未免此言有误。』

道人道：『贫道容颜虽少，今年已一百二十四岁矣，不瞒大王说，终南山修道的，四五百岁者都有，容颜总是一般的。若问贫道法术，此系兵机，不可预先泄漏。大王放心起兵，到临阵，贫道自有妙用，决不有误。众将既虑西安兵马，如

今就先取西安，等贫道略施小术，管叫西安指日可得。』大王大喜，道：『若果如老师所言，真天助我也。咱家今日就筑坛拜为军师，一应兵符令箭交付老师，悉听指挥调度。倘果成功，当与老师平分天下。』道者道：『大王说哪里话，贫道若要想人间富贵，视取天下如反掌耳，不瞒大王说，贫道原系天仙降凡，奉玉帝敕旨，使我下界辅佐真主，成功之日，原归仙班，岂肯恋人世间富贵？且大王亦系金身罗汉转世，当为四十年一统太平天子，子孙相传十有余世，他人岂能分受？』大王大喜，道：『如此说来，咱家是真命天子，老师又是真仙降凡，何虑大事不成？明日既是黄道吉日，就拜师军登坛，发令起兵便了。』一面请道者东厅暂住，一面就吩咐筑台，明日五鼓拜军授师印信，各色停妥，安息一晚。

次早五鼓，点齐兵将喽罗，请军师上台，大王拜了八拜，递上印信，军师拜受。然后，兵将喽罗等一一参见，叩首毕，军师就吩咐擂鼓三通，兵将上坛听点。

一点大将乌合，带领喽罗一百，往西安东方临潼县界口埋伏，倘有追兵到来，可出迎敌，许败不许胜，我自着人接应也。

一点大将巫论，带领喽罗一百，往西安西南埋伏，倘有追兵到来，可出迎敌，许败不许胜，我自着人接应也。

一点大将何庸，带领喽罗一百，往西安西方三原县界口埋伏，倘有追兵到来，可出迎敌，许败不许胜，我自着人接应也。

一点大将毕书，带领喽罗一百，往西安北方高陵县界口埋伏，候追兵到来，可出迎敌，许败不许胜，我自着人接应也。

一点大将卜成功，带领喽罗五百，打西安东门，战至一二十合，即向临潼县界口逃遁，自有伏兵接应也。

一点大将芮风刀，带领喽罗五百，打西安南门，战至一二十合后逃遁，自有伏兵接应也。

一点大将于敌退，带领喽罗五百，打西安西门，战至一二十合，即向三原县界口逃遁，自有伏兵接应也。

一点大将闻声怕，带领喽罗五百，打西安北门，战至一二十合，即向高陵县界口逃遁，自有伏兵接应也。

又吩咐众将放心迎敌，依吾号令，即遇官兵强勇，不须害怕，我当着神兵相助，捉拿官将，使他一人不返。尔等便重复杀转，俱换官兵旗号盔甲，使守城将士急忙中一时莫辨，长驱直入，我再着神兵从空相助，西安一府，一战可得。

再点大将房仁，带领喽罗三百，在西南总路捉拿官兵将佐，一一解到西安发落。

再点六将符义，带领喽罗三百，在东北总路，捉拿官兵将佐，一一解到西安发落。

其余喽罗，将士，俱随大王同合山人马，随我往西安正位，再发兵前进便了。军师分派十队兵马已毕，

便放炮起兵，各各得令而去。

且说西安城中，督抚司道，不计其数。镇守武官有：提督徐俊杰，将军杨光武，总兵王经、陈昭、苏士林、薛世禧，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又有都统黄璋、孙龙、赵显、姚景、胡贵、李文焕等六员，亦俱是智勇兼全，手下各有名将十数员，兵士万余众。因近潼关，恐有外邦相犯，时时训练兵马，真是安如磐石，哪知内地有变。

一日，忽有飞骑来报大炉山强徒起兵，来打西安。督抚闻之，皆大惊，复大笑道：「谅此乌合草寇，杀客劫商，久欲剿灭，因彼不过疥癩之病，不在心上。谁知今日竟来犯我城池，这是他恶贯满盈，自来送死了。何须大兵对敌，只要几个小卒相迎，便可一朝灭尽矣。」军校道：「大老爷，不要小看了他，闻得他将兵马分作十队，鸣金擂鼓，浩浩荡荡，杀奔前来。口出大言说：「不出三日，要取西安」。』督抚道：「胡说，他就数十万兵马杀来，莫说城中粮草充足、兵强将广，就是一个空城，城池如此坚固，一时也难攻打，如何三日取得西安？」言之未已，只见又有一骑来报道：「禀大老爷，贼兵势甚浩大，闻他新得一个妖道，拜为军师，法术高强，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须要预作整备。」总督道：「休得胡说。那妖道若果有如此本事，何不向大处投奔，却来归附这无名小贼？这不过贼兵虚张声势，惑我军心，不必管他。」抚院道：「谅贼兵妖道，虽有小术，我军兵多将广，何足为虑？我军固不可为之惶惑。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这里也不可玩敌，须会齐提督、将军、总兵、都统等各领本营兵马，分守各门，并对敌贼兵便了。」

当即着小校各衙门报了。未几，各将齐集，分派四员总兵，分守四门。提督将军扎营坚守，都统黄璋、孙

龙、赵显、姚景扎营各门，离城十里迎敌，胡贵、李文焕四门巡察救应。一声号炮，各各领兵扎营已毕，只见贼兵果到。孙龙迎住卜成功，黄璋迎住芮风刀，赵显迎住于敌退，姚景迎住闻声怕，各门厮杀，原来贼营难称大将，不过乌合之众，怎敌得都统之勇，莫说军师叫他十数合即退，即便不许他退，他也抵敌不来，也有四五合即退的，也有战至七八合退的。都统见是无能贼将，领兵直追。吓得贼将亡命飞逃，带去喽罗，被官兵杀死者不计其数，贼将卜成功等俱各危急。只听得一声炮响，各路埋伏兵将杀出，乌合迎住孙龙厮杀，巫论迎住黄璋厮杀，何庸迎住赵显厮杀，毕书迎住姚景厮杀，卜成功等方幸脱身未死。怎奈乌合等更是没用，刚刚三四合，望后便退。幸亏房仁、符义上前迎敌接应，谁知官兵里边又来了胡贵、李文焕接住厮杀。十分危急之际，忽听得霹雳一声，现出数万奇形怪状神兵神将，也有三头六臂的；也有青脸獠牙的；也有兽头人身的；也有人头兽体的。从天而下，将官兵团团围住，刀枪齐上，吓得官兵尽皆倒地，自相践踏，尽被贼兵杀害。六员都统俱被神兵捆翻，可怜六员上将，五六万雄兵，不曾走脱一人，贼兵将佐未伤一个，此皆道人法术。那时贼将尽皆欢喜，共称军师神术，助我成功，尽依号令，将官兵身上盔甲自己换了，并将官兵旗号掬起，飘飘荡荡，打着得胜鼓，假装官兵得胜回城一般。城中总兵，各门把守，见贼兵几合即退，官兵大胜追去，又有两支接应兵相随追赶，再不想片刻之时，各路兵将俱全军覆没，所以都不放在心上。

未几，听得金鼓声响，各往城楼远远一望，见旗号兵将尽是官军，知是得胜回营，吩咐开城放进。直至城下，方知是假，急令闭门，下城厮杀。怎奈兵将尽未整备，贼兵已陆续进了一半，四处相杀，总兵急欲提兵下城，

只見眼中一暗，昏天黑地，鬼哭神嚎，情知事敗。王经拔刀自刎而亡，陈昭见势急迫，墮城身死，苏士林刚刚下城，不见天东地西，被贼兵杀死。薛世禧急逃出城，被贼兵一箭射伤右臂，已作废人。提督徐俊杰、将军杨光武匆忙无备，俱被活捉去了。那时贼众一齐进城，杀进督抚司道各衙门，各家老小尽皆杀死，大王就将总督衙门做了公署，抚院衙门做了军师府，其余司道府州县衙门，分派众将居住，只见房仁、符义将六员都统解进军师府，吩咐羁紧，劝其归降，一面就请大王在总督大堂，权为宫殿，立号称尊，众将群呼万岁。大王就封道人为正一天仙，护国军师，掌一应兵符令箭，封解氏为皇后，铁纯钢为东宫太子，封金彦庵为翰林院东宫日讲官兼内阁大学士，封乌合、卜成功等俱为护国大将军，吩咐摆酒，大宴功臣，人人大喜。只有解氏与纯钢外边假作欢容，暗暗十分愁苦，想强盗如此横行，又有妖道相助，眼见报仇甚难，还虑他渐渐势大，自己的约法不行，便死无葬身之地，名实皆空。悔不当初，随夫死节。更有金彦庵夫妇，原想与纯钢报仇，还有出头日，今见大王如此势大横行，料无报仇之日，欲寻自尽，不肯授职朝见。幸亏纯钢母子内边劝解周全，说他不是不肯授职，只因京中亲族甚多，乃恐朝廷知道，遗害亲族，将来大事成后，方敢授职。大王原是爱惧解氏的，听得母子之言，也不去责备彦庵了，纯钢又到彦庵处再三相劝，说：『强盗虽横，终是乌合之众，妖道虽有法，亦不过是邪术，决不长久。先生且耐心再看机会，学生此仇必要报的，还仗先生帮扶。』彦庵见劝，也只得忍耐住了不题。

且说大王僭号称帝之后，就与军师商议，颁发伪诏一道，到各府州县，限一月内，各官俱要到西安朝贺，各加三级，仍还原职，量才升用。如限满不来朝贺者，即刻起兵征剿，合县尽皆屠戮。诏一下，各府州县闻知，俱

各大惊，想西安省城之地，城池如此坚固，兵将如此强盛，被他起兵杀去，不三日而官军全军覆没，城池轻轻得去，督抚大臣尽为杀害。何况区区小府州县，怎能抵敌？于是投降朝贺者十有六七，挂冠逃避者十有三二，陕西一省不动刀兵尽为贼有渐渐传到别省各处，督抚提镇纷纷告急，疏草雪片到京。正是：

恶贯未盈君莫羨，来迟来早不差分。

要知各省奏章上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

词曰：

叔奸报怨机缘凑，文臣奉旨征强寇。堪叹一书生，如何会用兵。更兼遇邪术，安望成功日。亏得着仙衣，妖邪不得施。

右调《菩萨蛮》

话说各省告急，疏章来到兵部。兵部奏闻圣上，圣上大惊，急召各大臣议奏。旨意传至卢太师处，太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可恨金状元这小畜生，恃才倨傲，招致他不来，久欲设法处他。我如今乘此机会，在圣上面前只说他有文武全才，着他领兵征剿大炉山萧化龙，我想西安多少上将雄兵，尚且敌他不过，被他一阵杀尽，金玉一白面书生，岂能对敌？只消圣上一准，不怕他不死于贼人之手。』

算计已定，便连夜写成奏章，特荐状元为征西大元帅，领兵征剿叛寇，断能奏功。皇上批准，立刻发出旨意，卢相又想：『萧化龙势甚猖獗，又兼军师法术高强，今命状元征剿，虽报了一己私仇，但他的声势，必然更盛，恐成大事，不可不预先交结他。』遂差一细作写书一封，说：『征西大元帅是新科文状元，不过一白面书生，一些武艺不知，是我有意骗皇上所差，不难扑灭。倘得杀到京城，愿为内应，伏望收用』等语。写完封好，先打发细作先行，不题。

且说状元着俞德到家，迎接夫人等进京。家中久已报过，先报会魁时，林员外夫妇闻知，立刻赶来道喜，奉

承无瑕，比报解元时更甚。报钱不但不要无瑕费心，并不要报人开口，都是他料理，见报人声声『太爷』不绝口，他听得满身酥麻，打发更加从厚，还有亲戚人家的仆妇，邻舍人家的妇女，更有三姑六婆，都到夫人处磕头道喜。见了院君，也都称『太太恭喜』，跪下磕头，弄得院君骨头没有四两重，一色赏封，包头、鞋面、手巾，都是她带来替夫人打发，外边人来庆贺，也都是员外周知。正忙乱未完，忽又鼓乐放炮，鸣金掌号，来报状元。报单是黄缎泥金的，报人也不比报举人、进士，一连就是十报，门前贴了十报已捷。员外家中虽未报过举人、进士，还看见人家报过，至于报状元，却从不曾见过。见报人又多问太爷要押录、要花红，员外竟没了主意，口中连连答应，总觉银子晦气，足足费去数百金，方才妥当，心上十分快活，又十分懊悔，私对院君说：『可惜一个状元夫人明明是大女儿的，如今竟让与无瑕了。』院君道：『她原不好当初就说：「将来中了状元，也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哪知这句话，倒做了无瑕的讖语，如今果然把一个状元夫人让她了。』

二人正在私议，只听得外边送进两个揭帖，说是府县官请夫人撒谷，明早备鼓乐执事来奉迎，今日先来说知员外，又对院君道：『夫人撒谷，必在我家门首过，拼得备些酒饭，执事人与他些赏封，迎到家中稍歇，岂不更觉光彩？』院君也道：『甚好！』随与夫人说知，先回家候迎。

次早果有许多状元的职事、鼓乐炮手、轿马先后拥到门伺候，又有许多媒婆捧了凤冠霞帔到来，说是府县官送来的，先磕了头，然后替夫人穿戴请出上轿。媒婆等也上了小轿跟随，放了三个大炮，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去了。

道全夫妇送出墙门走进，道全道：『看这女儿不出，果有这般大福。相面之言，竟应了。』周氏道：『她自幼就另是一个性子，见你在监，定要卖身救你，见我不肯，就要寻死，我说：「丫鬟贱役。」她偏说：「只要命好，丫鬟原有做夫人的。」后来林家要她代嫁，你说金公子许多不好，我也不肯，偏是她又说：「病有好的日子，读书人鱼龙变化，只要看我的命。」还要与小姐断定说：「富贵了，不要说夺她的婚姻。」我彼时还道，这话是多虑的，哪知竟像先知一般。还有大小姐又说得好：「就中了状元，也情愿让你做状元夫人。」哪知这话都说着了，可不奇么？』

不说二人欢喜私议，且说夫人撒谷，林家留酒，至晚方回，过了一会，俞德到家迎接，心中大喜，就着俞德到林家说知，请他一同上京。员外因家中有事，未能同行，石道全一家，原住在金家，便带了儿子，一同夫人进京，状元接着，好不欢喜！见道全一家送来，亦慰谢一番，知员外未到，说：『迟日再着人相接。』

时光易逝，不觉过了一年。一日，夫妇正闲谈，忽见朝报送来，见内阁卢相一本特荐将才事云：『文状元金玉，有文武全才，陕西萧化龙造反，若差金玉征剿，必能剿灭。圣旨准奏，封金玉为征西大元帅，即日起兵。』状元一看，大惊道：『祸事到了！』无瑕道：『何事？』状元道：『我初中时，卢丞相要我拜他门下，我因他是弄权奸相，决意不从，反在榜眼、探花面前，伤触了他几句，他怀恨在心，今见萧贼肆横，各省告急，他不为朝廷选将兴师，单要报一己之怨，竟诬奏皇上说我有文武全才。命我出征剿贼。我想别个贼犹可，闻得萧贼兵精粮足，还有军师妖法利害，陕西多少大将，尽为所杀，城池坚固，唾手而得。况我一白面书生，怎能对敌？』夫人道：

『这也不难，只消上一本说：「未谙武事，请别选良将，不敢有误朝廷。」你是个文官，朝廷决不好怪你。』状元道：『夫人不知，我既立身于朝，此身便是朝廷之身，圣上有命，岂敢推辞！况卢贼奸计百出，圣上又十分信任。见我辞脱，必然另生他计害我，一发速取其祸了。』夫人道：『既如此，那时来招致你做门生，也是一片好意，就该顺从，怎反去伤触他？』状元道：『夫人差矣！士人立身，礼义为重。我若阿附权奸，便是进不以礼了。况将来权奸败露，阿附者必然波及，还要得一个千古臭名，怎好去阿附他？如今虽为所害，死也死得无愧。事已如此，不必再言，可为我急急收拾行李，待圣旨一到，即刻就要起身。』从来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你如今现有身孕，将要达月，可保养身子，作速回家，倘幸生男，可雇一乳母领好，接续金氏一脉。我此去大约凶多吉少，倘邀天之幸，使贼人自败，得以生还，也不可。总之，你不须忆念着我。」夫人闻言，不觉泪下，见是出兵吉日，不敢放声痛哭，惟有将言宽慰而已。

正说间，只见俞德进来，道：『老奴几乎忘了，昔年在沙滩，仙师赠老奴黄布衣一件，救活老奴，曾对老奴说：「此衣有万法教主玉印在上，受热的穿上便冷，受寒的穿上便热。」倘遇急难时，穿上，刀箭不能伤，邪魅不能犯，将来正有用处，不要轻弃，老奴所以紧紧藏着。今老奴出征，且闻贼道妖术利害，正用着此衣之时了，老奴带去，临时穿在身上，或者可以破他妖术，也不可。』状元道：『如此甚妙，可为我收拾在随身行囊里边。』又见丑儿进来，道：『老奴为义忘身，为国忘家，自古忠臣义士，无有过于老奴的了。小子颇有膂力，愿随老奴出征剿贼，不知老奴可肯信用否？』状元道：『行军正在用人之际，有甚不好？只你不知可曾习过武艺否？』丑儿

道：『不瞞老爷说，十八般武艺，样样习过，般般练熟，听老爷拨用便了。』状元大喜，道：『既如此，甚妙！我今日就下校场考选兵将，看你武艺果好，就点作先锋便了。只不知你父母心上如何？』

道全闻之，尚在迟疑未答。只见周氏欣喜对答道：『孩儿蒙状元收用，极好的了，有甚不肯。我想孩儿此去，倒定然成功的。』道全道：『何以见得？』周氏道：『你难道忘了？那年李铁嘴曾相孩儿有一二品前程，当在枪头上得来，十年后便见。如今齐头十年了，今随状元出征，岂不应在此举么？』道全道：『果然，果然，我倒忘了。如此，状元放心前去，一定成功的。李铁嘴说的话果是灵验，他说我孩儿有一二品功名，虽未应验，他原说十年后方见，说我女儿当为极品夫人，如今已半应了。此去定然全应哩！』状元闻言，大惊道：『我一向不知你有女儿，今嫁何处？』道全说得高兴，一时竟忘怀了，见状元问起，只得勉强支吾，道：『状元行色匆匆，慢慢地说知。』

状元因出军紧急，却也无暇细问，且圣旨已到，兵将伺候。状元随即带了丑儿，到校场祭旗点将，考选武艺，果算丑儿第一，就点作先锋，连夜起兵前去，所过地方，秋毫无犯。不觉已到潼关界口，吩咐扎营，摆开阵势，着小校打探贼情，然后出战。且说大王与军师商议，正要杀人潼关，直取河南府。忽见喽罗来报，道：『朝廷差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兵马杀来，扎营潼关，特来报知。』大王道：『你可曾探得元帅何名？有甚本事？先锋何人？』喽罗道：『细情尚未探实。』大王道：『既然如此，再去打探。』喽罗领命方去，又见两个喽罗绑进一人，上前禀道：『小的是夜巡兵，昨晚拿得一个奸细，口称是北京卢丞相差来，要求见大王的，小的不敢自专，解来

请大王与军师发落。』大王将那人一看，问道：『你这狗头，明明是个奸细，如何口称卢丞相所差，要见孤家？』且问你，卢丞相是谁？要见孤家何事？快快说来！倘有一字支吾，着刀斧手伺候。』那人吓得半晌不敢开口，慢慢定了性，方说道：『小的实是卢丞相所差，我丞相是当朝首辅，久仰大王威名，如雷贯耳，欲思拜谒，怎奈机会未便，又恐大王不肯信用，前见各省奏章，请旨发兵，丞相便乘机保举一个文状元，假说他有文武全才，着他领兵前来，实是一个白面书生，一无所能。但做人狡猾，仍恐投降大王，听信将来必生异心，特修书道达。倘大王起兵到京，丞相愿为内应。』一面将书呈上，大王与军师一看，大喜道：『此诚天助我也。』将来人打发酒饭，一面就传太子出来，吩咐他劝降向日西安所获诸将，并领兵保守城中。『孤与军师，即刻起兵，打破潼关，杀了那书呆再起大兵便了。』

纯纲道：『闻朝中差来征西大元帅，想亦是个武官，如何是个书呆？』大王道：『我儿不知其中缘故，有书一封在此，你一看便知。』将书付与纯纲，即同军师领兵去了。

不两日，来到潼关。果见官军已摆成阵势相候，两边射住阵脚。只见官兵中丑儿杀出，贼兵中乌合敌住，战不数合，乌合抵挡不住。巫论上前接住，又数合，败下。卜成功出马，更更无用，被丑儿一枪搠死。芮风刀赶上迎敌，又被搠死，于敌退、闻声怕两将齐上，怎奈丑儿武艺高强，两个也不是他对手，被他左一枪，右一枪，两个齐齐落马，被官兵活捉去了。军师见势不好，急差何庸、毕书、房仁、符义一齐杀出。状元见贼将齐出，恐丑儿一人难于招架，又着三员副将出关接应。两边斗至十数合，贼将又将要败。只见军师口中念念有词，忽天上

降下许多天兵天将，官军尽皆捆倒，被贼将活捉过来。军师急令斩首，大王道：『我看他先锋武艺甚好，且要紧，要他归降，我军益强矣。况我家有两员大将被他捉去，我若杀他先锋，彼必杀我大将，且待捉了那书呆，一同杀也不迟。』军师道：『既如此，可将囚车囚了，解到西安与太子收管，待贫道再施小术，拿那书呆便了。』一面将丑儿解回西安，一面又着兵将攻打潼关。

且说状元见丑儿被获，一发惊慌，不敢再与抵敌。军师见他不出，知他是个没用的官儿，便又念念有词，忽天上降下无数天兵天将，杀上关去，料来决胜。谁知状元身上穿了仙衣，见鬼兵杀进，正在危急，忽有一尊小小圣像，从状元顶上现出，鬼兵见了，纷纷跌下，尽成草豆。军师见此法不灵，背上取下两个葫芦，口中一念，只听得呼呼大风，飞沙走石，又见火龙火马，火鸦火箭，都向关上烧去。满想此法万无不灵，不怕那书呆不死于风火。哪知看看近关风火，忽然反望本阵吹来，贼兵烧死无数，吓得军师急急收法，大王已经跌倒在地，连忙扶起，面上已烧得漆黑，胡须烧去一半，对军师道：『方才军师法术亦甚厉害，如何一近到关，神兵忽然不见，风火反向我军吹来，莫非他也有神术？』军师心上也慌张，只得勉强支吾，道：『他就有术，怎敌得我的正法，想他命还未该就绝，大王但请放心，总在贫道身上，数日内包管成功便了。』大王道：『全仗军师神力，只是方才孤家受此一惊，心上十分恍惚，奈何？』军师见法不灵，巴不得大王去了，可以掩饰，便道：『大王既心上不快，且先请回宫静养。这边之事，全在贫道身上。』大王大喜，就将一应兵将，尽留军师调度，自己乘了暖轿，先回西安去了。正是：

○

中國歷代

木子書目

卷九七

一五二九八

青龙与白虎同居，吉凶事全然未保。

要知回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

诗曰：

翰院权为帅，功成瞬息间；

兴师不血刃，已唱凯歌还。

又曰：

妖道居然称是仙，霎时身死在筵前；

笑伊不获封侯伯，何若山中自在眠。

话说铁纯钢送大王、军师起身后，然后将大王所付的书一看，见是朝中卢丞相私通卖国的书，方知领兵大将是一个书生，新中文科状元，就是卢丞相保举来要害他性命的，先嗟叹了一回，来到书房一一告知先生。彦庵亦甚伤感，说：『朝中有如此奸贼，大将焉得成功。可惜那状元方才得中，不知怎么得罪了他，必欲置于死地。』闻说强盗、妖道，已经领兵去了，更是惊慌，道：『潼关一失，大事去矣。我辈还有何望？』纯钢道：『事已如此，且再看机会。』一面着人往来打探消息。

五日后，只见探子来报：『官兵先锋，十分强勇。我家兵将尽将被杀败。卜芮二将军，被他搠死，于闻二将军被他挑下马，活捉去了。幸亏军师妙术，方拿得他住。大王见他武艺高强，解来千岁收管，要劝他归降。』纯钢闻之，又不感叹了一会。未几，果见喽罗将囚车解进，纯钢吩咐：『囚在后营，待孤家慢慢劝他归降便了。』

自便随即来与先生商议，说：『先锋既有如此本事，倘然投降，大事一发完了。趁他们不在家，今晚且叫他来一
 试，看是如何？』彦庵道：『此言甚是有理，我正要问他领兵状元是何人？如何触怒奸相？』不一会，天色已晚，
 就着书房紧身服侍的一个心腹小校，到后营将先锋唤到书房。小校对他道：『这是东宫千岁，快跪下。』只见那
 先锋年纪，只好十七八岁。见了纯钢，非惟不跪，反仰天呵呵大笑，道：『东宫千岁，在北京宫中。此地何来东
 宫，擅称千岁么？』小校再要呼喊，纯钢止住，叫他回避，将书房门紧紧关好。方向有光道：『方才小校来说，将
 军十分英雄，大王甚是爱慕，命我相劝，倘肯顺从，当封大将，食禄万钟。不知将军尊意若何？』有光大怒道：
 『我乃朝廷良将，金元帅亲选先锋，量你这无名小贼，岂在区区话下！不过仗此妖道邪术，被你所获，要杀就杀，
 何必金言。』纯钢道：『将军不要错了念头，倘果不从，性命当然难保。』有光道：『既到此地，性命已置度外，说
 他怎么，快快请杀。』纯钢道：『此言果真么？不要刀至项上，方才顺从，就迟了！』有光道：『休得胡说！小看
 了我天朝人物，我元帅是个少年状元。卢丞相要招致他拜在门下，因守着礼义，不肯屈事权奸，情愿身入危地，
 性命尚然不顾，何况区区小将。蒙他提拔之思，今朝就死，已经有负。若再顺你，何颜再见金元帅之面！不要
 说一刀两段，即使刀山在前，油锅在后，若要我顺从，宁可万死，断难从命。』纯钢道：『难得，难得。据将军如此
 说来，竟是一心为国的忠臣了。再要请问那状元，是何处人？因何丞相必要招致他在门下？』有光道：『我元
 帅是江南苏州府吴县人，今年方二十三岁，得中状元。卢丞相见他少年美貌，才学过人，又且皇上十分宠眷，因
 此要招致他做个帮手。哪知我元帅一入仕途，便想除奸去佞，岂肯依附着他？』

言之未已，只见彦庵赶出，道：『请问将军，状元名唤什么？』有光道：『你要问他怎么？』彦庵道：『闻将军说，他是苏州吴县人，姓金却是老夫同乡同姓，所以相问。』有光道：『虽同乡同姓，品行各别，要问他怎么？』彦庵道：『其中有个缘故，必要请教。』有光见问得奇异，便道：『我元帅姓金名玉。』彦庵接口道：『表字可叫云程？』有光道：『正是。你像是认得的么？』彦庵道：『还要请问他夫人可是林氏？是林攀贵的女儿么？』

有光道：『一些不差。他父亲名桂，号彦庵。原是两榜进士，选了陕西浦城县尹，江中遇盗，夫妇双亡。我元帅也是九死一生，逃出来的性命哩！』彦庵闻之，大喜，又忽哭道：『不瞒将军说，老夫便是金彦庵，元帅就是我的孩儿。我彼时遇盗，见老仆俞德，同我孩儿跳下江中，满拟死于江内。原来还活在此，得中状元，实为可喜。只如今领兵到此，强盗如此横行，妖道术法厉害，我儿性命必然难保，岂不可伤。』只见纯钢急急止住，道：『先生请噤声，倘被强盗闻知，我辈性命休矣！今幸将军在此，又系先生乡亲，正好商议报仇之事，以图出头。至于世兄当初大难不死，反中大魁，足见吉人自有天相，或者妖道强徒，自得灭亡，也不可知。当再着人打探，看有机会再处。』

有光见说，竟摸不着头脑，对彦庵道：『先生既是状元之父，如何在此？』又指着纯钢，道：『他是强盗之子，怎么又说报仇？此话一些不明。』彦庵道：『此位并非强盗之子，也是被劫来的。其中有许多缘故。』随将纯钢母子始末根由，并自己强留在此许多缘故，一一说明，又说：『方才相劝归降，正怕将军肯降，我辈之事，一发难为。故特以言相试，幸将军一片忠心，故把真情相告，但不知机会若何？』有光听说，方知就里，便道：『既如

此，且看机会，自当相助。』纯钢道：『今已说明，大家总是一家了。将军且请后营稍息，待有机会再请商议。』便将光送到后营去了，一面又着人向潼关打听。

去未片刻，忽又转来报道：『小的方走出城，军中已有人回来说：「昨日捉他先锋之后，彼军竟无人出战，军师行法降下许多天神天将，望关上杀去，满拟决胜。谁知天将到关，忽化为草豆，纷纷落下。军师情急，又将两个葫芦念动真言，更觉厉害。忽然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又有许多火兵火将、火龙火马、火鸦火箭，都向关上吹去。哪知到关风火，忽然回转向本阵吹来，吓得军师急急收法，本军将士已烧坏无数，连大王也惊倒在地，心中着实不快，将兵马尽托军师掌管，乘了暖轿，即刻回宫静养了。』纯钢见报，外边假做惊慌，急急着人远接，肚内暗暗欢喜，随到书房一一报知先生，说：『机会到了，妖道如此法术，到关随即破败，足见世兄系文曲星，邪术不能相犯。今兵马俱留关前，强盗独自到家，又受惊之后，正好趁此私自杀死。再假传令箭，赐酒与妖道慰劳，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岂不大事成矣！』彦庵大喜，道：『妙！妙！妙！事不宜迟，速与令堂商议，并知会先锋，乘其不意便好。』纯钢急往里边，与母亲说知，解氏也大喜，急叫厨子备酒，候大王到家压惊，酒中私下了迷药。

料理妥当，适大王已回，解氏急急接进，道：『闻大王受惊了，妾身特备水酒一杯，为大王压惊。』大王道：『多谢娘娘美意，只寡人心中不快，不耐烦饮酒，奈何？』解氏道：『以大王如此兵威，军师如此法术得天下如反掌。偶尔小挫，何足为虑，今到家，正该与妾等共寻快乐，何必闷闷不乐？』大王听说，不觉精神顿起，原来解氏虽顺从了他，终于心上不乐，从未与他尽欢，今见她说了『共寻快乐』四字，不觉心中大喜。侍女摆上酒来，解氏杯

杯亲劝，做出许多情态，弄得大王一发昏了。杯到就吃，一吃就干。哪知三杯药酒入肚，人事不省，四肢如瘫，急急扶到床上睡倒。那时纯钢已同有光藏在房中，见大王睡倒床上，纯钢终于手软，亏有光走上，道：『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言未毕，而刀已下。只见盗贼在睡梦中，将两脚跳了几跳，早已见阎君去了。有光割下首级，就将帐子下了，走出把房门闭上，外边绝无人知道。

天明，纯钢就手拿令箭出来，先到后营，假意劝降向日所擒诸将，谁知诸将已有有光私自说知，齐齐假称愿降，就各付军器，命有光一同前去助阵。又将令箭一支说：『大王有令说，军师与众将，在潼关劳苦，特命我带了羊酒，到军前去慰劳军将，城中之事，大王亲自起来把守。诸将可都随我到关前去。』众兵将见说犒劳，谁不向前？纯钢就抬了几百坛好酒，一同出城，来到潼关，对军师等宣说了来意，又验过令箭。军师大喜，原来这数日，军师竭力行法，怎奈法总不灵，心中闷闷。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纯钢带来许多美酒，慰劳众兵将，心中欢喜，说：『凉关中兵微将弱，决不敢出战我的神术，潼关指日可破，既蒙大王赐宴，可即传令诸将收兵。且快饮一番。倘关中见我收军，乘机杀出，我等正好一鼓而胜矣。』纯钢道：『他那里领兵大将，不过一白面书生，其余将佐，更是无名小卒。我军虽退，谅他也决不敢杀出，军师请自宽心。孤家出来时，父王又再三吩咐：『必须代我亲敬军师三杯，大家尽欢而止。』命军士取大杯来，先敬军师三杯，然后坐席，说：『大王又吩咐各将士，俱要各奉三杯，但将士甚多，孤家不能一一亲奉，可各付大杯一双，待我敬军师时，诸将士随班，各奉三杯，以遵大王之命。』

诸将尽各欢喜，见纯钢敬军师一杯，他们也各饮一杯、二杯、三杯，俱一般饮完，便请军师入席，诸将就坐。谁知刚刚坐定，酒尚未饮，只见军师与诸将，尽皆醉倒，昏迷不醒。外边一声炮响，四边金鼓齐鸣，众军只道关内杀出，正在惊慌，外面已有许多兵将杀人。纯钢先动手拔出宝剑，将军师一刀分为两段，死在桌边。兵将就醉倒，诸将纷纷砍杀，犹如切菜一般，吓得众军士尽皆跪倒求饶。纯钢就吩咐道：『尔等不必惊慌，强盗与妖道肆逆横行，今已诛尽。汝等原系朝廷子民，只要随我归顺天朝，自有好处，决不杀害。』众军士齐声道：『我等原系不得已落草的，今小大王既欲归顺天朝，小的们怎敢不同归顺。』纯钢道：『我原系天朝西安府知府铁太爷的公子，被捉上山，强为父子，久欲报仇，怎奈无机会。今幸强盗失败，得以归顺天朝，重见故土。汝等何得以小大王称之？』军士道：『如此说，以后称铁大爷便了。』

安抚将士已毕，就要有光先到关上，报知元帅，以便入关相见。有光听说，随即上马，先到关前去了。你道军师诸将，刚吃得三杯酒，如何尽皆醉倒？原来纯钢带来的酒，都下了迷药，与有光诸将等订定，先假传大王之令，将军师等先敬三杯药酒，迷翻后，放炮为号，有光等杀人，尽皆杀死。你想军师虽足智多谋，却原是酒色之徒，见美酒赏劳，又有大王令箭，太子亲来有甚疑惑？故中了纯钢之计，正是：君子尚可欺以方，何况无知妖道与贼将怎不入其局中？

且说关中，状元自领兵以来，自知一无本事，料来决难取胜，惟拼一命以报朝廷。起初幸有先锋，武艺高强，略略可恃，后见先锋被捉，妖法厉害，万无生理。往外一看，见妖道又行法术，忽见天上降下无数天神天将，

奇形鬼怪，直杀上来，决然难敌，后见到关，忽化草常豆落下，心中稍定。忽又闻大风顿起，天日无光，更有火神、火将、火龙、火马，直烧到关。此番更在危急，近关忽又翻去，不知何故？哪知全亏身上着了仙衣，邪术一见便解，但思妖法虽未受害，终难取胜。那日，正在忧闷，忽见彼军尽退，又不知何故？未几，探子来报，先锋单骑到关，要见元帅。状元闻知大惊，道：『他被捉去，怎得回来？莫非投降贼人，来做说客么？不可放进，待我关上看来。』

随即上关，一看果见有光单骑到来，后面并无追兵，决非逃回，断是可疑，可惜我误用了人了，便问道：『汝为先锋，不能取胜，被贼所擒，急宜一死，以报朝廷，犹不失为忠义，汝今好好回来，莫非怕死归降，来做说客么？』有光道：『元帅多疑了，谅小将也是一条汉子，急欲杀贼成功，以报朝廷与元帅任用之恩，只因妖术被擒，原拼一死，岂有投降贼人之理？幸而朝廷宏福齐天，元帅忠心贯日，强徒妖道，尽皆剿灭。故此，小将来请元帅，急进西安恢复旧业，抚将安民，然后奏凯。』状元道：『休得胡说，欺瞒本帅！本帅这边又未出兵，谅汝一被擒之将，何能剿灭贼将，不过骗本帅出关，便图进取，本帅岂是三岁孩童，听你欺骗么？』有光道：『小将受元帅知遇之恩，怎敢欺骗元帅。谅小将一人，岂能剿灭，实有许多辅助之人，元帅还有大喜，请放小将进关，细细禀知。』元帅道：『本帅有甚大喜，还有谁辅助？且叫开关，放他一个进来。』有光进关，一一禀上。正是：

绝处逢生，他乡遇故。

要知元帅父子相逢，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

诗曰：

满拟相逢在九泉，谁知骨肉庆重圆；

更兼灭寇功成日，侯爵荣封衣锦旋。

又曰：

方苦征西命，谁知是福基；

成功在旦夕，又喜产麟儿。

话说金元帅疑心有光归顺贼人，来做说客，细细盘问。有光进关来，方将金彦庵夫妇被获、上山遇纯钢、母子先前被劫、忍辱相从、留作西宾、共图报仇，并前日强盗掠回、骗醉杀死，并假令慰劳军师、赏劳兵将、药酒迷翻、一齐杀死，一一报知。元帅听说大喜道：『杀贼成功，已为大喜。若说我父母，果在一同杀贼，更喜出望外。天地间哪有这般大快之事？只怕还是假话。』有光向外一望，道：『元帅不信，外边铁公子现拿了强盗、妖道首级前来了，请元帅一验便知。』

原来纯钢安顿了众将，拿了两颗首级，前来报功，见元帅在关上，便上前道：『元帅在上，小将铁纯钢，仗元帅天威，石将军大力，强盗已诛，妖道已斩，特将首级呈上。请元帅即往西安，抚将安民，还有尊翁先生，尊堂师母并令妹，都在城中，专等元帅去相会。』元帅见果是强盗、妖道首级，心中大喜，立刻下关相会，深谢救亲之德，

便道：「小弟向年江中遇盜，拋親逃難，滿拟一家死于盜手，方才有光来说，方知二亲及舍妹性命全亏世兄、伯母保全。此恩此德，没世难忘。更兼杀贼成功，忠孝可嘉，容当复命保奏，稍表寸心。」纯钢道：「此皆元帅正气所感，妖术不能相犯，贼徒当败，众将合力除凶，小将何功之有？恐先生悬望，请元帅速行为妙。」元帅就命副将把守潼关，自与有光、纯钢，一同起身向西安而去。

且说彦庵自纯钢等去后，还虑妖道利害，不知可否中计，心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又不能着人打听，直至数日后，纯钢先着人来报知，方才大喜。还等不及他到来，亲向城楼远望。只见远远旌旗蔽日，金鼓声喧，一队一队，兵马成群，便见两匹马上，坐着铁、石二将，后边红缨白马上坐一位元帅，年方二十余岁，威风凛凛，貌似莲花，果是儿子模样。心中大喜，急急下城相会，纯钢望见，先自下马，有光也随即下马，报知元帅。元帅听说，吓得下马不及。远远望去，果是父亲，便急走上前拜倒在地，道：「孩儿不孝，久离膝下，适见有光与世兄道及，方知父亲、母亲、妹子，俱各无恙，不胜欣喜，恨不能飞到膝前。今见尊颜，此心稍安。不知母亲、妹子现在何处？孩儿急思一见。」彦庵道：「都在城中，即刻就见。我且问你：那日船上，我见你同俞德跳下江中，料来必无生理，不知如何得救？俞德怎么样了？」

金玉便将江滩遇仙赐衣、赐药相救，并抱病在庙，亏俞德求乞，同回乡投学师，做亲医癩得中，直说到奸相陷害，以致出征，今日相逢方住。彦庵道：「如此说，你吃大苦了！今日杀贼成功，父子重逢，固是纯钢、有光之力，亦上天默佑之功，可称意外之喜，汝可快去安了民，再见母亲、妹子，然后班师复命，还有奸相私书一封，亦

須面奏圣上要緊。」金玉道：「原來這奸賊還私通賊寇，罪不容誅矣！孩兒當即刻飛章奏聞便了。」有光急急止住，道：「元帥不可性急，這奸賊心腹，布于滿朝，皇上又十分信用，若奏章進去，走漏消息，恐難達于圣前。奸賊聞知，必更施奸謀暗算，不但無益，反要受他所害，莫若只當不知，就到朝房遇見，還該謝他舉荐之恩，直至圣上面前，出其不意，將私書奏上。他虽奸謀百出，一時亦難抵賴矣。」

金玉道：「此言甚是有理。」吩咐軍中不許走漏，大家上马進城，見兒童父老，男男女女，尽執香花果酒，迎接道途。元帥一一慰勞，早到总督衙門，進去拜見母親、妹子，并向解氏拜謝。解氏道：「恭喜元帥功成，一門完聚。老身理應拜賀。」金玉道：「此皆賢母子之功，不日還朝，定當表奏，請伯母上坐，容小侄拜謝。」解氏道：「這怎敢當！可憐老身，夫死子孤，大仇未報，不得已忍辱事仇，今朝就死，已為失節之婦，實為可愧，幸賴元帥軍威，一旦剿滅，死可瞑目矣。只求再借賊人之首，望江祭奠丈夫一番，先夫亦必稱快。」金玉道：「夫人虽則失身，全為鐵氏保孤，不失為義，殺賊虽為報仇，實為朝廷除寇，不失為忠義兩全，尚當旌表，有何可愧？既欲賊首祭尊，吩咐速備祭禮，小侄亦當同往一奠。」解氏道：「这个一发不敢當，小兒蒙先生教誨，已得成人。若再蒙元帥提携，先夫在九泉，已經感謝不尽矣。」

次日，母子二人，帶了首級，到江邊祭奠。解氏大哭一場，到焚帛時，忽往江一跳，吓得純鋼急扯不及，虽即救起，已不能活了。純鋼抱住痛哭，尽禮殯葬不題。

且說元帥分派各營兵將，把守西安。自同父母、妹子并鐵、石二將等，班師進京，五鼓入朝復命。到朝房，

见卢太师已先在彼。原来，卢大师自从差去细作之后，满拟金玉万无生还之理。不料后来报到，不但未曾死于贼手，反将贼人杀尽，恢复西安，指日班师，不觉吃了一惊，道：『这小畜生！有甚本事，闻得强盗十分凶猛，军师法术利害，西安多少大将尽被杀害，如何他反得胜？别事犹可，我的私书寄去，倘被知道，如何了得？』欲再设法害他，急切间又无从下手，终日愁闷，兀兀不安。那日忽报元帅已班师到京，明早面圣。他是心虚的人，一夜睡不着，未到五鼓，先到朝房等候，一见金玉进来，便满面笑容，道：『殿元回来了，恭喜！贺喜！如此大寇，尽皆剿灭，一战功成，实为难得。』

金玉道：『此皆赖圣上天子宏福，老太师提拔，晚生侥幸成功。一到京，即欲登门拜见，只因朝命在身，不敢先尽私情，今适相逢，请太师台坐，容晚生叩谢。』太师道：『此皆殿元大才，老夫不过为国荐贤，何谢之有？』金玉必要拜谢，太师亦连忙答礼，太师见金玉这般谦恭，绝非向日骄傲之态，只道真个感谢他，心中暗喜。候圣驾登殿，放心同进朝见。只见状元复命毕，皇上大喜，金墩赐坐、赐茶，十分慰劳旌奖。太师暗想：是他举荐的人，亦觉光彩，还望圣上加恩于己。哪知金玉忽又跪奏《请除奸相事》，皇上一看，不觉大怒，道：『谁知这奸贼私通贼寇，卖国害贤，罪不容诛矣！他的亲笔私书何在？』金玉急将卢太师私书呈上，皇上一看，立刻着殿前校尉，将卢太师拿下，道：『老贼！你官居极品，位上百僚，朕待你也不薄，怎么私通贼寇，几乎把朕的江山，轻轻送去，该当何罪！』卢太师见金玉一团好意，声声致谢，哪料还有此举？及至面奏，方知私书已露，吓得心胆俱碎，怎敢还辩？皇上就赐红罗三尺，立刻着他自裁，家产籍没入官。金玉封镇西侯，西安起造侯府；妻林氏封

一品夫人，三代俱封贈伯爵。金玉又奏知有功將士，并帶俞德一功，又請旨給假祭祖。皇上一一准奏，封石有光、铁纯钢，为镇西侯手下左右大將軍。西安旧將，各复旧职，加三级，遇缺即升。俞德封守备之职，听镇西侯拨用。金玉准给假三月到任，旨意一下，金玉领了镇西侯兵符印信，立刻同父母等，起身回家不题。

且说无瑕，送丈夫起身后，即同爹娘叫船，一路回家。一日，船到扬州，夫人忽然腹痛难忍，吓得周氏惊慌，急叫丈夫来看，道全将女儿脉一看，便道：『我儿恭喜！要分娩了，必然是个男喜。』速叫住船，快唤稳婆。未几，稳婆叫到，又过了一会，方才产下，果是一个公子，大家欢喜，只夫人身子虚弱，产后不就有乳。周氏道：

『你官人出门时，曾对你说：生了儿子，须雇乳母，今到家尚有数日，何不就在此地雇了带回。』道全道：『此言

甚是有理。』因对稳婆道：『妈妈，你此地急切要雇乳母，可有么？』稳婆道：『这个论不得，出来做乳母的，乡间人多，有起来要几十个也有；没有起来，急切哪里去寻？至少也得三天五天，到各媒婆家访问，或者有也不可。』道全道：『我们就要开船的，哪里等得？』稳婆又一想，道：『有倒有一个极好的在此，只怕夫人不要。』夫

人道：『我正要雇，所以问你，既有极好的，怎么倒不要？』稳婆道：『好是果然极好的，奶也有，一说也就成，只有几种不合式，所以说恐夫人不要。』夫人道：『据你说，奶又有的，人又好的，有甚不合式？』稳婆道：『这个女子，不是本处人，是个官宦人家媳妇，他娘家也是苏州人。只因公公犯了事，婆婆丈夫都死了，亏欠了官银，官府发来官卖的。我隔壁沈媒婆，是个官媒，发在她家，半个月了，急切要出脱。岂不一说就成的？我常到沈家，见她乳浆甚多，只相貌生得十分标致，年纪刚好二十多岁，恐老爷回来看见，毛手毛脚起来，夫人可要吃醋，这

一样不合式处；一则雇一个乳娘，至多十四五两银子，还不要全付她。这是官卖抵贖的，丈夫又没有，或要讨她终身服役，或讨她配人生男育女，子子孙孙都是你家奴婢，价钱虽贵，也是值得，夫人要雇乳娘，怎肯出重价？故又不合式。」夫人道：「要多少价钱？」稳婆道：「闻她要卖六十金纹银，还要使费在外。一个小丫头，要二十金，一齐要卖。」夫人道：「若果然好，价钱也不算多。况我原要长久的，省得年满回去了，孩子哭哭啼啼。若说标致更好，孩子吃了她乳，每每要像她。至于虑我家老爷见了不正经，我家老爷决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是个妒妇，有甚吃醋，就烦妈妈去一说，若可以成，就成了她罢。」

稳婆道：「老身是最直的，有话就直说出来，不比这些媒婆的口，夫人莫怪。既夫人要讨，人是包管好的。上去路远，往来烦难，何不太爷带了银子，同老身去一看。若果好，就同沈媒婆当官交了银子，领了官凭，叫乘小轿抬了下车，岂不便宜？」夫人道：「既如此说，就请爹爹去一看。若好，就成了罢。」道全道：「我上去是极易的，只恐眼力不济，看差了，误了你的事。」夫人道：「爹爹说哪里话！父女总是一体的，爹爹看了好，自然是好，有甚误事？」道全道：「如此，就去便了。」

夫人赏了稳婆五钱银子，吃罢午饭，要叫轿来抬了道全去，道全道：「不消，我是走得动的。」夫人就取出纹银八十两一包，外又将碎银十两，付道全带去，恐在外有些费用。道全接了银袋，就同稳婆上岸，转弯抹角，足足走了四五里，方到媒婆家。稳婆请道全坐了，就去取一杯茶奉上，说：「太爷请茶，老身先过去说一声来，请太爷去看。」道全道：「我要紧上船，你快去说了就来。」稳婆道：「我晓得，不消太爷吩咐。」说完，正要出门，只

见稳婆的老公进来，道：『你到哪里去？这位太爷是谁？』稳婆道：『这是征西大元帅夫人的太爷。夫人在船上生了一位公子，要雇一个乳母，又即刻就要开船，我说：「急切哪能凑巧？」想起沈家前日，发来官卖的妇人，乳浆倒甚好，方才说起，夫人就请太爷同我来一看，看中就要讨她。』老儿道：『你又多嘴了。这个妇人并个小丫头，要八十两纹银，连使费要到九十金，夫人不过要雇乳母，怎肯出此重价？你话也不说明，就来多事了。』稳婆望着老公脸上，一啐，道：『你这老儿，真是坐井观天，只晓得说这小家子话，可不先被太爷笑坏了。他是一位大元帅的夫人，整千整万也只平常，希罕这几十两银子，方才的话，我已都细细对夫人说了。她说：只要人好有奶，价钱也不为多。』故请太爷同来的，银子也带在此了。谁要你这痴老儿，虚吃力，假惊慌，埋怨死了人。』

老儿闻言，赔笑道：『何不早对我说，这般来得凑巧，刚刚差人在她家大闹说，已经发来半月，如何没有银子去交，定要带那妇人与媒婆走，吓得那妇人，寻死觅活，我方也劝了一会来，差人还在吵闹，巴不得即刻有人买去。如今去说，再无不成的。』稳婆听了大喜，叫老公陪了道全，自己过去，不一盏茶时，只见稳婆笑嘻嘻的进来，道：『已说了，不但差人、媒婆欢喜，那妇人听说了，与小丫头两个都大喜道：「有出头日了！」又再三扯住我，央求说：「不论什么人家，情愿为奴为婢，小心服役，只求早成。」请太爷就去一看。若好，便即刻交银，抬人下船便了。』道全就与稳婆同去一看。见那妇人，果然生得标致，随即交银停妥。正是：

十年主仆轮流转，命相生成强求。

要知那官卖的妇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谋粮宪漕户遭殃

词曰：

作宦岂容贪，见利须当省。但想婪财饱己囊，万姓磋穷窘。抱恨向谁言，含泪徒思拯。惟望清廉按院来，方得蠲民忿。

右调《卜算子》

话说那沈媒婆家官卖的妇人，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林爱珠小姐。你道爱珠小姐，嫁了利公子，随公公扬州上任，好不兴头，因何落到官卖？

原来，利公本怀贪婪，在杭州数年，地皮刮尽，幸遇上台同病相怜，拼得银钱结交，不但不坏，反升了知府，一发肆无忌惮。当初同知是冷静衙门，虽贪有限，且儿子年纪还小，助纣为虐的，不过一个刁氏。今升为扬州知府，已不比同知了，谁知贪财的人，偏又遇着交财的运。刚刚到任，未及数月，钞关上主事丁忧了，上台因利公是卓异的官，必然多才，就着他署了关差的印。你想贪财的人，走到银子窠里去，如何肯不贪？登时将天秤放大了，杆子做小了，货物到关，报多了还说报少漏税，轻则索诈加添，重则连货籍没。客商无用的，忍气吞声去了；不服的，与他理论，便拿到衙门，严刑拷打，无处伸冤。客商受害，自不必说，更有本衙门的事，日日着人外边各县细访，倘遇着富翁有事在县，不论事情大小，原告被告，并不管县中已审未审，审得是审得不是，就发扇牌下去，劈空提了上来，将就过一过堂，就着人打合要多少银子，如数送进。即使无理的事，他便扭曲作直，

一面情词，审到他大胜，哪管穷人死活！倘富翁吝惜，不肯出手，即使有理到极处，也不管他，不弄到他家破身亡不住。更有各县钱粮，必要按月完清报数，倘不足数就要将花户解府亲比，并每县府中，设柜一张，凡解府钱粮，都要完在府柜，火耗极重，串钱要双倍，一一缴进。

更有刻毒处，粮户完不足数的，或本人远出，即要将亲族代解，有妻子的，便将妻子解来，不论绅衿、士庶、男女，解到就送监，完足释放。不然，三日一比，女人都要责杖，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这还是他一人的恶迹，更有刁氏与儿子、媳妇，人人想做私房，着人外边四处招摇，有事到府，不论贫穷富贵，一千五百也要，一两五钱也要，或送夫人，或送公子，或送大娘。得了银子，或明对利公说，要他如何审，或瞒了利公，私弄手脚，大约有钱必赢，无钱必输。外边人便有『一印四官』之名。怎奈上司也是好财的，见他有得送，眼睛就像瞎的，耳朵就像聋的，就有人告发，一概不准。利公一发放心作恶，公子更加肆无忌惮，不独贪财，更兼贪色，对父亲说，监中男女混杂不便，须另设一女监在衙门内。访得各县有好情事，或牵连妇女在内的，就发牌下去，拘了上来，男的送女混杂不便，女的送在女监。公子便假称察监，私入女监，调戏妇人，那妇人若果是好情没廉耻的，知是太守公子，便顺从调戏，百依百顺，虽真正好情，必在父亲面前说：『访得那妇人千贞万烈，好情是冤枉的。』倘果是冤枉的正经妇人，公子去调戏她，必然不从，定触其怒，他便对父亲说：『访得这起好情是真的，闻得那妇人，最刁最恶，必须严弄拷打方得真情。』利公本是溺爱不明的，更兼刁氏从旁撺掇，只说儿子访闻必确。可怜真的审假，倒还犹可；那假的，必要审真，百般凌辱拷打，那清清白白的妇女，必要陷入奸情，怎肯服气？以至自尽送命。

者，不一而足。公子又盘坐在钞关，遇过往空船，向来不过一看，将就放去；但遇货船他必要一应箱笼打开细查，稍有当上税的，便说漏税，任意吓诈。若有女人在船，更觉噜嗦，不管官宦人家，夫人小姐，定要她上岸，到船中细看。倘女人不肯上来，他便亲自下船，以看舱为名，直闯进内舱，将船中女子看个足意方住。稍有违阻，便道朝廷设关查察，你想是带了私货，不容我查，倒大是皇上么？将此大帽子话压他，虽是官宦家，谁敢拗他？幸而不上半年，新主事到任，关上方得安静。

谁知他财运亨通，关印才交去，适遇盐道升了去。他就谋署了盐道的印，那些盐商，个个遭瘟，没有一个不被他诈到，弄得盐价昂贵，百姓又受其大害。未及半年，新盐道到了，交去印信。不上两个月，忽江苏粮道缺了，他又到督抚处钻刺，署了粮道的印，那番管了下江一省，更觉听其施为。又适遇收漕时候，便逼令各县漕米，每石要漕规二升，早先解上去了，便无话说，不然就有许多苛求责备，又向各县以查察为名，倘有粮户呈告状书的，便将县官状书，任意索诈，满其所欲，但没事儿；不满其欲的，便翻转面来，说粮户阻闹仓场，重则亲提拷讯，轻则发县枷责，那县官与状书，犹如加了一道敕，漕米不满的也满了，斛子不放的也放了。总之，百姓受害，有冤莫诉，有苦无伸。

且说那时早已惊动了个势利翁林员外，一向要到扬州看看女儿，望望亲翁女婿，只因家中事多，又无儿子，脱不得身，所以中止了。后来，闻得亲翁署了本省粮道的印，欣喜无比，逢人卖弄，处处惊张，竟想借势欺压乡民，炫耀邻里，与院君商议要备一副盛礼，先到扬州拜贺。院君又是势利头儿，撺掇丈夫速速该去。员外就

费数十余金，备了一副极盛的礼，连夜叫船赶到扬州，将一名帖同礼物，一齐投进。利公见得亲翁，正要接见，只见媳妇急急赶来止住，道：『公公不可接见，他是一个白衣人，如今又做了公公治下的子民，他只该安分在家，还可藏拙，如何到此？被衙役们知道，是公公的亲家、媳妇的父亲，可不被他辱没杀了。若接见相待，叫媳妇有何颜面？不如将礼物收了，送他四两盘费，打发他回去便了。』利公听说，心中暗喜：『媳妇之言，正合我意。』

原来利公因他是个白衣，原不肯与他结亲，只为儿子要娶，刁氏又再三撺掇，勉强成的，原不要与他往来，今欲接见，不过因媳妇面上，不好意思。今见媳妇一说，喜出望外，便依了她，封四两程仪，着人出来回说：『大老爷署了粮道的印，苏州亦属该管地方，嫌疑之际，不便相见，送程仪一封，请收了。』员外见说，大惊失色，心中想道：『我费了数十金，备了礼来收了，怎么面也不得一见，送我四两程仪，打发我起身，轻薄至此！』欲要发作，怎奈他是本地上司官，只得忍气吞声，对衙役道：『烦你多多拜上大老爷，程仪断不敢领，可代我禀一声，替我拿一只船，贴上一条封皮回去，也体面些。倘大老爷不允，可私自传语我家小姐就是。』衙役见是小姐父亲，小姐又甚是有权，不敢怠慢，便依了员外的说话，到转桶上传进管转桶的，就将此言先禀知小姐，然后去禀老爷，谁知小姐听了，心中大怒，道：『爹爹好不知风色，偏要在衙役面前说是我的父亲，来羞辱我。他要公公拿一只船，与他一条封皮贴上，不是好意，不过要借我的名头，去吓人讲情，断断不可理他。他向来欢喜交结官府的，借我家的势，必然在外招摇生事，所以要封皮船只，不可不预先弄断他一面。』就对转桶上说：『他哪里是我父亲，不过自幼寄名与他的，且是大老爷的子民，送四两程仪与他，也算抬举他了，他不受便罢，船与封皮是没』

有的，叫他快快去罢，休得要讨怠慢，也不必禀知大老爷，程仪留在此，也不必与大老爷说知。』转桶上照爱珠之言传出，门皂转对员外说了，员外道：『该与我家小姐说便好。』门皂道：『若与大老爷说，倒未必如此，待你这些话，都是小姐吩咐的，不曾许禀大老爷，况且小姐说，又不是你养的，不过自幼寄名的，有甚相干，不如好好的回去罢。』员外听了，几乎气得发昏，想：『这门皂与他辩也无用。』忍了气走出，心中大怒，道：『世间有这样女儿，前日金状元寄书回来接家眷，无瑕还再三请我同去共享荣华，谁想嫡亲女儿，反要逐父不认，幸而我还薄有家产，不要靠她。』心中闷闷，只得有兴而来，败兴而去，哪知爱珠小姐，又去劝哄公公说：『我父亲向来欢喜结交官府，讲情说事，今公公做了本省粮道，他必然拿我们的势，去衙门讲情，可不坏了公公的名头，媳妇面上也不好看，须发一扇牌到苏州府，仰吴县将他前后门封锁断了，只留旁边小门出入，再问地方讨了看管，邻里出了甘结，并给示禁止闲人往来，方能绝得这条门路。』利公深以为是，就依她即刻施行。可怜林员外，见亲翁做了本省粮道，正要借他的势恐吓乡民，结交府县，一团高兴，备了盛礼到扬州庆贺，指望十分厚待。谁知反讨了一场怠慢回来，与院君一说，连院君也几乎气死，还叫瞒了，思量掩人耳目。哪知又发下一扇牌，一张告示，将他前后门封锁，反要地方看管，里邻甘结，禁止闲人往来。不但不能恐吓人，别人倒要求查察他，不但不能结交府县官，连向来结交的衙官、学师等，都不敢往来。员外夫妻气得相对大哭，说：『这小贱人，我们当宝贝一般爱他，巴望她好，她没福做状元夫人，嫁了利家，见利家兴头，我们还欢喜。哪知如此一个报答，昔日相面的说她「作事定然刻薄」，我还不信，不想果然刻薄至此。还说她许多下贱，只怕也要准哩。』只得在家闷坐，不敢出头。

你道爱珠小姐，父母如此爱她，她待父亲如此刻薄，天理已经难容！哪知她只奉好了公婆，骗好了丈夫，恶薄还不止于此。她公公又只知奉好了上台，横行更是无穷。官运又偏生甚好，难道果无天理么？殊不知不过恶贯未盈，时辰未到耳。

不数月，新粮道到任，交去印信，仍行府事，扬州百姓，灾运未滿。又过数月，朝廷新点了江南巡按，姓曾名师望；又新选一个扬州府理刑，姓车名静齐，都是金玉同年，铁面冰心，一清如水，彼此敬服的。今又同任一处，静齐欢喜不必言，师望更加欢喜，你道为何？原来曾巡按是杭州人，家中甚穷，田产婢仆全无，只夫妻二人，幸喜中了举人，要盘费进京会试，只得将住房卖了，带了妻子一齐进京。船过钞关，正利公子盘查之时，见师望妻子，不肯上岸，便到他船中，将他妻子看了又看，师望见他看得恶状，便道：『空空的一只小船，一望就知，有内眷在舱，如何闯进舱去，眼光忒忒，怎么模样？』公子道：『放屁！朝廷设立的关，理应查看的，就是官宦家的内眷，也要出来了，凭我看，希罕你这穷措大蠢妇人，就送我利爷，也不要。难道描了她样子么？』师望还要与他对口，船家急急劝住，将船摇过。师望道：『这狗头，如此可恶，我正要骂他一场，你如何阻住了。』船家道：『相公不知，这是扬州府太爷的公子，太爷署了关差，他在关上盘查，人人唤他活太岁，遇见了他，平平静静过了，还要烧利市，如何还去与他角口？』师望道：『据你说，不过一个太守，就署了关差，也只平常，他儿子如何这般肆横？难道没有皇法的么？』船家道：『今日世界，有甚皇法！这个太爷，先做过几年杭州府同知，人也不知害了多少，杭州地皮都刮尽了，不曾见坏，反升了扬州太爷。到任数月，扬州百姓，又没一个不怨声载道的。』

偏偏这样一个好关差，又与他署了印，过往客商，哪一个不骂？上司只要有银子孝敬他，哪个来替百姓伸冤理枉？所以我劝相公忍耐，急急摇了来，倘然争论起来，他人多势大，哪里敌得过？吃了亏何处去伸冤？』师望道：『原来就是这狗官！他在我杭州作恶多年，人人受害。如今又到此地害人，我若有出头之日，断要为民除害，决不与他开交。』

谁知利图恶贯将满，师望到京，果然联捷中了。偏偏点了江南巡按，又正好一个相好同年，选了扬州府理刑，所以心中大喜。自己还要辞朝领敕，耽搁数天。车理刑早已领过了凭，限期紧急，拜别在京同年，并各老，然后辞别按院先出京。曾按院就托他：『一到任，先要将扬州府利图一门恶赖，细细访实开明了，我一到就要访拿的，不要走漏消息便好。』理刑领命，先去到任。正是：

有势莫使尽，常愁狭路逢。

未知车理刑与曾巡按出京，利知府如何结局？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賄上官京師遭騙 拿下吏万姓群欢

词曰：

賄囑清廉无路，银交马扁成空。错认舅爷真姓贾，误投老叟假司农，堪怜撞木钟。

访察有心得实，密拿无计潜踪，满拟黄金能免罪，哪知狭路适相逢，乘机万姓攻。

右调《皮车子》

话说车理刑领了文凭，别了按台，不一月已到扬州公座，看城行香放告毕，就与同僚相见。拜望乡绅，参见上台。公事完了，就细细察访扬州府的过恶。

谁知扬州府的过恶，不消细访的，人人受害，个个称冤，一桩一件，都有确实。车理刑一一记明了，录成一册，候按台到任送进，那利图还睡在鼓里，如何知道？他一闻按院点了曾师望，访得他是个穷官，必然爱钱，早已打发儿子，带了一万几千银子，赶进京中谋为，并吩咐到京，要看机会，或拜门生，或拜干儿，只要妥当，不可惜银钱。公子领命，带了银子，连夜起身来到京中，访知按台尚未出京，甚是欢喜。四处一问，怎奈无门路，日日到他寓所门前窥探。

一日，只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内出来，见公子在门首窥探，便问道：『你是哪个？要寻何人？』公子见问，便道：『这里可是江南巡按曾大老爷寓所么？』那人道：『正是，你要问他怎么？』公子道：『请问曾大老爷何时出京？』那人道：『尚早哩，盘费也没有，还欠了几千两京债，被人缠住不放，我日日替他撮弄，只弄得数百金，

又被人逼去了。如今还要替他去设法。」公子听说，心中暗喜，道：「请问尊驾是他甚人？为何替他这般着急？」那人道：「我是他的妻舅，大人是我嫡亲家姐夫，家姐夫是最多情的，替他设法弄了银子上任，将来一世受用不尽哩！」公子道：「原来是舅爷，晚生有句话要相商可好？屈舅爷到前面茶坊上一坐何如？」那人道：「家姐夫托我设法找银子，立等要紧，哪得功夫，有话迟日相商罢。」公子道：「不多几句话，请略停一刻，要银子也易事，晚生可以代为设法的。」那人道：「既如此，前面礼聚茶室甚是清静，且去坐一坐，有话快些说了，我要紧去。」两人同到茶坊坐定，公子道：「请问舅爷尊姓？」那人道：「小弟姓贾，有甚商量？快请教。」公子道：「有个人要送些银子来，与令姐夫。闻得令姐夫，一个钱也不要，绝无门路可通。」据舅爷又说：「盘费俱无，急于措银。为何又说不要？」那人道：「长兄直是诚实人，想从未到过京中么？」公子道：「晚生实未到过，正要请教。」那人道：「京师耳目之地，朝廷设立多少监察御史，动不动风闻一本，一个新进士点了巡按，那个不虎视眈眈？谁敢要钱？即如家姐夫，一点了此差，江南一省的官，哪个不来打点。若明公正气要钱，几十万也有了，何在这几千。只因外边闭断了门路，送的无处送，要的不敢要，所以甚难。不瞒长兄说，小弟方才说设法找银子，你想京债欠了，正在此讨还，到何处去借？就要去闯闯那些要来打点的，遇见几个有缘的，私自替他停妥一两件。一则可以救了家姐夫之急；二则替那人做得稳当，无人知道。此是小弟直言，长兄切勿外边说破，所关非小。」公子听说，大喜道：「原来如此，晚生正有事要求令姐夫，今日何缘得遇舅爷？万望周全，银子要多少，都在晚生身上。」那人又故作惊疑道：「小弟方才失言，长兄却断不可张扬，请问长兄贵处哪里有何事要求

家姐夫？』公子道：『晚生姓利，家父名图，现任扬州知府，闻令姐夫巡按江南，特命晚生备礼求见，拜在门下，愚父子都要恳求青目。』那人道：『带多少礼物来的。』公子道：『还未备得，带白银万金在此。』那人一惊，道：『既有这些银子，必然有事要家姐夫周全，我今也可不消再应允别人了，但长兄送这些银子，须将事情一一讲明了，等小弟好去说，事情若重大，小弟人微言轻，也不敢私自担当。倘家姐夫到任忘记了，岂不是小弟失信？还要讨长兄疑心小弟拐了你的银子，不曾说得。莫若先等小弟说妥当了，必要再弄一个兴头大老，当面交与家姐夫，便万妥万当了。』公子道：『如此更好了，晚生也并无别事相求，只要拜在门下，将来意欲到京，捐一官做做，要他帮衬帮衬。家父在扬州两年，蒙各上台见家父有才干，委署了几个要缺，家父事事秉公，不顾情面，未免众怨所归，仍恐按台一到，众口烁金，所以先要细细禀明。倘有好升缺，并求提拔，望舅爷先代禀知，得蒙一见，感戴不尽。』那人道：『包在我身上，少停，就在此等回罢。』公子道：『晓得。』两人出了茶馆，正要分别，那人又问道：『家姐夫，长兄向来可曾看见过么？』公子道：『从未见过。』那人道：『既如此，小弟一发不敢斗胆了。你两人从不认得，我一人在内做事，倘不应口，只说我是假话了，家姐夫日日出去吃酒拜客的。他又没有轿出入，总是乘马的，你认他一认，我再领你当面一会便了。』说毕，拱一拱手别去。

公子有心随在后，只见他回到曾巡按门首，已有一个小厮立在门首了，见了那人，便叫道：『舅爷哪里去了？这一回大老爷要出去吃酒，等你回来说话，快请进去。』那人就同了小厮，急急进去了，不一时，又见那小厮手中拿着大红金帖，口中叫道：『马夫在哪里？快备马，大老爷要去吃酒，已出来了。』公子有心，看他帖子名

字，反折在外，正是曾师望名字。未几，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小厮道：『大老爷出来了。』公子一看，见他器宇不凡，却像个贵人模样，上马，小厮相随去了。随即那个舅爷出来，见了公子，一把扯到前所坐的茶坊内坐了，道：『长兄恭喜！事甚凑巧，小弟方才在此与兄讲话，谁知那讨京债的，又来催逼。见没有还他，竟要到都察院告状，弄得家姐夫出京不得，家姐丈情急，叫小厮四处寻我，替他算计银子。进去将长兄之言一说，家姐丈大喜，说：「有了这些银子，数日内就好出京。」方才，就要请长兄相会，一则因寓中耳目众多，恐人知道，彼此不便；二则小弟也不肯，上万银子送他，只小弟一人看见，长兄说：「尊大人为大家怨所归，诚恐众口烁金。」此也虑得不差，倘到任后，果有人言三语四，家姐丈忘了，叫小弟哪里说得他转？可不叫我做事不得当了。况长兄还要他帮衬银子，岂可轻易出手？我方才对他说，必要一个大老居间，方将银子付他，便无翻悔。』公子道：『多承盛情，极妙的了。但此事又不便张扬，急切哪得个大老来居间？』那人道：『兄不要虑，有个绝妙的所在，有个极兴头的大老在那里，只经由了他，要空一个加一，只恐家姐丈不肯，所以难他一难。他情急了，不怕他不走这条门路，长兄放心。』

言之未已，只见随去的小厮，急急赶来，对着那人耳上道：『大老爷说，事情急了就是今晚，请舅爷同了所说的人，带了银子，就到城外脱空庵许大老爷处一会罢。大老爷吃完酒，也不回寓，一脚就到那边来了。』那人道：『我知道了，我同利爷，就到许大老爷处候便了。』小厮出去，那人笑对公子道：『何如？我说他情急，不怕不走这条门路。』公子道：『许大老爷是何人，为何又在庵中？』那人道：『这是家姐夫的老师，做大司农的，近

因有恙，要告假回籍，圣上不从，奉旨在庵养病一月。朝中最得时的，闻说将来要升吏部尚书，他待家姐夫最好，家姐夫有事，也不瞒他，只要送他加一，所以不肯经由他。今情急了，只得去的，你如今可带了银子，我同你先出去，将你的事先细细与许老说知，托他一托，少停，家姐夫来，他便好从中帮衬了你。若还有银子，或在外送些与许老，先拜在他门下，他是个大司农，若果转了吏部，则天下的官，都是他作主，且长兄要进京捐纳，得他帮衬，可不更胜于家姐夫么！』公子大喜，道：『果然甚好，只恐许大人未必肯。』那人道：『有银子送他，我再替你去说，有甚不肯？事不宜迟，快快出去，候他便好。』

公子急急回寓，雇了牲口，着几个家人带了银子，同那人来到脱空庵。走进，甚是清静，里边进去，五间静室，鱼池花草，盆景假山，十分幽雅。只见一个老者，盘座榻床上，三四个小厮，烹茶的、浇花的、焚香的，一个立在旁边，见那人进去，那老者略起一起身，依旧坐下。那人对老者说了一会，只见一个小厮出来，说：『那一位是利爷？大老爷吩咐，请进相见。』公子听见相请，忙忙随了小厮走进，那老者立起身来，那人先接着对公子道：『这是许大老爷，方才利兄说要拜在门下，我已说过，就请相见。』公子就手持揭帖，忙忙跪下。老者就命小厮扶起，收了揭帖，公子又递上礼单，是礼仪千金。那老者笑嘻嘻地道：『老夫病躯，本欲告回养闲，蒙圣上命我，在此静养一月，这一月内一应事情不管。方才贾老来说，贤契要拜在老夫门下，老夫老迈无能，诚恐有负贤契，不敢应允。盛礼更不好受，只因贾老又说尊翁任扬州，要敝门生提拔照拂，我想：他是个江南巡按，贤契要拜他门下，他倒是多情的人，贤乔梓倒可以着实得他的力。只是他做人，清奇古怪的性子，他令舅还拿他不定，

必要老夫在内介绍，老夫对他说，他定然不敢违拗。若不受你盛礼，只说老夫不肯代说，有心作难了，且权领在此。』命小厮将银子收过。公子就铺下红毯，拜了四拜，老者还了半礼，坐下，公子又细细恳求老者，转恳按台，话才讲完，只见先前随按院小厮，拿了一个门生的帖子进来，道：『曾大老爷，要见大老爷。』老者道声：『请进！』那舅爷就扯了公子，到旁边一间屋内，道：『我们且这边略坐一坐，等许大人先说了再出来相见。』公子道：『是。』在门内向外一望，只见按台走进来，见了师生礼，坐在老者旁边，老者与他说了好一会，只听得巡按道：『老师吩咐，自当遵命，利生可在此么？』老者道：『同令舅在内。』按院道：『既在此，就请出来相见。』小厮听说来请，二人同出，公子也与见老者一般，送礼拜见毕，按院收了，命坐。茶罢，开口道：『贤契之事，舍舅已先道达，今又蒙敝老师吩咐，我自然一一留心，到任之后，贤契倘有甚事要见我，可私打关节来，我值堂的叫王恩，现在在此，叫进来贤契一认，有话叫他传进。我着舍舅出来会你。』就叫过一个老家人来，吩咐道：『这利相公，是扬州知府的公子，今拜在我门下，你可认一认，倘有甚话传进，你可急急代传，不许阻挠。』王恩领命，按院又对公子道：『京中耳目众多，你速速起身回去，不可再在此耽搁，到我寓中窥探，倘被人看破，连我也不便。况我明后日，也就出京了。』

公子领命，怎敢有违？遂即拜别二位老师出来，那些小厮与王恩等，齐齐送出讨赏。公子也不敢轻慢，每人送他十二金，王恩加倍在外，又送舅爷四十金。别了回寓，急急收拾行李，连夜起身回扬州，共费去一万二千余金，对父亲说了。利图亦甚欢喜，道：『儿子做事妥当，如今是安如磐石了。』放心做去，更无忌惮，公子因拜

了两个兴头老师，意气扬扬，愈加贪得无厌，放胆横行，谁知都被刑厅访去。

不数日，按院已到，各官迎接。独留刑厅进去，细问利知府之事，刑厅呈上款册，按院一看，大怒道：『这狗官，一门作恶，如此害民，罪不容诛矣！但未有告发，不好拿他一个，出示招告，必要将他一门处死，方能为百姓申冤，将来还要借重年兄严讯，断要尽法重处的。』理刑领命辞出。

且说曾按院在京当面受了利公子一万银子，收在门下，又有老师许大司农，与舅爷再三说得停停当当，连按院自己，也满口应允，又叫他有事传与堂官王恩转达，王恩都叫他认明，真是一团好意。如何刚刚到任，又不曾有人告发，就忽然变了脸，反要去拿他，难道在理刑面前说假话么？谁知其中有多少缘故？哪里有甚许司农、贾舅爷与王恩等？原来是一班京骗子、大光棍，见公子是不在行的，四处访问按院门路，被他们看破了，知按院又是一个新进书生，出入总是步行，不乘轿马，无人认得他的寓所，又京城人家甚多，屋宇甚广，前后通家，四通八达的，所以这班光棍，做成圈套，在城外赁了这个庵，连和尚都瞒了，利公子如何知道，只说受了银子，按院亲许，万妥万当，欢喜到家，哪知曾按院虽穷，是正经人，哪里有此事？正是：

运退金无色，时衰鬼弄人。

要知按院访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快民心姑媳遭殃

诗曰：

造恶终须报，只争早与迟；

居官无恻隐，何赤鲜仁慈。

但想盈囊囊徒思括地皮；

按台拿访日，万姓快心时。

话说按台行香、放告已毕，就发一扇密牌，仰扬州理刑，立拿贪官扬州府知府利图，摘印送监候讯。一面又发一告示报告，利图在衙，如何得知？

那日正坐堂审一桩屈事，是泰兴县一穷秀才，自幼聘定一个妻子，地方上有个土豪，名强虎，看见她标致，定要讨她作妾，因女子父母不从，竟黑夜统众抢去，强逼成亲，幸那女子贞烈，寻死觅活，必不肯从，土豪就将她锁闭深房，着几个丫头仆妇，看守劝从，女子的父母就通知了女婿，大家出状，在县中告了。幸县官清廉，立刻提来审明，将女子断还了秀才，幸未失身也，不择日就做了亲，将土豪家人枷责，事已完了。谁知利公子访知，就着人打合土豪来告府状，那土豪因县中断了，正在气闷，果然告了府状。利图批准亲提，私与土豪讲，要五百金，包管断她作妾。土豪就送三百金，利图允从，公子又在外要一百两，后手又着人去说，老爷是没主见的，全要夫人、大娘帮衬，每人要大珠一串，再无不妥，那土豪已上

了恶马背，果又送了二十粒大珠，原合成五百之数，利图遂即出牌提人，土豪又贿嘱了差房，擒拿燕雀一般，将秀才夫妇，并女子的父母，立刻拿到。惊动了三学秀才，人人不服，来动公呈，被利图扯得粉碎，大骂道：『你们这班秀才，犹如疯狗一般，动不动就是公呈，做秀才的人，强占了人家女子，本府审了，还要通详各宪，你们自己各保前程，不要自来送死。』众秀才道：『且看你怎么审？审得不公，我们就去见按台，必要辩明的。』利图大笑道：『你们要见按台么？我教你一个个都死在按台座下！』吩咐赶出去。那些秀才，终是斯文人，怎经得衙役如狼似虎，赶了出去，就带土豪进审。那土豪前面原捏就一张卖契，备了一个硬，说那女子久已卖他，养作外宅，近来私自结识了这秀才，她父母得银卖奸，职员知道了，领了回去。那秀才不思自悔，反恃着县主情熟，挽通女子父母，倒告职员劫抢，县中一面情词，不问曲直，反将小妾断与奸夫，还将卖契扯去，情实不甘，求太老爷明断。利图就叫唤秀才上来，不问清白，先骂道：『你这没行止的狗头，做了一个秀才，不思闭户读书，专想出入衙门，结交官府，奸淫妇女，谋占为妻，本府已经细细访实，你还有何辩么？』秀才道：『这明明是生员自幼聘定的妻子，那土豪谋娶不从，强劫抢回，蒙县父母，已经审实，断还生员，岂是奸淫谋占之人？』利图道：『还要强辩，谁不知县官是你相熟，一面情词，胡图断结本府，今日审实你这狗头，死在目前，通详各宪，连那县家也不得干净，下去唤那女子上来。』利图先将气鼓一拍，道：『你这小小年纪，父母卖与强虎为妾，就该安分相守才是，怎么又私通那秀才？廉耻丧尽，还不知自悔，竟安安稳稳，随了奸夫快活，难道没有王法么！你今日好好仍随强虎去，

本府也不探究了，若再违拗，本府刑法利害！」那女子道：「小妇人自幼被父母许与秀才，明媒聘定，何曾卖与强虎？今蒙县主明断，父母主婚，何曾随甚奸夫？」利图大怒道：「你这淫妇，在本府面前，还敢强辩，恋着奸夫么？拶起来！」可怜那女子十指纤纤，被皂隶狠狠的扯出套上拶指，吓得那父母，急急赶上叫屈，利图道：「我不叫你，谁许乱我堂规，把那两个狗男女，也夹拶了，着他快快一齐招上来！」皂隶都是得了土豪贿赂的，官一吩咐，就将夹拶取到，将他夫妇二人，扯下要上。只见秀才大跳上堂，道：「是非曲直，也须细审，怎么得了强虎银子，将人乱拶乱夹，逼士人之妻为土豪之妾，难道没有王法的！现今按院降临，岂无耳目？」利图恃着按院已经讲妥，便拍案大怒，道：「你说是个秀才，打你不得，如此放肆，我打且稍缓，取短夹棒来，先夹死你这狗头，不怕你按院处告了我来。」皂隶听说，果取过夹棒，要扯秀才的鞋袜。秀才强住不从，外边众生员闻知，要夹秀才，也大闹起来，怎奈衙役众多，推住不容进去。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见四府来到，众生员上前告诉，四府道：「诸生不必罗唆，本厅进去，自见分晓。」四府仪门下轿，也不候通报，望堂上直走。利图见四府不候通报，直闯进来，甚是奇怪，见已到堂下，只得走出座来，要上前相问，只听四府道：「堂翁请出印来！」利图大惊失色，还要再问，见四府取出按院密牌送看，一面就叫带来衙役，替太爷去冠带，上了刑具，带去收监。只听得堂下看审的人，齐齐高叫：「天开眼了！」那秀才就上堂跪下，禀四府道：「生员自幼定的妻子，被土豪强抢了去，幸县父母断归，今强虎送五百金与利太爷，强要断去。今日不问曲直，非弄夹拶，若非太公祖老爷到来，生员已被

夹死，望太公祖爷作主。」刑厅道：「将强虎带着，本厅细审便了。」

且不说利图下监，且说公子在后堂看审，见刑厅忽来摘印，将父亲拿去，起初不知何故？细细一访，方知按院拿访的，公子大骇，道：「他受了我一万银，还有许大司农与舅爷说妥，还当面许我，有话传与堂官王恩说了，叫舅爷出来会我。此言尚未一月，难道就忘了？就是忘记，也不该反来拿访，其中必有缘故。如今且到他辕门上，问一问再处。」当即赶到察院衙门，望辕门直闯，被把门军士盘问，只说要会堂官王大爷说话的。门皂见他体体面面，又要寻内里人讲话，只道果是官府有一脉的，不敢阻挡，来到号房，对上房一拱，便自通脚色说：「大老爷当面吩咐，叫我来寻堂官王恩，有一句话讲，烦通报一声上房。」号房里的人不敢隐瞒，将他的话向内禀知，巡按大怒道：「我正要拿他，只因未有告发，单拿利图下狱，怎么自来投死？」吩咐拿下，打点开门。吓得公子失去三魂，想道人情奸险，一至于此，又一想道：「他虽反面无情，当面受我一万银子，终是软胎，我总拼一死，当堂叫破，看他如何抵对！」

言之未已，按台已坐堂叫带那光棍过来，公子只说按院还是得银子的，便大着胆跪上去，按院一看，见就是那年查关下船罗唆的人，拍案大怒道：「原来就是你这狗才！你父子济恶，本院正要拿你，你如何擅闯本院的辕门，冒称寻堂官讲话，希图钻刺，难道不晓得本院是一尘不染的么？」叫剥去衣冠，先捆打四十，再慢慢的问他，公子听说，心中想道：「他明明得了我一万银子，还在公堂上撇清说一尘不染，分明要打死我以灭其迹，不如叫破了，也不过一死罢了。」公子见军牢来扯，便大喊道：「等我说明了，死也

死得甘心。』巡按听了，止住道：『有甚说明，容他快说。』公子道：『你点了巡按，盘费俱无还欠，了几千京债，没得还，难以出京，着贾舅爷在外寻门路，弄银子，来打合我送你一万银子，许提拔我父子。你的亲阿舅，晓得你做人，反复不肯担当，你又央你老师许大司农，在城外脱空庵过付你，又着堂官王恩与我相认，说有话叫我亲来寻他传进，叫舅爷出来会我，如今不指望你提拔，反一到就叫刑厅，来拿我父亲，又无故将我要打，分明要打死了，以灭其迹。殊不知人迹可灭，天理难容，就死到阎罗殿前，也不肯甘休的。』巡按听了，大惊道：『你这狗才，想见了鬼了！叫书吏录了他的口供，本院奉旨钦点，现给有盘费，为何没有？又可曾欠甚京债？我夫人姓施，并无兄弟，何来有姓贾的舅爷？若说我乡场老师，一个姓马，现放山东巡抚；一个姓竹，现任翰林院侍讲；会场老师，一个都察院姓黄，何尝有姓许的？且朝中历来不曾有许大司农，可不句句都是假话，要污辱本院么？还说有甚家人王恩，这话一发荒唐了。本院寒素传家，并无家人小厮，随身只有一个长班，谁人不知，敢于冒讲么？你且抬起头来，认一认本院，只怕本院认得你，你倒未必认得本院了。』公子听说吃了一惊，果抬头一看，哪里是京中拜见的，方大哭道：『罢了！罢了！小的该死。』按院道：『你认明了么？本院可是受你银子的？』公子连连磕头道：『不是，不是。小的遇了京拐了，该死！该死！』巡按又命将遇拐细情，一一说上来，倘有半字隐瞒，取夹棒伺候。公子只得将京中之事，细细说上，按院道：『你夤缘贿嘱钦差，已该万死。今又无故污辱本院，罪更难容，如今还不甘服么？』吩咐捆起来，着实打。可怜公子一向娇养的，如何受得起按院的板子，打

到二十，早已將死。按院就叫放起，帶去收監，一面就拜疏，历呈利图父子恶迹，并带私行賄囑，京拐冒污欽差，伏惟查究，又写一书与都察院黄老师，恳求严查积拐，以清官凭。黄公接到门生的书，适遇皇上，将疏批发都察院严查，随即将脱空庵和尚，密拿到私宅一审，招说并非通谋，事情果有。黄爷就着几个和尚改作俗装，随各门巡城御史，识认诸拐。三日内，果查出一人，即向日之假司衣，唤来一夹，个个招出，立刻拿到。每人三十，枷号两月，赃银追出修城。放时，面上各刺『积拐』二字，自后，京拐藏形，话不细表。

且说利图送在监中，心中气闷，还暗想：『按院得了银子，如何反过来拿我？须叫儿子去见他，拼得再送几万银子与他，偏要回复了扬州府，将方才这些幸灾乐祸的人，个个处死方快。』正在思想，忽见禁子背人进来，一看却是儿子，见打得这般光景，问他又不开口，细问禁子，方知是按院打的，更觉奇怪。直过了一会，公子方醒，利图一把抱住，道：『我儿，按院得了银子，不指望他提拔，怎忽反面无情，将我拿了，又将你打到这般光景。』公子道：『哪里是按院反复，总是孩儿该死，害了父亲了。』利图道：『这怎么说？』公子遂将京中遇拐，并非按院，一一说明。利图方大惊大哭道：『如此说，我们是断然没命的了。须得寄信出去，拿些银子来监中使用，衙门上打点。不知按院可有门路？』公子道：『据他堂上撇清说，一尘不染。只有四府是他同年，先送些银子与他，要他转恳巡按，拼得送他一二万金，他见了银子，难道真个不要么？若果不要，还有一顶大的门路，连接院都要弄坏他方住。』利图道：『若有这个门路，极妙极了。是哪个？』公子道：『我前日在京闻，卢丞相权最重，又极贪财，家中现有十数万银子，连夜打发母

亲同妻子进京，送与他，还怕不妥么？」利图听了，正在欢喜，忽见一个家人急急赶进监来，大哭道：「老爷不好了，昨日摘印后，公子才走出外边，就有数万人将衙门围住，直打进来，夫人躲不及，被众人扯出衣裳裙裤，扯得精光，登时乱拳打死，可怜阴户都挖穿，幸喜大娘逃避得快，躲在后边粪窖里面，方才得免。直到四府急急赶来安民，方才渐渐退去。可怜衙中抢得罄空，莫说银钱一些没有，就是一双箸、一丝布，也没有了。夫人精赤条条，死在血泊之中，衣衾棺木全无，老奴只得到至诚会中，领了一口棺木，身上脱下一件布衫，将就掩盖成殓了。百姓还要来打棺，亏车老爷押去埋了。可怜大娘，直至众人散后，方才爬起，虽未伤命，满身蛆虫、臭粪，又无衣换，又无汤洗，只得到荷池中，将满身衣裳裙裤一齐脱去，洗净身体。又将衣服等，逐渐洗濯。可怜脚带内，都是蛆虫，衣服洗了，又无日晒，老奴只得将打坏的什物，烧起烘干，与大娘穿了。那些丫鬟、小厮、家人、仆妇等，见这光景，也趁势早早携了些东西逃去了，只剩得老奴与大娘房中一个小燕，还恐百姓再要打来，衙中又一无所有了。晚上同了大娘，私自出来，借住在段门子家，那门子还甚是可恶，夜间竟来调戏大娘，被我说了几句，还受他多少气。今早要到四府去禀他，谁知有数百人到按台处告老爷，都发在四府处，正在嚷闹，吓得老奴急急赶来禀知。」

家人话未说完，利图一交晕倒，吓得公子、老仆急急相救。正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未知利图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扳亲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

诗曰：

恻隐人皆有，胡为尔独无；

不思孽自作，生父也相诬。

仁孝膺多福，贪残鲜有终；

妍媸难强合，天遣两相逢。

话说利图闻言晕去，公子、老仆急急唤救，怎奈老年人痛入骨内，连叫不醒。禁子急去报官，着官医看脉，已经无救。四府验过，着地方买棺，在牢洞拖出殮了。四府又恐百姓还要来打棺，立刻叫扛到坛中，乱葬地上壅埋。可怜利图与刁氏，贪财刻薄，做到四品黄堂，只落得死同一日，葬同一处，便是他终身受用了。

且说公子原是打得半死的人，今见父母都死，银子什物抢空，妻子又借住门子家。据老仆说，门子当夜就来调戏她，想：『妻子又是个最淫的，前月生了儿子，刚刚满月，闻说儿子又被众人吓死了，那段门子生得甚是清秀，我曾弄过他后庭，妻子如何不爱他？如今一室同居，干柴烈火，焉能无染。我虽不死，亦无面目见人，况众人纷纷告状，父亲已死，少不得是我受罪，只求早死，反得干净。』哭了一会，也就昏去。禁子急急通了病呈，到第三日，也呜呼了。按院准了许多状词，款款是实，件件有据，赃银不计其数，

发在四府严讯，就是那穷秀才，也有一状。这是四府目见的，先提来一讯，将强虎重处，秀才夫妇释放还家，又罚强虎银一百两，助秀才为灯火之资。其余状词，因利图夫妻父子俱死，家产已被抢光，无从追究了。只查同年解府比下的钱粮，侵欺了万余金。又状子里边，有几张牵连他媳妇林氏，私得赃银有一千余金。理刑见林氏尚在，难于宽释，差人提讯。

谁知林氏被段门子藏在家中，竟如夫妇一般，林氏也忘了翁姑丈夫，重新调脂弄粉，与门子快活。老人家人见她不成器，也各寻头路去了。今差人要拿林氏，竟无处寻访，被众百姓日夜察访，访知藏在段门子家中，便齐齐赶到他家，那时天色微明，门尚未开，被众人打进，见林氏与门子并头相抱而睡，梦中惊醒，被众人扯去单被，两个精赤条条，将绳一总捆了，扛到街上，齐齐动手要打。幸亏差人知道，赶来说道：『众位不要动手，有事在官解去，少不得死。』众人见说，也就住手，只不许她穿衣裤，就精赤捆了，解进四府。刑厅急急坐堂，见这光景，不觉感叹，就叫皂隶将两人放开，将衣裳与她穿了，然后抽签，先各打二十迎风板，将门子枷号示众，候详定夺。林氏却有千余金赃物，并她公公侵欺钱粮万余金，在她身上追比，立刻唤齐原告，一一证实，送监立限带比。

可怜爱珠小姐，自恃才貌双全，不知怎样好处？谁知今日精赤条条，公堂受责，送进监中，无银使用，还受禁子许多凌辱，就该深知愧悔才是，怎奈其心甚毒，想：『我在此受罪，银子又无，爹爹家中甚好，不如扳他出来，一万五千，不怕不替我还上。』主意定了，到追比时，起初抵赖，刚说要拶，便道：『小妇

人银子，都寄在父亲处。』刑厅道：『你父亲是谁？住在哪里？』林氏道：『父亲名唤林攀贵，住在苏州府阊门外。』刑厅立刻禀知按台，一张宪牌，仰苏州府立拿林攀贵解讯。

且说，林员外向来结交官府，佃户不敢欠他租，放债九扣三分，无人敢少，所以一日富一日，增起数万家产。因嫁大女，赔去数千金，奉承金家，又赠去数千金。历年钱粮，与粮房做首尾，不曾大完。后因亲翁做了粮道，正思得志施为，不想一扇宪牌，一张告示，将门封锁，出头不得，反弄到租也欠了，债也少了，钱粮尽行放出来了。欲要申诉那些佃户，债户动不动倒以『恃势欺人』四字装头，似乎是他痛腿，官府也不便认真。至于钱粮，更无处申诉，只得重完一倍，弄得家中渐渐坏了，幸喜新粮道到，方敢出头。

今正闲坐在家，忽见三四个差人赶进，将铁索往员外颈上一套，员外大惊道：『我又无罪，如何锁我？』差人道：『你像是梦还未醒？私藏了数万钦赃，按院发牌立拿的钦犯，还说无罪？』员外反笑起来，道：『这等说，列位走差了！我家又无人做官，何来钦赃？』差人道：『放屁，我们人也不知拿过多少，怎得有错？现有宪牌，是你女儿亲口招扳的，说你女婿有数万银子，藏在你家，怎么诈呆不认，反说我们走差？』员外一想，道：『是了，我闻得金状元得罪了卢丞相，自然被他弄坏，无瑕扳扯我的了。我想无瑕虽不是我女儿，我这样待她，也不该如此忘恩负义。』便对差人道：『我家安分守己，可曾寄人的银子？若说女儿招扳我，只两个女儿，小女还在家未嫁，大女儿现嫁与扬州府利太爷的公子，并没有第三个女儿。』差人道：『呸！如今招扳你的，正是扬州府的媳妇，难道不是你的女儿？这却不差了。』员外大惊

道：『利太爷现在做官，怎说女儿扳我？』差人道：『你还不知么？』随将利家的事从摘印送监，夫妻父子身死，并他女儿从门子家提出，比赃招扳，细细说知。员外听了，又气又羞，又喜又急，喜她如此刻薄，该有此报，急着自己被扳，怎得干净？只得将银子打发了差人，带了些金连夜同差人起身，来到扬州四府，投到刑厅，知利家一无所有，钱粮系钦赃，断不能免，闻攀贵手中果好，且系他女儿亲口招扳的，便着在他身上追完，当日也寄了监。员外一到监中，见了女儿，便大骂道：『你这小贱人，我自小当宝贝一般养大了你，将你许与金家。金家偶然落难，生了疯癩，也有好的日子，你就立意不肯嫁他。你母亲埋怨我，你不劝也罢了，又将我十分抢白，逼得我走投无路，一命几乎送去。幸亏无瑕肯代你嫁去，你看她小小妮子，倒有见识，说读书之人，鱼龙变化，倘病愈成名，虑你翻悔，亏你还说就中了状元，也情愿让她做状元夫人，你竟安心相守，绝不憎嫌。哪知病愈，果中状元，真个做了状元夫人，好不兴头，好不自大。惟你这贱人，自己拣一个丈夫，先奸后娶，全无羞耻，反自扬扬得意，偶然公公署了粮道的印，我好意备一副盛礼来贺你，你反撺掇公公不要理我，这也罢了，又叫公公发一扇牌，一张告示，弄得我走投无路，我只道你富贵千年不认爹娘了，谁知今日天败，人亡家破，你又去结识门子，被人捉破，出尽了丑。索性不认父亲也罢了，怎么又扳扯了我，你何曾有银子寄在我家，枉口嚼舌，良心丧尽，看你怎么样死？』爱珠道：『爹爹不要破口，若好好替我完了赃银，还留你一个性命；若破口再骂，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不算手段。』员外道：『真只是真，假只是假，不怕你这小贱人。』

两个争论，被禁子劝住。明日带比，爱珠果然一口咬煞，说公公的银子都寄在他家，四五万有余，刑厅道：『别的赃还可缓，朝廷的钱粮是迟不得的，快快交上。』员外再三分辩，爱珠道：『爹爹，不是我女儿不替你隐瞒，只为受刑不起，没奈何实说的。现有二万银子是女儿亲手交你的，女婿送来的在外，如今只求你先替我上了一万四千钦赃，余剩的若蒙太老爷宽缓，悉听你几时还我罢。』员外对面一啐，道：『你这贱人，莫非热昏了，银子是哪一只手交我的？』刑厅道：『是你嫡亲女儿，若没有，怎好招扳你，你若不招，本厅就要用刑了。』员外道：『银子实不曾有，叫小的如何招？』刑厅就叫夹起来，夹棍一上，员外杀猪一般叫喊，爱珠全无怜惜之心，还一口咬定，员外受刑不起，只得认了，愿赔。刑厅便着差人押了，限半月交上。

员外到家，将田产住房，尽行变卖了，凑得一万六千银子，同差人到扬州交上，连使用色平齐头用完。刑厅见一万几千银子果然依限交足，疑心寄银是真，还要将赃银一并押在他身上，哪知员外已倾家荡产，就夹死也无可奈何了。刑厅倒有宽免之意，怎奈爱珠还不肯轻放，那日又当带比，又要动刑，员外情极哀告道：『小人其实受刑不起了，望太爷看女婿面上，饶恕了罢。』刑厅只道就说利公子，便道：『如今是你女儿在此证你，怎说倒看女婿面上？』员外道：『看二女婿面上。』刑厅道：『二女婿是谁？』员外道：『是新科状元金玉。』刑厅听了一惊，道：『状元是你女婿么？』员外道：『正是！』刑厅叫取同年录出来一查，见果是娶林氏苏州林攀贵女，便对员外道：『你何不早讲，我看你也苦了，只是你女儿这赃银如何

出处？』员外道：『这是她自作自受，小的也顾不得。』刑厅道：『既如此，你去罢。』员外谢了，出去。爱珠还来证他，刑厅大怒，道：『这事明明是屈的，你见你父亲手中好，不过要他替你上些银子，本厅见你没有得上，他是你父亲，代上些也平常，所以着他身上替你上了一万五千钦赃，他的家产也完了，你还要我追比他，天下也没有你这狼心狗肺的妇人。即使他果然有你的银子，也没有女儿证父亲的理，我晓得你家银都被众人抢散了，想你也上不起，本厅替你报一个家产尽绝详上去，候按台批详下来，看你的造化。』当晚就做了详文，详上去数日，后批下来，赃银免追。林氏与小燕官卖银八十两，限二十日缴。刑厅见批详一下，就将二人发官媒婆沈妈家，限半个月卖银八十两。

沈婆奉刑厅之命，带二人到家，日日外边寻主顾。怎奈地方上人，一则因价钱贵，二则因前日段门子家精赤了，捉到刑厅，打了二十，后来又知她扳了亲父，人人都道她没廉耻，没良心的恶妇，哪个还要她？所以直到限期已满，差人催逼，弄得沈媒婆也没奈何，爱珠也情急。适遇无瑕要雇乳母，稳婆说起，石道全带银来看，道全虽常到林家，却从不曾看见过爱珠，爱珠虽晓得石道全也，从不曾见他的面，且听说征西大元帅的夫人要讨，哪里晓得就是无瑕。当时道全看中，各人欢喜，就同到刑厅，交了银子，领了官票，谢了差人等。

天色已晚，路又远，就叫了三乘小轿，连道全也坐了一乘，正要起身，只见稳婆也叫了一乘小轿，要送下船。道全见天色已晚，恐城门要关，再三谢她，稳婆道：『不妨，城门上我们收生有常例的，半夜三

更都开的。』爱珠因害羞，也巴不得她送去，遂一同上轿。顷刻到船，周氏与丫头们都已睡熟，只无瑕尚未睡着，见道全下船，说人已讨来了，无瑕便坐在床上，只见稳婆先进房舱说：『夫人恭喜，人已讨成了，我说甚好，太爷一看果然中意，急急交兑银子，给起官票来，已经晚了，惊动夫人。』夫人道：『反说了，夜晚劳动妈妈又来，却是不当。』稳婆道：『夫人说哪里话，夫人托了我，怎敢不回复，况我们收生是半夜三更出入惯的。』就对着爱珠、小燕道：『两个姐姐过来磕夫人的头。』爱珠只得同了小燕向着夫人磕了四个头。夫人因身子还软弱，不及细看，说一声：『起来罢了。』你道两下见了，如何不认得？原来无瑕新产，把包头齐眉扎了，又晚间坐在床上，如何看得亲切？爱珠一向是点脂搽粉、绫罗锦绣，妆得美人一般的。今在监中多时，又发到媒婆家半月，身上衣衫襤褸，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绝无本来面目。夫人又未细看，如何认得？道全就封了一个赏封，四封轿钱，打发稳婆去了，就对爱珠道：『夫人辛苦要睡了，你两个且到后舱与丫头们权睡一夜，明日夫人打发你被铺另睡便了。』爱珠到此，已比媒婆家与监中快活多了，将将就就，在丫头等脚后板上和衣睡了。

见天微明，就起来，问丫头们借木梳梳头，丫头们都在梦中，道：『为何这般早？梳具都在桌上，你梳就是了。』爱珠一看见各色都有，就重施脂粉，再整云鬓，许久不梳的头，重将香油梳刷，依旧美人一般，又替小燕也梳了，方见丫头起来，彼此一相，各吃一惊，丫头道：『你好像我家大小姐与小燕，如何到此？』爱珠也道：『你好像我家秋桂、春杏，如何也在此？』春杏道：『我两个是院君送来服侍夫人的，

小姐嫁利老爷家甚是兴头，如何这般光景？』爱珠道：『我的话一言难尽，且问你家夫人与我家绝无亲戚，院君为何把你们送来服侍她？』秋桂道：『小姐难道不知？』就对着爱珠耳上低低将夫人根脚说出，弄得爱珠犹如痴呆的一般，满肚懊悔满脸羞耻。正是：

饶伊掬尽湘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不知无瑕见了爱珠如何相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讯知情

词曰：

主婢相逢，今朝翻转真悲恸。凭天拨弄，堕落钗头凤。还想兴戎，巧语将情控。真惶恐，一场春梦，究竟成何用？

右调《点绛唇》

话说爱珠闻知夫人根蒂，遂将自己始末假言说明，便道：『夫人既是无瑕，怎么公然受我磕头？』春杏道：『她做人最谦虚，连我们都不当丫鬟看待，何况小姐？昨晚一定不知，我去对她说，看是如何？』遂到房舱对夫人道：『昨日讨来的原来就是爱珠小姐，夫人可知道么？』夫人道：『休得胡说，闻小姐嫁在利家，公公现任为官，如何卖身？』春杏道：『他说公公做官清廉，巡按贪酷，无银送他，被他拿访，一门处死，还将她与小燕官卖银八十两，夫人不信，唤来一问便知。』夫人道：『既是小姐，如何说唤？快去请来。』春杏出去，果同小姐进来，夫人一见忙道：『原来果是小姐，奴家不知，多多得罪，贱体虚弱，不能起床，望小姐恕罪，快请小姐坐了。』小姐道：『彼一时，此一时，只怕不好坐得。』夫人道：『小姐何出此言？昨晚限于不知，已经开罪，今既知道，奴家倒无坐位，小姐如何反说？一到家既送小姐到员外、院君处便了。』小姐道：『多蒙夫人厚情，感恩不尽，若说送我回家，我是断断不去的，但愿与夫人始终相同罢了。』夫人道：『小姐果肯与奴家终身相叙，是极妙的了。奴家情愿虚左以让。』

两个说话，倒也投机，原来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假意。彼时爱珠实无好去处，只得权时骗了夫人再处。夫人却是老实人，见小姐如此，便也真心相待，不数日，到苏州，夫人满拟林员外一家必来，不想到家两日，探望者甚多，独不见林家一人来到，心中疑惑，即刻着人去问候，回来说：『林家房子已卖，都说为了官事，产业尽去，到别处完了案，到家带了妻女一齐出门去了。』又说：『不知何往？』夫人大惊道：『员外安分家居，何来别处？』官司既已妥当，为何反又出门？可怜两个老人家这些年纪，怎受得风霜之苦！』不觉伤感了一会，倒是爱珠闻知心上暗喜，若然相见，必无好处，幸夫人相待甚厚，快活过去。

光阴迅速，倏忽又经数月，忽报西边大捷。不数日，又报状元班师，封镇西侯，石有光封大将军，一同钦赐归里，然后到任。道全夫妇欢喜，自不待言。夫人更觉大喜，想官人既封侯爵，该有三宫六院，爱珠小姐原是他原聘，虽悔亲另嫁，今幸重归我家，看她口气，也欲同嫁官人，将来正好使她重续前盟，官人义气深重，决不恋新忘旧，小姐与我甚好，决不忘情负义。即使让她做正，亦理所当然。只官人看了节义最重，若与说明，决然不要，莫如只说是我结义姐姐，立誓同归一处，骗他成了亲，慢慢说明便了。主意已定，未几状元到家，各官出郭迎接，前呼后拥，八人宪轿，先自回家，然后打发职事轿马，迎接父母妹子，夫人方知公婆无恙，一同到家，随与状元一齐墙门跪接，彦庵夫妇久知媳妇贤德，一见好不欢喜。未几房族亲朋，向来不理他的，今见他富贵封侯，尽来拜贺，状元极意周旋，无一点骄矜之气，急急上坟祭祖，设席请人，足足忙了半个多月。夫人每欲劝他娶小姐，怎奈到家未有半刻之闲，难于开口，直至事

情稍定，夫妻闲坐，夫人道：『妾身有一事久欲与相公商议，因未闲空，未敢启齿，万万不可违拗。』状元道：『夫人说哪里话，下官的性命、官爵皆系夫人成全，有甚话说，怎敢违拗？』夫人道：『如此极妙的事了，别事决不敢越分相强，妾身有个结义姐姐，与奴同庚，曾与立誓生死相同。向因家贫无暇及此，高发后正要对你说，又忽有皇命出征，今幸得胜封侯，诸侯原该有三宫六院，故将姐姐久已接回，望相公成全，择日成婚，一则此女终身有托；二则妾身可朝夕相依，不负前盟。岂不一举而三得么？』状元听说大惊道：『夫人何出此言，我与你夫妻相合，情义最深，终身相守，犹恐报答不尽，虽蒙圣上封侯，不过浪得浮名，犹如戏场上的纱帽，一时热闹而已，怎么认起真来？说甚三宫六院，自后切勿再言，下官必不相从，徒伤夫妇之谊。』夫人道：『妾身与她立誓在前，今相公决意不从，置此女于何地？』状元道：『这有何难，待下官替她为媒，许她一个好丈夫，夫人既与结义，多赠她些妆资，以后至亲往来，岂不情义兼到么？』夫人道：『此计虽好，妾身终要与她同事相公，方得称心，望相公曲从为妙。』状元道：『这个断难从命。』说究竟出去了。

夫人见丈夫劝不转，只得又假设一计，去求公婆，说媳妇有句说话，要求公婆作主。彦庵夫妇道：『媳妇有甚说话，我们自然依你的。』夫人道：『媳妇因身子虚弱，常常有病，前日将相公与媳妇的八字到星家一算，说相公命硬，该犯重妻，媳妇命薄，不应独主中馈，当另娶一人帮助，方得齐眉。媳妇自幼原有一个结义姊姊，两下立誓，终始必要相同适遇，媳妇命又如此，相公又封侯爵，原该有三宫六院，媳妇

久已将姊姊接在家中，公婆亦曾看见，今早劝相公成就，苦苦不从，特来恳求公婆作主。」彦庵夫妇道：「别的事我自然替你作主，独此事只怕不妥。」夫人道：「却是为何？」彦庵夫妇道：「你官人前日曾对我说，当初江中得命，全亏俞德。后到家娶亲时，满身疯癩，命在旦夕，若非媳妇多方调治，朝夕勤劳，不顾性命，不辞辛苦，性命必然难保，今日功成名遂，父子相逢，皆汝之力，此恩此德，没世不忘，怎肯重婚另娶，想来说也徒然。」夫人道：「铺床叠被亲操井臼，做妻子的理当服侍，有甚恩德，但既蒙相公悬念，就该为媳妇算计，倘果依星士所言，一旦丧命，上不能奉事公婆，下不能抚养儿子，有负相公恩情，岂不反害着媳妇了。」彦庵道：「媳妇既如此说，我们就对孩子说便了。只是我见那女子虽生得标致，嘴口浇薄，面肉横生，两眼邪视，行步轻佻，恐是个不情之女，媳妇也须斟酌，不要后来懊悔。」夫人道：「她就不情，媳妇终守此义，决无懊悔。」彦庵道：「贤哉媳妇！我待孩子进来对他说便了。」

未几，云程进来，彦庵果将媳妇之言一说。云程心意固辞，说：「媳妇如此贤德，岂有不寿之理，算命之言，何足为凭？孩儿向年一病几死，若非媳妇调治，焉有今日？彼时已在神前立誓，终身断不二色，况今媳妇已经有子，可免无后之虑。若因富贵而悔誓盟，此心何以对天地而治万民，故宁受违命之罪，决不敢为负义之人，望爹爹、母亲相谅。」彦庵夫妇道：「好媳妇劝夫纳妾，绝无妒忌之心；孩儿立身守义，全无贪色之念。不是媳妇也配不得孩儿，不是孩儿也配不得媳妇，难得！难得！真吾门之幸也。」随将儿子之言对媳妇说了，夫人也无可奈何，思欲慢慢再劝他。

哪知爱珠小姐早已怨之不了，骂之不绝。原来云程到家时，爱珠先私自偷看，见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绝非利公子轻佻形状，十分爱慕，思想他系父母自幼许的丈夫，懊悔退了，反作成无瑕这贱人受用，心实不甘。起初还望无瑕撮合，重续前盟，便好慢慢离间了她，不怕不弄到独主乾坤。谁知到家已久，只见他夫妻相好，朝欢暮乐，绝不将她提起。至于夫人极意周旋，她却全然不知，故想一会儿云程，便骂一会儿无瑕。

一日忍耐不住，知云程书房在花园中，便私自走进，希图见云程，便可通情。一直来到书房，见无人在内，台上图书满案，走到台前，将书翻看了一会，无情无绪，见旁有榻床，便去睡倒榻上，恨不得云程走进，相抱同睡，方才快心。

哪知云程果然来到，见榻床上睡一少年美貌女子，大吃一惊，说：『姑娘何来？如何睡我床上，莫非花月之妖么？』爱珠急急立起，相告道：『相公堂堂侯府，花妖月魅，谁敢轻人？』云程道：『既非妖魅，男女有别，此是我的书室，难道不怕旁人议论么？古语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怎么独自睡我书房？』爱珠道：『奴家有许多苦情，来到园中散闷，适见书室无人，偶尔进来一看，不知相公到来，有失回避，不厌絮烦，请自坐了，待奴细细告禀。』云程道：『有甚苦情，快快说来，尚可效力，自当为汝伸冤。』爱珠大喜，正要扭捏些话迷惑云程，谁知口还未开，忽见一个丫头走进说：『夫人请侯爷讲话。』云程便起身对爱珠道：『我进去有事，你有话迟日讲罢。』说完竟同丫头进去了。弄得爱珠一困高兴化为冰

冷，又气又恨。

原来云程虽无邪念，爱珠听他说话竟道有情，夫人来请定出无心，爱珠亦认作有意，如何不恨。只得闷闷回房，将夫人足足咒了三日三夜，恨不得咒死了让她，又想云程临别曾说有话迟日讲罢，这明明是厌她，她倒认说约她迟日再去，故念念不忘，时时察访，访着云程独在书房，竟不顾羞耻闯进去。云程一见便喝道：『你究竟是谁家女子，前日无心到此，这也罢了！今又如何有意闯入书斋，是何道理？』爱珠道：『奴家有多少苦情，前日即欲告知相公，因相公有事进去，未及控诉，今特来细细禀知。』云程道：『我与你水米无交，你的苦情何必苦苦要告诉我，况我有夫人在内，她做人最是贤德，你有话只合禀知夫人，等夫人转述才是，如何竟到书斋？终属不便，快快出去。』爱珠道：『奴家到此已经数月，夫人岂不知道？若肯为我周旋，早早对相公说了，何待今日自来告禀。』云程道：『如此说你莫非夫人所说的结义姊妹么？若果是结义姊妹，就是我的姨娘了，有话一发该向夫人说了，阿姨怎好与姊夫面谈，快请进去。』爱珠道：『相公你还不知，被人欺瞒哩！我与夫人哪里是甚结义姐妹，你开口是贤德夫人，闭口是贤德夫人，还不知她的根蒂哩。』云程道：『我夫人是林员外的女儿爱珠小姐，怎不知她的根蒂。』爱珠道：『尚早哩，我便是林爱珠小姐，是你幼年原聘的夫人。她是我房中服侍的丫鬟，名唤无瑕，做人最不正气，常与小厮们顽耍，有了私胎，我爹娘要处死她，是奴相救，怎说是贤德夫人？』云程道：『胡说，你既是林小姐，彼时我来迎娶你，如何不嫁来，倒把丫鬟代替么？』爱珠假意啼哭道：『你不提起也罢，提起来，叫我好

不伤心！从来一丝为定，千金不移，奴家自许与君，便是君家的人了，谁知爹娘误传公婆凶信，又见相公贫病相连，遂起赖婚之意，逼奴改嫁，奴家决意不从，受了许多打骂，怎奈系生身父母，拗他不过，只得效钱玉莲故事，到半塘桥投河自尽，遇着扬州沈妈妈在杭州进香转来，船泊半塘，将奴救起，见她是个孤身寡居，遂认为母女，随到淮扬。只道她是好人，谁知住了三年，竟将奴与小燕私自卖银八十两。闻说卖与征西大元帅夫人，奴家本欲到船依旧投河自尽，直至下船一看，原来就是无瑕，问起根由，方知爹娘见奴死节，难于回你，将她假作奴家嫁你的。我想奴家千贞万烈，为你守节，她倒现成做了夫人，心中不甘，要等你来破。她情极再三求我，情愿让还夫人，自居侧室，我倒也罢了。谁知相公到家一月，绝不提起，今日若不自言，此心何日得白。」云程道：「此言即真，你也只好怨父母误你，我却不知，今日夫人皇封已受，名分已正，说也迟了。」

爱珠走近一步，竟将手搭在云程肩上，道：「相公怎说迟了，皇封虽受，原是封林氏的，她一向冒受，今日理应归还原主。若说名分，我原是主，她原是婢，今日将她作妾，也不屈了她，若虑她不肯，相公现居侯位，这样不正气女子，就将她处死也不为过。」云程大怒，将她手推去，道：「休得胡说！看你这样形状，胡言乱道，也不像个贞节女子，快快出去，待我细细访实再处。」

爱珠还想歪缠，忽见一个小厮进来禀道：「抚院请酒，已着中军官登门三次矣。」云程道：「何不早报！」吩咐打轿，随即更衣上轿，一面对小厮道：「以后着你在园门看守，方才这女子不许放进，若再到

我书房，重责三十。』小厮答应看守不题。

且说爱珠又讨了一场惶恐，心犹不死。想两番都被人闯破，哪有这般不凑巧，必然都是无瑕这贱人有意叫来的，此仇不可不报。只须再将几句巧语去打动他，谅无不妥。正是：

但知利口巧如三尺剑，哪知灯蛾赴火自烧身。

要知爱珠又思何计？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正綱常法斬淫邪 存厚道強言恩义

词曰：

鱼目有时眯眼，燕石终非难辨。识者岂无人，现真形。孰正孰邪分界，除恶除淫莫怪。掣剑斩妖魔，不饶他。

右调《昭君怨》

话说爱珠小姐到园中，讨了两次怠慢，心上终放不下云程，眠思梦想，一夜不曾合眼，又做了许多巧话，思量再去引诱云程。候至饭后，要到园中，谁知未到园门，正要走进，只见一个小厮，急急阻住，道：『不要进去，候爷在书房内有事。』爱珠道：『我是进去得的，不要你管。』说完又要跨进，被小厮一把扯住，道：『候爷吩咐，独不许你进去，若放了你进去，要打三十板哩。』爱珠道：『放屁！你道我是何人，如此放肆。』小厮道：『你不过是夫人的结义姐姐罢了，也不该开口就骂我放肆。』爱珠道：『我哪里是甚夫人结义的姐姐，我是候爷原聘的夫人，如今的夫人是我的使女，你休得听了她的话来得罪我，我若对候爷说了，叫你死在我手。』一面说，一面又要走进，被小厮一把又扯出，道：『呸！我倒为夫人面上，好好的与你说，若论候爷，你便想他，他却不来想你，你这样要迁就人，不如来就我小厮，倒还用得你着哩。』

爱珠大怒，正要发作，只见一个丫鬓，提了一篮花在园中走出。爱珠看见，一发大怒道：『现在她们

进去，怎么我独进去不得？」小厮道：「她是奉夫人之命进去采花，你却却是献花。侯爷正恼你胡缠，独不许你进去，别的原不禁，他请你收了这邪念，向别处去寻人罢。侯爷是缠不上的，休得要讨出丑。」爱珠听了又羞又恼又恨，欲与小厮争闹，又来往之人不绝，都掩口而笑，不好意思，只得闷闷而回。欲要不去，又舍不下云程，欲要再去，又恐受小厮的气，千思万算，急想道：「那小厮一定是无瑕这贱人吩咐了他，独阻我一人，金郎哪里知道？我想金郎虽见我的貌，还不曾晓得我的才，那小厮听了无瑕只阻我一人，丫鬟原不阻挡我，不免做诗一首，再教了小燕的话，叫她送进去，饶他佛菩萨，也不怕他不动心。」

算计已定，就做诗一首，又词一首，极言自己为他守节之苦，又责他宠爱丫鬟，负她情义之意。做完就叫小燕来，细细教了她说话，打听云程独在书房，就着她将诗词送进。原来小厮为云程吩咐，果然只阻爱珠一人，小燕并不阻挡，一脚竟到书房，见云程独自一人在内，便走进去磕了四个头，呈上诗词。云程一手接诗，一面就问道：「你是谁家使女，此字是谁人着你送来的？」小燕道：「小婢是林家使女，名唤小燕，此字是我家小姐着我送来的。」云程道：「我与你小姐并无瓜葛，如何送字来与我看？你小小年纪，敢作红娘的故事么？可知我却不是张生，休得认差了人。」小燕道：「我小姐也不比莺莺，小婢也不是红娘，小姐说他是侯爷自幼聘定的夫人，为因守节不肯改嫁，受了许多苦楚，要求侯爷不负前盟之意，请侯爷看诗便知。」云程果将诗词一看，诗曰：

妾是林家真爱珠，为君守节历崎岖；

从今重结鸳鸯带，婢窃夫人应让吾。

后又有词一首：词曰：

守贞以俟，不是逢场聊作戏。喜得重圆，犹恨他人占我先。当年原聘灯下凭，君仔细认。才貌绝

殊，自识林家真爱珠。

右调是《减字木兰花词》

云程看完大笑，道：『诗才好，只诗意甚是不通，不说她爹娘负我，反说我负了她，且看她如此轻狂举动，也不像个正经守节之人。且前日对我说夫人许多不正气的话，我想夫人十六岁嫁来，犹然处子，至今六七年，相处相敬如宾，一言不苟，岂是不正之人？即此一言，可见她的话就不实了。我前日正欲细访，怎奈又不好问夫人，其余又无人可问。今看小燕必然尽知，但好好问她，必然教了来的，须将刑法吓她，方能吓出实情。』算计已定，就问小燕道：『你是自幼服侍小姐的，还是近来随她的？』小燕道：『我爹娘就是林家的人，小婢生长出来就服侍小姐的。』云程道：『既自幼服侍小姐，则小姐前后事情自然都知道的了，可细细说与我知道。』

原来小姐的一片假话教了小燕来的，小燕不慌不忙，依小姐先前的话一字不改述了一遍。云程道：『据你说，沈妈妈将小姐与你一同买来的，难道当初小姐去投河，你也随去投河的么？』此一驳，小燕却未

曾打点，停了一会道：『小姐投河，小婢随去劝她，幸遇沈妈相救，便随着去的。』云程道：『这就假话了，小姐说我夫人也在她房中服侍的，那时你只八九岁，夫人已有十六岁了，怎么你八九岁的尚知去劝她，难道年长的倒不去劝她么？』小燕道：『那时夫人已睡熟了，实是不知。』云程道：『难道你小小年纪倒不想睡？况且你若无知，决然不去；你果有知，就该报知员外院君，即不然也该对夫人说知，大家劝转，岂有八九岁的丫头就能劝她转来么？一派都是鬼话，还不从直讲来，若再半字支吾，叫你先受我拶指的刑法。』小燕道：『实是句句真言，并不敢欺瞒侯爷。』云程道：『还说真言么？』叫小厮将小贱人拶起来。小厮便拶指，扯出小燕两手套上，轻轻一收，小燕已杀猪一般大叫道：『小婢实是初进来的，以前之事实是不知，望侯爷饶恕。』云程道：『胡说，你方才明明说自幼在她家生长的，如今又说初进来的，这等可恶，收起来！』小厮又狠狠的一收。小燕道：『侯爷饶命！小婢实是受刑不起。』云程道：『只要你细细直讲，自然放你，若再支吾，莫说拶断你手指，我还有宝剑在此，要斫你的头哩！』小燕道：『若是小婢直说，小姐知道，刑法也当不起，还求侯爷饶命。』云程道：『不妨，有我在此，直说了保你无事。』

小燕一想，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索性尽行说明，就死还可稍缓。遂将学师说亲时，院君吵闹，小姐要去寻死，员外情极缢死救活。当时小姐不肯嫁，侯爷又要娶，退又不能退，只得将如今夫人代嫁的。云程道：『夫人究竟是何等样人，果是与你一般服侍小姐的么？』小燕道：『我是她家生的，夫人是外边讨来的，就是石太爷的女儿。』云程道：『哪个石太爷？』小燕道：『就是住在此石将军的太爷。』云程

道：『是几岁上买来的？他为何要卖？』小燕道：『夫人十二岁上，石太爷医死了人，送在监里，夫人卖身救父，员外、院君讨来服侍小姐的。』云程道：『代嫁之后，小姐便怎么样？』小燕又要支吾，云程拔出宝剑就要斫，吓得小燕就将荷亭避暑，利公子闯入私通，先奸后娶，随翁上任，直说到巡按拿访，百姓打闹，一门俱死，小姐躲避，私通门子，被人捉出，理刑责打，比脏扳父，以至父女成仇。云程止住，道：

『闻员外、院君甚是爱她，何不好说，却去扳他？』

小燕又将员外备礼来贺，小姐拒绝不见，又给示封门一番，结怨于前故难好说，后又发沈婆家官卖，夫人不知，讨下船认出，如何相待，一一说完。云程一想道：『此言一些不差，我在扬州经过，怪不得曾车二年兄向我请罪，说得罪令亲。我心中不解，原来就是此事，这样恶妇，岂容一刻存留，吩咐将小燕放了拶，正要算计处治爱珠。』

谁知爱珠见小燕去了许久不来，自己走来打听的。见小厮不在园门，竟走到书房，正听得将小燕放拶，心中一吓，恐小燕说破，急急赶进，意欲还去胡缠，谁知云程正在大怒，一见爱珠走进，不觉怒上加怒，赶上一把头发扯倒，提起宝剑就要杀，吓得爱珠连连哀求。云程要她自己招供，小燕见势头不好，急急赶进求救夫人。夫人闻知也大惊，急急赶到书房，见丈夫扯着爱珠，只是要杀。夫人上前相劝道：『相公有话好讲，为何提刀弄剑起来？』云程道：『夫人我与你相处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性情，前日还亏你骗我，说甚结义姐妹，劝我收她，幸而我有主意，决意不从。倘然收了，可不被她污辱尽了，快请进去，不要管』

她，我断要杀这淫妇。」夫人道：「相公且请息怒，小姐即有不是，罪不至于杀身，还宜从容斟酌。」云程道：「夫人怎说她罪不至于杀身？若论其罪，万刚犹轻，今将她一刀杀死，还便宜了她哩。」爱珠道：「奴家有甚罪，求相公讲一明白，使奴死也甘心。」云程道：「你要我讲明白，只怕你的罪擢发难数哩！你且听着：女人最重名节，你也晓得一丝为定，千金不移。你自幼许我，见我贫穷有病，就寻死觅活，不肯嫁我，致父亲情极自缢，还骗我说守节投河，你的节在哪里？罪之一也；女人又最重廉耻，你独处园中，私通利氏公子，先奸后娶，廉耻丧尽，罪之二也；为人要有仁心，你嫁到利家，随翁任所，见翁姑丈夫贪财害民，你就该劝谏，怎反助纣为虐，百姓尽皆切齿，仁心何在？罪之三也；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你不见夫入因父有难，情愿卖身救父，虽一时有屈，如今现受一品皇封，上天何曾亏负她？你这贱人，公公偶署道印，你父亲备礼来贺，即使你公公轻薄他，你还该暗地周全，怎反从中阻挠，拒绝不认，即此一端，就该天雷打死，罪之四也；自古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与利公子先奸后娶，臭味相投，也可谓情深义重的了，怎么丈夫还在狱中，你就私通？下贱忘义，贪淫至此极矣！罪之五也；人最不可忘本，你被百姓捉出，理刑责比追赃，把父母体面丧尽，他不怨你也罢了，你反要害，亲父破家荡产，奔走他方，罪之六也；为人要知恩义，你发媒婆家官卖，地方上知你淫恶，无人要你，亏夫人讨你来家，又待以上宾，还劝我收你，此恩此德，天高地厚，怎反在我面前离间她，恩将仇报？罪之七也；为人要识时务，你已背盟失节，只合安分悔过，如何连次到我书斋，希图狐媚惑人。岂知我秉烛云长，焉能受汝狐媚，罪之八也；为人良心不

可喪盡，夫人節義自守，忠孝兼全，賣身代嫁，一則為親，二則為你，嫁到我家，见我贫穷恶疾，绝未憎嫌，数年同处，相敬如宾，从未一语入邪。你就说她许多不正，良心丧尽，罪之九也；心肠不可太毒，莫说夫人待你如此恩德，即使有仇，还该稍存厚道，怎就教我杀她，人心恶毒一至于此，罪之十也。即此十罪，死有余辜矣，还有何辩么？」吓得爱珠一字难言，惟有跪地哀求乞命而已。

夫人急急上前止住，道：「相公数小姐十罪，奴家也不与辩，但妾代相公算计，也有三不可杀。」云程道：「为何有三不可杀？」夫人道：「朝廷特赐尚方宝剑，要你斩除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如何发轫之始，先斩一妇人，可不轻了圣上所赐么！一不可杀；二则小姐曾许过相公，虽则背盟，原将奴代嫁，后来员外院君，许多厚赠，皆小姐面上来的。相公须看员外院君情面。二不可杀；三则妾身在她家数年，小姐相待甚好，今又是妾身留她在此，若然杀了，知道的还说小姐不好，为相公所杀，不知道的，定然说奴家妒忌，撻掇相公杀的，叫我这妒忌不义之名，何处分辩？还望相公看奴薄面，断断不可轻杀。」一面说一面也跪下去代求。

云程看见，急急扶起，道：「夫人难道不知下官岂是刻薄之人？只因此女恶毒已极，若不早除，必多大害。」说完又要杀下。夫人道：「相公既不听奴所劝，奴家根蒂已露，你堂堂侯府，奴家出身微贱，如何受你的封诰，你须早早另娶，妾身即当退守空门，看经念佛，以终天年便了。」云程道：「夫人何出此言？松柏虽好，不过岁寒，如何见其独盛？夫人若不卖身，何由见你的孝？下官若非贫穷生病，何由见你的

义？这正是天公要成就你我姻缘，幻出许多更变，使魑魍自现，玉石顿分。至于偶尔屈身，一发无害，不见韩信亦曾受辱于胯下，伍员亦曾吹箫于吴市，后来各建大功，谁人道他微贱？况你原是旧家，不过救父心急，屈身行孝，正是你的好处，下官正思报答深恩，夫人何反多疑？若必要救这贱人，我就看夫人面上饶她一死，但本境断难容留，叫小厮将我令箭一枝，着旗牌官押交汛地，捱铺递解，逐出境外交令。」小厮答应押出。夫人还想再劝，见人已押出，知难挽回，急急进去，取银十两衣裳两套，送与爱珠，执手宽慰，爱珠此时也知夫人一片真心待她，彼此悲伤而别。

且说云程发去爱珠之后，就将前后细情一一禀知父母，请出石道全夫妇俩亲翁亲母交拜了，然后又同夫人重新拜见岳翁岳母，并与有光拜认了舅舅。即刻设席，合家欢会，然后择日起身上任。亲族邻友闻知，家家送礼，个个请酒。又有本地乡绅官府，俱来送行。云程一概致谢，因想一路去，各官迎送缠扰，必然耽搁，恐违限期，遂打发家眷从水路慢慢到任，自己先带了铁纯钢、石有光并诸将士，从陆路先行。正是：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要知一路风光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報深恩破廟重興 逢故旧穷途得志

诗曰：

书生未遇莫相轻，到得崢嶸恩怨明；

回想当年受惠处，万金不惜答深恩。

堪叹穷途难自支，忍教骨肉暂分离；

当年势利今何在，犹幸他乡遇故知。

话说夫人等在水路，慢慢而行。且说云程率兵将在陆路而行，早到陕西界口，许多兵将迎接，前呼后拥，十分威武。

不觉已到向年养病之所，云程想起拂尘情义，要思报答，吩咐住轿。走进庙中，拂尘不见。只见许多人扯着无虚要打，还有多少人拿着锄头要拆毁圣像，见有兵将官府进庙，不知何故，只得住手。无虚脱身，忙躲入灶窝中发颤，想道：『只说卢太师已死，其势败了，徒弟与他争论，被他捉去，今日竟来拆庙，我还说地方或有公论，不想他又到哪里请了些兵将来，今番断要占去的了。』

你道无虚为何如此说，原来那庙是前朝皇帝造与国师住的，庙基有二十余亩，大殿有六七座，后有花园、山水、池亭、台阁，无粮香火田一千亩，道士数十房，是第一兴头的大庙。只因近了卢太师的庄子，渐渐谋去一半，后来势大，竟全占去了。道士稍有违拗，非打即骂，吓得尽行逃散，只存小屋数间，无虚

师徒住在内，即云程养病处也。不想卢太师赐死后，城中大房子尽行籍没去了，只存这庄子并占庙中的无粮田。亏府尊是他家门生，县尊是他家长随出身，替他朋比隐漏，未开籍没之内。卢公子扶柩归里，就住在庄上，请地师看地安葬。地师看到庙基，道：『此地就是个大块地，目下正该兴旺，若葬了真穴，富贵不必说，只怕做到帝王还不止哩。』公子大喜，道：『此地总是我家的，任听点穴就是。』地师又四边一看，看到无虚的住屋，便道：『真穴在此屋内。』公子就对无虚说，要他出去，拆毁造坟，吓得无虚开口不得。拂尘道：『大爷，阴地不心地好，劝你将就些罢，不要想别人的，连自己的都送去。』公子见他说话有因，明明道破他隐漏之意，便大怒道：『这道士可恶，送到县中去，叫知县将他在监中处死。』一面就叫做工的拆去神像，老道若放肆，也打他一个死。家人领命，果将拂尘捉去，领了做工的来拆圣像，打老道。适遇云程到来，住手细问，方知是镇西侯，晓得是太师的对头，急急赶回报知公子去了。无虚哪里知道，还疑卢家叫来的兵将。

谁知云程进庙，先问拂尘，众人不敢答应，去扯无虚出来，吓得无虚竟要钻入灶堂中去。云程见无人答应，自己走进，见众人乱扯无虚，无虚惊慌躲避，便喝退众人，笑对无虚道：『老道不须害怕，你当初说死了百十年来做护法的，金云程在此。』无虚听说，举眼一看，虽然气象不同，声音面貌还认得，见他蟒袍玉带，知己做了大官，只得起来磕头乞命，云程扶起道：『我昔年在此受你徒弟大恩，又吵闹了圣像，曾许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今日特来报谢还愿，谁来计较你，你徒弟在哪里，快请出来相会。』无虚闻言，

方大喜道：『如此说，神圣果然有灵。』随将庙宇始末，卢家以前谋占，今欲拆毁造坟，将徒递捉去送监，一一禀知。云程道：『卢家已经籍没，如何他儿子还敢如此横行，难道地方官不畏王法，敢助他作恶么？』无虚道：『府太爷是他家门生，县太爷是他家长随出身，谁敢拗他？』云程道：『原来如此。』叫旗牌将令箭一枝，速着府县官立拿卢公子，并请拂尘师傅立刻到来，毋得迟误。

旗牌官得令，先到府，后到县，宣说令旨，吓得府县魂魄俱无，知镇西侯是卢家对头，怎敢还顾情面。一面就差人到卢家拿人，一面就亲到监中请出拂尘，求他在镇西侯面前方便。拂尘竟摸不着头脑，不知镇西侯是何人？如何反要他方便？未几，差人回复，卢公子先有家人报知，投河身死，尸首现在。其余家属尽行逃散，不知去向。府县更觉惊慌，只得回了拂尘到庙回复。

只见镇西侯远远望见拂尘，亲自下阶，一把手扯了，道：『老师可还认得本爵么？十年前在此蒙你收留大恩，今日特来奉谢。』拂尘举眼一看，方知镇西侯就是金公子，心中大喜，连忙跪下磕头，道：『原来是金侯爷，向日多多得罪，怎敢云谢？』云程急急扶起，命他同坐。拂尘决意不敢，被强不过，只得在旁坐了。云程就唤府县来，骂道：『你这两个狗官，朝廷命你做府县，叫你替百姓申冤理枉，不曾叫你替卢家做鹰犬。卢公子何在？』府县官连连磕头，道：『卢公子先有家人报知，侯爷要拿他，情急投河身死，家人尽皆逃散。』云程道：『明明是你放走了，敢来欺瞒本爵么？左右拿下，带到衙门重究。』拂尘慌忙跪下，道：『在府县官徇情，固当重究，但他二人，实受卢家大恩，见他势败尚不有负，也是一点好处，况

公子实系身死，尸首可验，望侯爷宽恕。」云程道：「即师父讨饶，造化了他，好好回衙去罢。」打发府县去后，对拂尘道：「方才你师父说此庙基地有二十余亩，无粮田有一千亩，都被卢家占去，本爵到任，即仰藩司清理付还。」还说：「庙貌尚有图样可查，可叫各匠工估照原式造起，要费多少钱粮，本爵先着俞德送万金来，将就造起，慢慢收下田租，本爵再当凑来，恢复旧业便了。」拂尘连连磕头称谢，云程当付银一百两为香审烛之资，然后拜辞神像，起身到任去了。

吓得地方上向来欺道士的尽来请罪贺喜，将一个穷道士登时抬在九青云上。连无虚也把徒弟奉承得了不得，道他：「眼力如何这般好，这般一个穷病鬼，留他住在此三年，早晚烧茶送水服侍他，我心上厌他不过，只怪徒弟多事，零星碎语不知说了多少。临去时亏你还说将来全仗他护法，我说等他护法好死了百十年了。哪知未及十年，就做了侯爷。若不是他来，此时圣像也毁去。我与你性命也难保了。看起来竟是大护法，以后我再不作主了。」拂尘道：「落难之人，原不可轻贱他的，从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彼时不救他的难，今天谁来救我的难？」无虚就取出庙图，叫各匠做了作料。一月后，俞德果将一万银子送来。拂尘接着大喜，彼此称谢，择日兴工，不半年已草草成局，三年之后竟依原式造完。当初逃散的道士尽来归附，比以前更兴旺，竟成了一个圣境。拂尘一无所事，日夜打坐修真，直活得一百余岁，无疾而终。死时香闻数里，一月而散，此是后话。

且说金夫人随即也就同了翁姑父母，下船起身，一路趁便游山玩景。一日，船到汉口，驿前正要查点

人夫，只見岸上有几个花子，捉着一个老花子在那里厮打，口中道：『你既不当官，就不该到此地来叫化，夺我们的生意。』又听得老者道：『叫化天下得，我是别处人，暂时流落在此讨饭，又不吃你驿里的钱粮，如何要我扯摔。』众花子道：『放你娘的臭屁！你既是别处人，只该在别处讨饭吃，谁许你在我地方上来讨？』齐齐扯住要打。适值俞德上岸出恭，下船看见，心中不平，上前喝住，众花子见是镇西侯船上大叙，便不敢动手，要上前告诉。那老者也要上前告诉，把俞德一相，道：『大爷好似苏州俞大叔么？』俞德也将他一相，道：『你莫非是林员外么？』老者道：『我正是苏州林攀贵，大叔因何在此？』俞德道：『原来果是员外。夫人一到家就着人相请，说员外为了官司家产变卖，出门去了。夫人不胜悬念！怎么流落在此？』员外道：『夫人一向好么？大老爷可曾回来了？』俞德道：『员外还不知么？大老爷又得胜还朝，封为镇西侯，已经上任去了。夫人与太老爷太夫人从水路上任，都在船内。』员外大喜，又大惊道：『原来夫人在此，请问太老爷是谁？』俞德道：『就是我家太老爷。』遂将彦庵被盗留住，父子相逢同归的话说了，便道：『员外请少待，我下船去禀知太老爷与夫人，拿衣服来换了，请下船相会。』说完，急急下船去了。那些众花子听说，尽皆吓死。早有一人报知驿丞，驿丞也心慌，赶来问员外道：『你与镇西侯有亲么？』员外道：『镇西侯是我嫡嫡亲亲的女婿，我女儿夫人现在船中，方才大叔已下船去说了。』吓得驿丞连忙跪倒，众花子齐齐磕头，道：『有眼不识泰山，望太爷饶恕。』员外道：『要我饶你们也不难，只是你们方才把我衣服都扯破了，我身边积聚几两银子都抢去了，快快赔还了我便罢。』驿丞明知他是诈银子，急

取出两锭银子，叫众花子也急急凑出，共成四两，送与员外方住。

只见俞德已拿了衣帽靴袜上来，与员外换了，一同下船。先到彦庵船上，彦庵已在舱门迎接，道：

『亲翁久违了。』员外一拱直打倒地，道：『亲翁太老爷，恭喜！贺喜！末亲没有一日不想念！今日幸会，

使末亲与有荣矣。』彦庵道：『小弟江中遇盗，小儿患病颠连，久已不齿于俦类，幸赖媳妇贤德，石亲翁医

治，侥幸得有今日，怎如令爱才貌双全，令婿贵介公子令亲翁本省上台其荣，更当何如？小弟正要恭贺。』

员外听说，吓得开口不得，惟有连连打拱，局促不安。彦庵方呵呵大笑，道：『亲翁不必如此，以前之事，

我已尽知，不关亲翁薄情，都是令爱看事不破，只道贫穷的终是贫穷，富贵的终于富贵。哪知总有命在，

幸亏替身甚好，小儿倒因祸得福，遇此佳偶，连性命功名都是她成就的。然亦亏亲翁屡次厚赠，方有盘费

考试，小儿也决不相负的，请问亲翁何故远出？近况若何？宝眷何在？』员外道：『一言难尽。小女不孝，

亲翁尽知，末亲也不敢相瞒，末亲家中也颇过得，都是这贱人起初兴头不认，后来扳害累赔，害得寸草无

存，安身无地。多蒙令郎以前家信回来，约我进京共享荣华。彼时有事未去，后来无处安身，带了敝房、

小女，意欲到令郎处暂且安身。不想到京令郎出征去了，夫人又回来了，只得依旧回家。来到此地，盘费

已尽，至亲三口，进退无门，幸遇白衣庵女僧留敝房、小女相帮，末亲系男人不便留住，独自一个，只得

求乞度日。今遇太老爷，犹如绝处逢生了。』彦庵道：『好说。既是亲母、小令爱在庵，可一齐接下船，同

到西安再处。』员外连连叩谢。

夫人在那边船上闻员外与公公会过，即着人请过船相会，重诉苦情。夫人十分伤感，就着俞德带了秋桂、春杏，唤两乘轿子并衣服首饰，随员外到庵去迎接院君、小姐。

且说院君、小姐在庵，那些尼姑好不恶刻，一日只与她几碗薄粥，粗重生活都要她做，还道做得不好，不时打骂赶逐。二人苦无去处，只得隐忍。那日正因扛水，偶然失脚，泼湿地上，尼姑等齐齐打骂，要赶她出来。院君、小姐跪着相求。适值员外等叩门进去看见，便道：『院君、女儿快起来，有出头日了。』院君抬头一看，见员外大帽乌靴，身穿华服，后随两个女子，满身绸绢，急与小姐立起，上前一看，认得是秋桂、春杏。急问：『你们从何到此？』二人道：『小婢奉夫人之命，特来迎接院君、小姐。坛包内首饰衣服，请院君、小姐更换。轿子在外，快请下船。』院君道：『夫人回家已久，怎么船才到此？』春杏道：『夫人从京中到家已半年多了，如今大老爷得胜还朝，封镇西侯已上任去了。今夫人到陕西任上去哩。』院君大喜道：『原来如此，可喜！可喜！』即打开坛包，见衣服首饰甚是齐整，母女二人换了，正要上轿，只见众尼姑问明来历，各各惊慌，齐向院君、小姐请罪，院君不理。小姐道：『人情世态，个个如此，我们向日流落无依，也亏师父们收留，母亲决不计较，快快请起，不要使我们反觉不安。』众尼姑俱磕头道：『小姐如此大量，将来定然宏福齐天。』母女二人上轿，不片刻已到船中。夫人迎接上船，说：『母亲、小姐来了么，我前日一到家，就着人奉候，说一家都出门去了，甚是悬念。』院君道：『多谢我儿夫人，恭喜贤婿高封显爵，我儿诰封一品，方知相士之言一些不差。只我那大狐狸不知怎么样了？如今小女儿终身尚

无着落，相士曾说她有夫人之分，全仗我儿夫人提携。」夫人道：「小姐之事，一到任所，与相公商议。包她一位夫人便了。只大小姐，说起实是可伤。」院君道：「我儿夫人，你晓得她的下落么？」夫人便从官卖讨回，直说到她自己说破，被杀被逐而住。院君道：「真正天下第一个贱人了。夫人如此待她，她反自己说破，难怪贤婿要杀她，那时夫人不该劝，这样贱人，忘廉丧耻，杀了倒干净，如今到别处去，又不知怎样害人哩。」

正说间，只听得外边掌号开船，在路迅速，不久已到西安。云程已着诸将等远远迎接，自己也摆了半朝銮驾出来相迎。正是：

一子受皇恩，合家食天禄。

未知到任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宮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兩忠遇難

詩曰：

姻緣難逆料，造化常顛倒；

才貌自矜夸，一敗如秋草。

曾笑妹无才，容顏欠姣好；

豈敢嫁公卿，只堪乐綦縞。

谁知賦桃夭，居然一大老；

虽非美而文，统兵守丰縞。

海寇猝难平，朝迁命征讨；

一战又成功，合门加旌表。

孰谓相无凭，于今分白皂；

女子别贞淫，配偶天然巧。

话说金云程接进父母、妻子并岳父母、员外、院君、小姐等，到得衙署。众人一看，只见堂高数丈，屋宇深沉，房屋百间，尽雕梁画栋；园庭一座，无非台阁亭池，左右数间公馆，铁、石二将分居门前；一带班房，书皂轮班各守，赞堂的都是文臣武将，袍甲鲜明；守门的尽皆刽子军牢，刀枪森列；内堂中一派

笙箫鼓乐，华筵上早陈海味珍馐。接风家宴已毕，外边贺礼纷纷。云程一概不受，足足又忙了半月。

一日，理事稍暇，云程到父母处问候了一会，来到夫人房中闲坐，夫人就说起林家二小姐，道：『她才貌虽则中平，但恭容德性色色俱全，大非阿姐轻狂体态。那年李钱嘴曾相她有夫人之分，看来是像一位夫人之相。我曾许她到任后与相公商议，替她为媒，不知相公可有处成全她否？』云程道：『夫人既看中心意，许她为媒。下官倒想着一人在此，年又相当，嫁去实是一位夫人。』夫人道：『是谁？』云程道：『就是令弟尚未有亲，说成岂不是一位夫人？』夫人道：『好便甚好，只恐家寒，兄弟粗蠢，员外、院君未必肯。』云程道：『夫人说哪里话，岳父原是旧家，大舅一身本事，已受皇封，将来正未可量，员外、院君有甚不肯？只不知小姐可有此福否？夫人且去与岳父母、大舅商酌，下官先禀明了父母，就与员外、院君说便了。』夫人道：『多谢相公盛情，妾身就对爹娘兄弟说知。候相公回音定夺。』

云程随即到父母处，将此事禀知，要代林小姐与大舅做媒。彦庵听说大赞道：『二人正当男婚女嫁之时，门户又相当，年纪又相若，实是一对好姻缘。我儿正该速速为媒才是。我也有一事正要与你说知，你妹子年纪也长成了，还未许人，我看来没有个中意的女婿，只有铁纯钢年纪相当，原与我家世谊，又是我的学生，且一家性命全亏他母子保全，算来甚好，只自己不便启齿，须得一个媒人便好。』云程道：『果然甚好，要媒人不若就烦岳父便了。』彦庵道：『我儿之言有理，你可先与员外说妥，去回复你岳父，就好烦他为媒了。』云程领命，就到员外处请出员外、院君，见礼毕。院君道：『贤婿唤愚夫妇出来，不知有何话

说？』云程道：『有一头亲事，小婿要代小姨作伐，不知岳父母尊意若何？』员外、院君齐道：『贤婿作伐，自然极妙的了，有甚不从？但不知是哪家？』云程道：『就是石家大舅，他年纪与小姨同庚，正当婚嫁之时。小婿方才与夫人商议，夫人说只恐大舅生得粗蠢，岳父母不愿。小婿特来请教。』员外、院君大喜，道：『夫人怎说这话，只恐小女丑陋，不堪为将军之配，倘蒙不弃，是小女之福，听凭择日成婚便了。』云程就别了员外，来到石道全处，夫人已先说妥，道全夫妇亦甚欢喜。云程又将父亲之言，托道全到铁纯钢处为媒，道全随即过去与纯钢说知，纯钢更觉欢喜，一则向来看见元姑小姐美貌端庄，心中久已羡慕，只为自己难于启齿；二则因云程已封侯爵，他的品级相悬，诚恐不肯，不敢开口。今见道全一说，正合己怀，便道：『小姐系侯府千金，金枝玉叶，小将系标下将士，怎敢仰攀？』道全道：『小婿曾说将军原系世道，况敝亲翁全仗将军保全，感恩不浅，彼此相德，何必过谦。』道全遂即回复了云程，又请出彦庵说了，就择吉成亲。

四个新人，恰好都是同年，就选了十一月初三日大吉。云程急急备办妹子妆奁，并代林小姐也一色备完。到初三日，两对新人齐齐打扮，堂前金鼓喧天，席上笙歌迭奏，众官送礼庆贺，诸将备酒送房，两边俱十分热闹，当夜合衾成欢，夫妻恩爱不言可知。自此以后，有光就将员外夫妇接到自己署中居住，安闲快乐，铁嘴的所言，半子之靠却又应了。

且说云程到任一年，治民察吏，井井有条，考将练兵，时时不倦。军民相得，百姓欢娱，正是一载化

成，中外悦服，且按下不题。

且说学师金诚斋那年丁忧到家，守孝三年，起服补了江宁府学教授。未及一年，特举了卓业，升任钱塘县尹，清廉正直，抚字心劳，万民欢庆，方及两载，就升了湖州府同知，驻扎乌镇。刚刚到任，适遇海塘冲倒，抚院就差他料理修治。一则他官运亨通；二则他才略原好。不上一年，工程告完，塘岸修起。上台因他有功，就题了府。又未几，转了道，镇守台湾等处要缺。到任之时，四方平静，民安物阜，甚是安闲。地方还有一个总兵镇守，那总兵姓李，名绍基武艺高强，手下参游千把不计其数，马步军兵数万有余，海中虽常有贼盗窃发，总兵不过差几个兵卒杀出，便望风逃避去了，从来不以为意。所以守道衙门虽兼武备，从无惊扰，所入也有限。金诚斋原非贪利之人，见衙门清淡，倒喜安闲快乐，自谓得所。谁知一年之后，海贼造反，报到总兵衙门，总兵也不以为意，差一个千总两个把总，带了兵将迎敌，刚刚一阵，被贼杀死者一半，活捉者一半，只逃得几个回来报知。吓得总兵大惊，道：『向来海贼最是无用，我军从未失利，今日如何全军覆没，却是何故？』报子道：『大老爷不知，向来海贼不过各恃武艺相杀，谅他在水中强横，登陆地就完了。如今不知哪里来了一个贼头陀，好生利害。头带个金箍，发披数尺余长，两耳四个金环大如茶杯，面如锅底，手似乌鸦，身穿一领火烈袈裟，颈挂一串骷髅念珠，手持两口丧门宝剑，对人念咒，禀气不足的，一咒便死；禀气强盛的，被他一咒也就痴呆了。所以我军厮杀并未弱他，都被这贼头陀念咒咒死了一半，一半被他捉去，以致全军覆没。小的若非见机早走，也被咒死了。望大老爷早作准备，

不可轻看了他。』总兵道：『胡说，天下哪有咒得死的人，还是他们玩敌致败，你可再去打听，我这里一面知会道爷，一面亲自领兵征剿便了。』

报子领命自去。总兵当即通知诚斋，传齐诸将，即日祭旗起兵，来到海边，只见海船一字摆开，旌旗蔽日，金鼓喧天，船头上个个金盔亮甲，枪刀密布，大非向日光景。总兵恃着武艺高强，兵多将广，也不放在心上，遣将摆开阵势，杀上前去。贼兵见官兵杀来，也齐齐上岸对敌，两军相杀三十余合，贼兵枪法已乱，急急收兵。总兵恐果有头陀念咒，不敢追上前去，也鸣金收军，得胜回城。着人打听贼船犹然摆开，并不逃去，心中疑惑道：『向来这班海贼一败就望风而逃了，如今不逃，必有所恃。倘果头陀邪术咒人，我军为之惶惑，如何是好？』急到守道署中商议。诚斋出接，道：『闻得海贼横行，邪术咒人，昨差兵将征剿，都入其术中，本道亦甚惶惑，今幸老总戎亲临监阵，一战得胜。足见小鬼跳梁，只欺得无名小将。头陀邪术，亦只咒得软弱军兵，一遇老总戎英雄武艺，正直行兵，邪术何能相犯？本道亦蒙覆庇，可喜！可喜！』总兵道：『道爷休得过奖。小弟此来，正是为此，要求道爷斟酌一个御敌之法。』诚斋道：『以老总戎之英雄武艺，谅这海贼一战潜踪，何须本道商酌，况本道虽备员分守，实系起家学儒，武事未谙。向年同事姑苏，老总戎所素知，不知有可斟酌？』总兵道：『道爷不知，那些贼子，莫说武艺平常，即使十分强勇，也能抵敌得过。只是他向来窃发，一战而逃，今已大败，仍然耀武扬威，必有所恃，想来头陀之言信不谬矣。弟虽系武夫，但知一往直入，那邪术咒诅，无由破法，兵书有云：「将在谋而不在勇。」昔年

诸葛武侯，原不过草庐中一个书生，后来先主请出，拜为军师，鼎分天下，全系武侯掌略之中，故上阵厮杀虽用武将当先，帐中经略实赖书生妙计。请道爷算一妙策，弟依计而行，岂不全美。」

诚斋细细一想，忽大笑道：「老总戎方才说武侯神算，倒触着了本道一个小计，不知有济否？」总兵道：「道爷妙计，必然不差，请道其详。」诚斋道：「吾闻武侯曾有木牛流马之法，如今头陀必要对面咒人，不若吩咐军中，连夜赶做数面百木人木马，人用金盔亮甲，马足都用车盘，马腹可以藏人，马口俱藏火炮。老总戎调兵出战，待他杀败逃走，须大震金鼓，喊叫追赶，就将木人木马拨动机关，假作人马追在海边，使彼一时莫辨，头陀必在船头弄术，那时马口火炮齐发，不怕头陀贼船不弹为齑粉，此计不知可好，请老总戎商酌定夺。」总兵大喜道：「人说读书人胸藏甲冑，信不谬也。弟虽有武艺，只知上阵相杀，哪有这些神机妙算？今闻道爷妙策，谅这贼头陀指日可破矣。望道爷画一图样，连夜着木匠做就便了。」诚斋当即画就木人木马图，送到总兵处，总兵果叫木匠连夜做就，肚内果可藏人，拨动机关，走如飞马，远至百步，便看不出是真是假。马口俱藏火炮，一一妥当，正要出兵，算来神出鬼没，虽有奸恶头陀，怎逃马口神炮。谁知不应木马成功，点兵时，忽有一个马兵邹狗儿酒醉不到，总兵大怒道：「行兵之际，岂容临点不到，发令箭一枝，速速绑赴辕门，斩首示众。」内有一兵与狗儿有亲，急急报知。狗儿自知难免，趁令箭未到，先逃到海船，将木人木马之计，一一报知，以为进身之地。头陀海贼闻知，尽吃一惊，道：「此计果然厉害，幸邹狗儿报知，不然，我军尽入局中矣。为今之计，只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速点

兵將百員，埋伏海口，候他木馬來時，可將木馬盡行撥轉，使向彼軍跑去，火炮一发，豈不反皆彈死。」算計已定，就發兵對敵。

總兵哪里知道，原用前計，將木人木馬追去。誰知將近海口，被伏兵撥轉木馬，反向本陣趕回，火炮齊發，吓得兵將急急躲避，已彈死大半。總兵急急收兵入城。知為鄒狗兒所賣，无可如何，惟有閉城固守，與守道連夜做就文書報知，督抚达部又修成疏章，奏知皇上，請發救兵。皇上見疏，大驚道：「台灣系江浙门户，台灣若失，江浙危矣。」速命大臣會議，發兵救應要緊。當有兵部尚書启奏道：「臣昨觀來文云：

海賊屢戰屢敗，甚是无用，即一總兵李紹基足堪抵敵，无用救兵接應。所慮者头陀邪術利害，无人敢當，故請兵相助，今觀在朝諸將，武藝高强者虽多，能灭邪破法者鮮有，只有鎮西侯金玉与左右二將铁纯钢、石有光，昔年萧化龙造反，道人妖法更比头陀利害，皆赖彼三人之力，一朝破法斩除，今若要破头陀，除此三人，无人可去，不知圣意若何？」皇上迟疑半晌，道：「卿所举虽是，但西安亦系要地，况平定未久，若将兵马撤回，诚恐余贼乘机窃发，为害不浅，必要想一两全之策为妙。」早有左丞相出班：「启奏吾皇，臣闻圣虑，果是不差，但尚书所举，亦不为谬。依臣愚见，将军铁纯钢久居西安，民情地理素所熟悉，不若使他权护镇西侯印信，镇守西安，将军石有光武藝甚好，可命征海之任，镇西侯金玉正直无私，邪魅不能相犯，可为监军之职，前往破法，岂不一举而三得乎。不知圣意若何？」皇上道：「卿言甚是有理，可速传旨镇西侯金玉，加封靖海公，带领兵马，速征台湾，临军破法，其镇西侯印信着将军铁纯钢署理，镇

守西安。将军石有光封征海大将军，带领兵马前往台湾，征伐海寇。有功之日，另行升赏。』旨意一出，兵部即刻着人飞马赍到西安。

金玉闻知，同铁、石二将接过圣旨，见旨意紧急，又知台湾守道就是诚斋，危在旦夕，遂即将印信、兵符、令箭交与纯钢署理，自同有光拜别父母，急要点将起身。彦庵知道，立刻写书一封寄候诚斋，夫人道：『妾身向年曾许天竺香愿，至今未还。今相公既往浙江，妾可好同到杭州，还了香愿，何如？』金玉道：『救兵如救火，一则旨意紧急，二则伯父有难，刻不容缓，岂能带得家眷。夫人既要还愿，可禀知公婆前去便了。我若侥幸成功，或者在彼相会也不可。』说完，遂同有光领兵去了。正是：

欲报君恩，又兼私谊。

未知此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

词曰：

荡平东海乱，天竺酬香愿；会合证前因，眼前休认真。人生难预料，祸福由心召；论相纵无讹，其如阴鹭何。

右调《醉公子》

话说金玉与有光拜别父母夫人，连夜进兵。马不停蹄，人不着枕，早到浙江界内。有光在前，金玉压后，只见高岗上一个道者迎将下来，对着有光道：『将军一向好么？可还认得贫道否？』有光仔细一看，虽略有些面善，一时再想不起。道者道：『贫道十五年前，曾在尊府谈相，原说过尊相到十年之后必然前程远大，那时富贵了，不要不认得我。如今将军果应吾言，却又果然不认得贫道了。』有光一想道：『如此说来，师父是铁嘴先生么？几时出了家，如此打扮，叫我如何认得？』铁嘴道：『贫道的师父原是道家之祖，今在天竺修真练性，贫道随着学些内养功夫，所以也出了家。今日将军兵马匆匆，无暇细谈。杀日在天竺相候一会罢。』有光道：『师父且请稍缓，我如今领兵讨贼，不知胜负若何，请为我看一看气色何如？』铁嘴道：『不消看得，此去马到成功，还有故人相会，我当初许你二三品前程，今观尊相，满面阴鸷纹，只怕功名还不止一品哩。只是一说，此头陀咒法利害，须当预作准备。』有光道：『便闻得头陀法术利害，不知如何准备好。』铁嘴道：『靖海公现有我师父赠他的方法教主玉印在身，邪术原不能相犯，至于

将军与兵将等，可书「太上老君」四字，藏于盔内，邪术亦不能相犯矣。只须将兵马分调，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包管他一人不返。只旁边另有海船三只，内中俱系所擒官将，不可有伤，牢牢记着，后边监军来了，速速前去，贫道在天竺奉候便了。」将手一拱，飘然而去，有光还要再问，已不知去向。

适遇监军到来，有光就将遇见铁嘴之言，一一禀知。金玉深悔来迟，未得一见，然所闻破术之法，心中大喜，幸印衣原带在此，将近台湾，立刻亲书『太上老君』四字数千余张，散与众兵将，各藏盔内，然后依计调拨兵马杀上不题。

且说李总兵、金守道自从拜了告急请兵疏章，闭城固守。匝月以来，城中粮草将尽，民间柴米俱无。贼兵见城中不敢出战，愈如铁桶一般围住，日夜攻打，势甚危迫。总兵见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想守也是死，战也是死，不如趁粮草未绝之时，出城一战，倘侥幸成功，固然甚好，即使战败身亡，也尽我为臣一点报国之心。算计已定，急点兵将，开城杀出，贼兵见官兵突然杀出，恐又有计，倒吃一惊，只得上前迎敌，战未数十余合，贼兵大败逃去。谁知总兵预知他杀败就逃，恃着头陀在船念咒，便先拨兵马半路埋伏，阻其去路，首尾夹攻，不使到船，贼兵哪里知道，果入局中，官兵大胜回城，诚斋开城迎进，各各欢喜庆贺。满拟此番海贼必退，谁知探子来报，海船依然不动，又重聚众杀来。总兵见说贼兵仍复杀到，思量粮草将完，不如乘胜杀出，决一死战，开城领兵杀出。两军对敌，数十余合后贼兵又退，总兵原照前已有兵将，原想两面夹攻，哪知头陀预知，先在半路相候，见伏兵一出，先行术咒倒，追兵一到，仍用此术。被他杀

的杀，活捉的活捉，连总兵都挣不住，一时头昏眼暗，两手软弱，动弹不得，兵器已失，亦被捉去。只存几个小兵逃脱，报到城中，诚斋听说大惊，急急吩咐闭城。贼兵已到，仍然铁桶一般团团围住，攻打更甚。

诚斋一想：粮草已尽，兵将尽失，城池指日必破，性命岂能保全，上不能报答朝廷，下不能覆庇百姓，不如速速自尽，听凭他们归降，免得攻破城池，百姓遭其荼毒，便对众人道：『本道受朝廷厚禄，不能为国杀贼，保护尔等。若待攻破城池，尔等必共遭屠戮，本道有何颜面苟存性命，不如一死以报朝廷。尔等可将我头投献海贼，庶免百万生灵。』说完拔剑欲刎，吓得众人齐齐将剑夺住，道：『大老爷固受朝廷的厚禄，难道我们就不是朝廷的子民么？情愿与大老爷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决无异心的。吉人自有天相，或者救兵一到，杀退贼兵亦未可知。』

正说间，只听得城外炮声震天，众人又齐吃一惊，向城外一望，见贼兵纷纷退去，不知何故？又远远望见一派火光冲天，更是疑惑。急着人打听来报，方知救兵已到，贼将闻知，退去抵敌，头陀见咒不灵，往后逃走。贼兵全仗头陀之术，见他咒已不灵，望风先遁，如何还敢对敌？且战且走，还望逃下船去，谁知将到海边，海船尽被火烧，岸上还有许多官兵，杀人放火，见旁边三只船无恙，急逃到船边，见船都是官兵，各持器械，指点杀人。头陀也心慌，东奔西躲，口中还念咒不住，被有光赶上，一把拿住，将铁索锁了琵琶骨。狗血当头一淋，将他上了囚车，解进城中监禁，其余贼将围在中间，乱刀砍去，不曾走了一个。然后将所擒官将，一一查点。你道那岸上指点烧船的官将是谁？船上指点杀人者又是谁？原来都是铁

嘴传授的妙法。有光领兵对敌，监军领兵放火箭烧船，绝其归路，又着人到旁边船上放出所擒兵将，各与器械，共杀逃兵。所以贼兵一个不曾走脱。事平之后，监军着人将被捉官将放出，一一查点报名。点到总兵李绍基，金玉将他一看，见他身材魁梧，英雄气概，便道：『李总兵，我向闻你英雄盖世，武艺高强，如何也被贼所捉？』总兵道：『海贼造反已非一次，小将从未输一阵他，前日只因粮草将完，救兵未到，只得与他决一死战，使伏兵首尾夹攻。贼兵不曾走脱一个，昨日又用此法，谁知头陀半路行术，先把伏兵咒倒，后来追去，亦被用术擒拿，实是有力难施。』金玉道：『我也知你为国为民，舍身死战，虽被捉获，皆系妖术利害，非失机可比。本爵面圣，必当保举。』总兵拜谢，正要过去。只见有光将他一看，问道：『将军好生面善，想在那里会过？』总兵也将有光一看，却记不起。有光又道：『你且将从前做官履历说与我知。』总兵道：『小将武举出身，初任镇江千总，后升苏州守备。』有光道：『且住。你在苏州做守备，到今有几年了？』总兵道：『有十余年了。』有光道：『一些不差，我记起来了。』就对金玉道：『此人是小将的恩师，一向要访他，谁知在此。』就将昔年在教场教武，代父申冤，一一禀知。金玉道：『如此说，果是你的恩人了。恩怨不可不明，你且与他说明相见。』有光随即下堂，扯住总兵道：『我的恩师李老爷，弟子哪一日不想念，再不料此地相逢，难道不认得了？快请台坐，容弟子拜谢。』总兵道：『元帅莫非认错了，快请自重，不要折杀了小将。』有光道：『怎得有错？十五年前，弟子到教场玩耍，蒙恩师教我骑射武艺，后因家父有难，又蒙四府申冤，此恩此德，没世难忘。』说完跪下就拜，吓得总兵急急跪下，道：『原

来就是石元帅，长得如此威武，小将竟一时不认得了。元帅自幼天生将才，小将不过偶尔指点，怎敢当元帅如此悬念，小将被贼所擒，自认必死，今蒙元帅杀贼相救，活命之恩，杀身难报。』有光道：『这是为国杀贼，并非有意相救，至于弟子的武艺，若非恩师教诲，焉能杀贼成功。』二人彼此称谢。金玉心中喜欢，叫请上堂，道：『二位彼此感恩，将来仕途正好共相辅助，为朝廷出力。本爵也有一个恩人在此，分守道员不知今在何处？』总兵道：『莫非是金道爷么？』金玉道：『然也！』总兵道：『现在城中。那道爷终日与小将共守城池，他虽是个文官，足智多谋，竟有诸葛之才，可惜为奸人所卖，未得成功。』遂将木马之计，一一禀知，尽皆赞赏。未几兵将点完，摆道进城。

且说诚斋打听的实，知靖海公将入城，即率众官百姓，香花酒果，半途跪接。金玉马上远远望见众官跪接，第一正是诚斋。急急下马，上前一把扶起，道：『恩伯一向好么？如何行这个礼？』诚斋抬头一看，还有些认得，忙立起道：『莫非就是云程贤侄么？』金玉道：『小侄正是。』诚斋道：『闻小侄封镇西侯，镇守西安，何由到此？』金玉就将圣上特命救应台湾，加封靖海公，一一说完，诚斋闻言大喜，又忽感叹道：『记得那年与贤侄分别时节，只望你病愈成名，身登翰院，就不负尊公训子之心了。谁知一飞冲天，名登甲首，又两地建功，位列公侯，将来复命，必然还有恩典。功名至此，可为显荣极矣，只可惜令尊、令堂不能目睹其盛，只好受你的荣赠了。』金玉道：『原来恩伯还不知家父家母现在家。』便将西安父重逢，一家完聚，许多原故，一一说知，并云：『家父现有书札奉候。』诚斋听说，更加大喜，道：『原来还有如

此大喜，真做梦也不想有此，不知几时可得一会否？」金玉道：「家父久欲到家祭祖，会晤谅亦不远。」说完各上马进城，同到公堂，太平宴两席已经摆设，金玉吩咐再添两席，推诚斋上坐，诚斋道：「这是太平公宴，朝廷序爵，不必过谦，老夫旁坐奉陪。」金玉道：「如此老伯台坐了。」次及有光，又推总兵，总兵也不肯，与诚斋左右旁坐了。酒过三杯，诚斋道：「昨日老总戎失利之后，贼兵仍复围城，城中兵将已无，粮草又缺，想来孤城难保，思欲自尽，以报朝廷，以救百姓，被众劝住。适遇贤侄救兵到来，一战成功，真出意外。」金玉道：「此系恩伯忠心贯日，天相吉人，小侄来迟，使恩伯受惊，多多有罪。」彼此谈论了一会，诚斋又问：「令岳林员外一向好么？」金玉道：「恩伯还不知，其中还有许多笑话哩。少停慢慢禀知。」说话之间，早已食供三套，乐奏八音，华筵已毕。金玉要与诚斋说明林家之事，待席散之后，两人携手进内坐定，将爱珠赖婚，无瑕代嫁，直说到驱爱珠，收留员外，代伊次女为媒，嫁与有光，有光即代嫁夫人之弟，细细说明。诚斋道：「原来有这许多更变，那爱珠见你贫穷有病，只道终无好日，谁知今日这般显荣，反让别人受用。真是：「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此时爱珠不知流落何处，更作何状。」说罢天色已晚，各归安寝，明早安抚军民，慰劳父老，发令箭急提粮草，得胜表先奏朝廷，然后拜别诚斋，有光也拜辞总兵，齐敲金鼓，共唱凯歌，班师进京。

一路来到杭州，只见有三只小座船，停泊岸边，候着金玉住船，就有人过船来，却是俞德。原来夫人送丈夫起身后，就禀知公婆，要往天竺进香，太夫人道：「我们遇盗几死，今得一门完聚，皆赖大士阴灵

保佑。』也要去进一炷香，少酬心愿。随叫船同了石道全夫妇、林员外夫妇、石有光的夫人，一同起身。先到家中，各家上坟祭祖，耽搁了月余。就叫小座船三只，太老爷、太夫人一只；石道全夫妇与夫人一只；林员外夫妇与女儿石夫人一只。一路游山玩景，来到杭州。早已见报说台湾海寇已平，金玉等班师在即。遂吩咐住船候儿子到来，一同到天竺进香。故金玉船一至，即着俞德过船通知。金玉随即过去拜见父母，彦庵说起等他同往天竺进香，云程道：『父亲、母亲同媳妇去总是一般的了，孩儿不同去罢。』彦庵道：『即同在此也无甚耽搁，一家同去，方见诚心。』正说间，有光也进来求见，闻彦庵要儿子同去，便上前禀道：『公爷断该同去。前日授法破敌，皆铁嘴先生之力，他说在天竺候我们班师一会，并说赠衣的仙师也在那边，如何不亲去谢他一谢。』俞德听说，也禀道：『老奴倒忘了，那年沙滩上仙师赠衣时节，曾道十五年后到天竺来见我，仙师决不诳言，公爷断该同去。还好问一问将来的前程结果，也未尝不可。』金玉道：『果有此言，我也几乎错过。』吩咐快备轿马，明日绝早一同上天竺便了。当时又同有光到夫人船上见岳父母，会了夫人。又到林员外船上相会了。

次日清晨，摆了半朝銮驾，四乘八人大轿，六乘四人大轿，又十数乘小轿，百十骑马，前呼后拥到天竺进香。正是：

功成名就朝天竺，富贵荣华一满门。

要知到天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小結局淫邪現世 大團圓富貴登仙

詞曰：

戏到團圓万事了，离合悲欢，一一从头繳。报应只争迟与早，何曾善恶无分晓。试看那奸淫弄巧，自取灭亡，安得收成好，忠孝不求温与饱，天恩隆重频旌表。

右调《蝶恋花》

说话金公爷同了夫人、父母，并石、林两家眷属，前呼后拥，同上天竺，且按下不表。今先将一个人的行止，先叙明，然后再接续进香。你道是谁？就是那爱珠小姐，被云程逐出境外，却好逐至杭州，幸亏夫人赠银赠衣，不至冻饿。然终无着落，东奔西闯，街坊上见她标致，调戏她的甚多，收留她的却没有。

一日到衙内，只见一个老妈妈，立在门首，见爱珠标致，独自一人，便问道：『姑娘何往？』爱珠道：『奴家是落难女子，无家可归，偶尔到此，住无定所。』老妈妈道：『难道没有翁姑、父母、丈夫么？』爱珠道：『都死了。』老妈妈道：『你不像这边人，因何到此？』爱珠道：『我是苏州人，因孤身一人，特来寻一亲戚，指望依靠他，谁知遍寻不见，不知搬往何处去了。』老妈妈道：『既有亲戚在此，慢慢寻访不迟。且请到我家来吃顿便饭，与你商量。』爱珠口说怎好相扰，身已随了进去，老妈取出饭来，却是六碗菜，都是海味鱼肉之类，吃完了，老妈道：『姑娘既无去处，可肯承继我，做个女儿，住在我家么？』爱珠道：『若蒙收留，奴家就得生了。莫说做女儿，就做丫鬟，服侍你老人家，也是好的，有甚不肯。』老妈妈道：

『你既肯做我女儿，我自然另眼相看，只有句话要与你说明，我本是个门户人家，专靠女儿养家的，你可惜愿么？』爱珠停了一会道：『事已至此，也说不得了，只闻得人说妓女是最下贱的。』老妈道：『你但知妓女下贱，还不知妓女的尊贵哩。你且坐了，我细细说与你知道，有一等粗蠢丫头，头蓬脚大，牙黄口臭，无人要她，这便是个下贱。若才貌俱全的，名闻四海，价值连城，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锦绣绫罗，戴的是珍珠玛瑙，睡的是锦帐牙床；来往的全是王孙公子，伴宿的无非俊雅郎君；金银财宝日积月多，绸缎簪钗，日新月异。锦帐中我奉他三分，他还要奉我十分。枕头边我说假的，他必当我真言，倘相与了皇亲国戚，即使大臣官员，还要个个低头。若结识了风流天子，就是皇后娘娘，尚思让我三分，只怕到兴头时节，就封你做一品夫人，也不屑去做哩。』爱珠听了眉欢眼笑，就要下拜。老妈扯住道：『且住，可洗了浴，换了衣裳，先拜了我的家堂神圣，要他保佑你无灾无难，千人见千人喜，万人见万人爱哩。』就叫了丫头，『快取香汤与你姐姐洗澡，再将我上等衣服首饰，与你姐姐满身都换了来拜神圣爷爷。』丫头答应，同爱珠到后边洗了浴，梳了头，将白绫脚带包了脚，取出衣服首饰穿戴了。到家堂前先拜了，然后拜见了老妈。老妈一看大喜道：『我的儿换了几件衣服，竟是嫦娥下降，仙子临凡。不要说男人见了要爱杀，就是老娘见了也动火哩。你可还会些技艺么？』爱珠道：『诗词歌赋，棋琴书画，色色俱精，就是吹弹歌舞，也略知一二。』老妈道：『如此说，竟是个宝贝了。』次日就有同行中并杭州城中的蔑片，都送分来庆贺，老妈设席请酒。一传出去，就有许多豪华公子，风流名士，尽来要梳笼她。老妈高抬身价，要索厚礼，从

十两说起，直讲到百金方允。还断过只住十夜，自后总要八两一夜。

谁知闻名来嫖者，一日定有十数起，老妈只拣多的允了，其余回得口干。那些人见捱不上，都愿增价，弄到十二两一夜。见还热闹，竟分起昼夜来，一日八两，一夜十二两，一日一夜竟至二十两，足足闹了三年，老妈趁了数万金。谁知爱珠贪淫，不顾性命，老妈贪财，也不顾她，嫖客出了许多银子，也不肯草草完事，定用了春药，昼夜不息。爱珠起初快活，后来竟弄到害怕，然已落在其中，那由她做主？到得三年，身子也坏了，春药也用多了，毒气攻心，忽发一身杨梅疮，破烂起来，臭气难闻。老妈急急请医调治，但不不好，且满身满头，遍发无空，又兼了痲弱之症，老妈还恐她惹了别的妓女，嫖客知道，久已没得上门，老妈情急，反转面皮，不说亏她趁了多少银子，反说白养了她三年，将她衣服首饰尽行拿去，仍是旧时打扮，赶逐出门，当初还有夫人赠的衣服，不至冻饿，如今身子有病，满身恶疮，腰无半文，衣无替换，无可奈何，只得求乞度日，幸有一班少年花子，不怕肮脏，闻她向日之名，愿与亲近。且见她这般形状，骗得动烧香的善男信女，可以借她做个讨饭的招牌，便日中背她到热闹处讨饭，夜间扶她到孤庙内同眠。

那一日，众花子又将她扛到天竺山门口，放下求乞，只见地方总甲，急急赶来道：『公子爷同家眷到此进香，即刻就到，闲人走开，快些打扫洁净，不是儿戏的。』和尚闻知，急将芦席毡单，从山门直铺到大殿，将众花子俱赶开了。只因爱珠是个女人，又兼有病，扶她山门侧边，金刚脚下睡倒，又吩咐：『不许做声，惊动公子爷，不是儿戏的。』

言之未已，鋪兵開道，銮駕已到，合寺和尚，盡跪山門外迎接。只見四乘八轎到得山門，出轎步行進殿，先是太老爺、太夫人，后是公子爺與夫人。愛珠偷眼一看，見前面的分明是金玉父母，后面隨着的确是云程與夫人，身上都是蟒袍玉帶，頭上冲天冠，夫人是金鳳冠，好不齊整。一時忍不住几步爬上去，將夫人一把扯住，正要說明哀求，被軍牢几鞭，吓得和尚急急扯開，還亏夫人吩咐，為燒香到此，不許打人，愛珠方才得免。又見四轎六乘走出，認得是石道全夫妻父子，后又三人，却是父母與妹子，也是蟒袍鳳冠。欲再上前，已被打怕，只叫一聲：『父親、母親、妹子，救我一救！』和尚又急急亂喝，員外等也不解其意，竟進去了。后又小轎十數乘，齐齐下轎，身上都是綾羅綢緞，大家笑嘻嘻，一同走進，愛珠一看，只有几个不認得，其余都是金林兩家，一向最惱的黃發大脚粗蠢丫頭，不覺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才貌原來一些沒用的，我父母把我許了一個絕好的丈夫，偶然落難，只合安分自守，如何便料他再無好日，強生生不肯嫁他，把一個丫鬢代替。至于妹子，虽生得粗俗，也是同胞姐妹，怎就笑她無出息，事事欺她，還有生身父母，愛我最深，如何拒絕于前，招扳于后，使他破家蕩產，恨我如仇，就是這些丫頭，虽然生得丑陋，服侍总是一般，如何一见如仇，说她只好服侍妹子，如今果然都隨着她。我的好丫頭何在？就是石道全荐來相士，我与無瑕改扮，他又不知不过，据相直言，如何便要打他，還迁怒到無瑕身上，他相無瑕是極品夫人，如今隨了公子爺，豈不已經極品么？他说妹子是二三品夫人，我也不服，如今這般打扮，豈不也应了他说。我靠了無瑕弘福，還有小小收成，若一离心，不作青樓之女，定为乞丐之妻，又说我气

短色浮，难过三九，如今句句应了，却好今年是三九之年，一病至此，大约三九之说，又要应了，还有什么颜再见他们，不如寻个自尽，等他们出来看见，或者施一口棺木掩埋，庶可免抛尸露骨，便是我的好收成了。』想罢，遂向金刚座上几撞，登时血流满地，死于金刚脚下。

且说公爷等进寺烧香毕，到山后游玩，只见铁嘴道人迎上，只彦庵夫妇与云程从未会过，其余都是见过的，因改了道装，都不认得。有光说起，方大家知道，齐齐相见。云程急问：『仙师安在？』铁嘴指着上边一尊老君道：『此不是仙师么？』云程与俞德上前一看，果与沙滩上赐衣赐丹的一毫不差。云程道：『原来仙师就是老君。』齐齐下拜，拜毕问铁嘴道：『彼时仙师曾说十五年后天竺相见，再着铁嘴道人指引行藏，今日果见仙师，又适遇老师在此，请问弟子等将来收成结果，却是如何？』铁嘴道：『公爷等此去前程远大，一路平安，无烦贫道饶舌，既蒙下问，且将公爷等本原来历，略道一二。幸各留心，以期反本归原，无忘故我。』云程道：『正要请教，乞道其详。』铁嘴道：『公爷是仙师座前守灯仙吏，夫人系添油仙女，只因偶起凡情，被鼠精偷吃灯油，罚降下界一昼夜，以了宿缘，复归仙界，算来还有七十余年，那时贫道再来接引。牢记！牢记！』云程道：『据老师说，只有一昼夜，今已二十七年，如何还有七十余年？』铁嘴道：『仙家一昼夜，人间已百年。』云程道：『原来如此，只是那鼠精偷了灯油，难道倒罢了？』铁嘴道：『如何罢得？现在人间受了多少苦楚，今已死在金刚脚下，押赴丰都去了。少停便见仙师，还有两个炼丹弟子，两个守丹童女，也因起了凡情，罚降人间，配为夫妇，辅佐公爷同归仙界，乃铁、石』

二将军是也。』云程又问父母。铁嘴道：『受朝廷极品荣封，还有四十余年同谐到老。』有光亦问父母并岳父母。铁嘴道：『尊翁令岳十五年前已经说过，寿元都有八旬上下，只令岳母少些，亦不脱古稀之年。公爷与将军复命要紧，夫人等还有故人在外候她相送，速速起行罢，贫道不敢相留了。』云程道：『老师既是仙师，徒弟因何也降凡间。』铁嘴道：『我乃仙师执拂弟子，已经归班五载矣。如今在仙师左边，执拂的就是。』众人齐齐向上一看，果有一执拂弟子，俨然铁嘴无二，回头铁嘴已不知去向。问和尚，方知铁嘴已于五年前在天竺尸解了。

众人大惊，重复下拜，拜完起身来到山门，见金刚，想起铁嘴之言，将金刚脚下一看，忽见一个女人睡倒，满头鲜血，急唤地方来问，说是一个名妓，名唤爱珠，才貌双全，且嫖多了人，生了一身恶疮，被鸨儿赶出，靠着众花子日日在此讨饭，不知方才为何忽然撞死在此。夫人听说，对石夫人道：『难道是大小姐不成？』石夫人道：『只怕有些像，我进来时听得好像有人叫妹子救我一救，我也不解其意。』夫人道：『如此一些不差，怪道我进来时，她爬上一把扯住我，只当是花子求乞，不曾理她，方才仙师又说山门口有故人候我们相送，一定无疑了。』叫丫头上前细认，都说果是大小姐。夫人与石夫人听说，只得禀知翁姑父母与丈夫，商议买具棺木，各取衣裳首饰，替她满身换了。亲自看她入殓，扛到野外择地埋葬了，方开船起身。云程又吩咐地方官将鸨儿重处。地方官役知她趁了大银，立刻拿了来打了二十，枷号在彼。鸨儿只得买上买下，将所趁金银用完，方得释放回家。这也是天理当然，更有爱珠入殓时，土工看见衣服

首饰甚是动火，候公爷开船后，夜间盗开棺木尽剥一光，连棺木都不曾盖好，将就掩埋，此亦刻薄人遇着刻薄之报。

且说云程同有光等进京复命，龙颜大喜，赐坐赐茶，并赐御酒三杯，光禄寺摆宴，命东宫出陪。宴罢，云程又将金守道、李总兵为国为民一片妙算苦心，细细奏知。皇上发典部议，封金玉平定王，妻石氏封平定后，荣封三代，子孙世袭。即命苏州起造王府，赐为宅第，命一年巡视川陕等处，一年巡视浙闽等处。封石有光靖海侯，妻林氏封靖海夫人。封铁纯钢实受镇西侯，妻金氏封镇西夫人。两家三代俱封赠侯爵，子孙世袭。金诚斋升福建巡抚，李绍基升福建提督全省水师兼辖澎台海师官兵左都提督，俞德赐五品禄，听金玉调用。一一封赐已毕，各各到任，海贼外邦尽皆畏惧深服，一路太平无事。各生子女，五家互相婚姻嫁娶。光阴迅速，倏忽已四十余年，金彦庵、石道全、林员外，夫妇六人俱已相继去世，金玉与有光、纯钢极尽孝道，见儿孙都已婚配，功名尽皆显达，各将王侯之位传与长子，寻收拾一所静室，塑老君、铁嘴仙师圣像，三对夫妇在内修真。又经三十年。

一日，忽见铁嘴来迎，那时王侯之位都传与长孙，儿媳安居在家，立刻唤齐，从容话别，霎时飞升，尽见半空中五色祥云，长幡宝盖引接而去，香闻数里，一月而散。儿孙等媳辈亦皆悲痛，急唤塑匠，就在老君前塑就六位神像，至今庙貌犹存，各地传为美谈。尚有能言其事者，无不称颂夫人贤德，痛骂爱珠淫贱。正是：好的流芳百世，坏的遗臭万年。今之赖婚改嫁欺贫重富者，看此能不触目惊心，汗流浹背乎！

何人肯就恶姻缘，系定红丝莫怨天；

才子每遭嫖母配，巧妻常伴拙夫眠。

若言贫富轮流转，说到穷途倏变迁；

试看破窑聚显达，休轻寒士附腥膻。

人生何事太匆忙，百岁悠悠梦一场；

留点仁慈终受福，多行不义定遭殃。

思趋炎日如驹过，欲靠冰山岂久长；

张眼红尘多碌碌，何如一枕乐羲皇。